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七〇冊目次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宋）歐陽修撰　徐無黨註　元宗文書院刻明修本	〇〇一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三八五

五代史記七十四卷

（宋）歐陽修撰　徐無黨註

元宗文書院刻明修本

史270-001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爲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疎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爲史之優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國之六典漢法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皆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餘槩從删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乃至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劉知幾欲廢表志見史通表歷書志二篇成茲偏見元纂宋遼金三史明纂元史

國朝纂明史皆仍用舊規不從修例豈非以破壞古法不可以訓乎此書之失此爲最大若不考韓通之死節宋太祖實錄韓通附傳今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者一節偶疎諸史類然不足以爲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風教者甚大惟其考證之疎則有或不盡知者故具論如右俾來者有所別白其註爲徐無黨作頗爲淺陋相傳已久今仍並錄之焉

五代史記序

建安陳　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剥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賊如髦蠻草木幾何其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眞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暴魏晉之士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絶無能道説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潜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録詳於舊記而襃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目錄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第一卷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第五卷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
唐本紀第六

明宗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
晉本紀第八
高祖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
第十一卷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第十二卷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第十三卷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弼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瓌　莊宗子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第十五卷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姪從璨　從璋
從溫　從敏
第十六卷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第十七卷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乂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杲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威　敬贇
萬詮　萬詮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胤
出帝子延煦　延寶
第十八卷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崇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姪贇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侗　信
姪守愿　奉超
遜
第二十卷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世宗子誼　誠
諴　熙讓

熙謹　熙誨
第二十一卷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第二十二卷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第二十三卷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虔裕
謝彥章

第二十四卷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第二十五卷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子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馮贇附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第二十九卷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第三十卷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第三十一卷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第三十二卷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附
劉仁贍附
第三十三卷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第三十四卷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第三十五卷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杜曉附
第三十六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第三十八卷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第三十九卷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第四十卷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第四十一卷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第五十二卷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第五十三卷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第五十四卷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奐
李琪　鄭珏
李愚　盧導
司空頲
第五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卷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弟籛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第四十八卷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珪
白再榮　安叔千
第四十九卷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　馮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第五十卷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第五十一卷

史270-010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顗
劉岳 馬縞
盧損 崔居儉
崔棁 李懌
第五十六卷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第五十七卷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鏻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皞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第五十八卷
司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卷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卷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一卷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卷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卷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卷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卷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卷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卷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八卷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卷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卷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卷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五代史記目錄終

五代史記卷第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溫變諱其書名義在稱王注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

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諸鎮記當時語也唐謂節度使所治軍州爲藩鎮故有封疆藩鎮之語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

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陳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

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為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胡真陷滑州以胡真為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兵少不敢出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皆其漸者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兗從本字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為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

兵為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為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為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

爲圍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彥貞
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魏人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
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弘信請盟珍乃還張全義襲河
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
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敗河東兵于沇河五月行營
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
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
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
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
珍將兵數千以束瓚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

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
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
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蔡宗權折其足將
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執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
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
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
冬大雨水不能進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
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
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
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叛歸于時溥

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句
返而從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館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
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
解之至是張濬私與汴交王乃結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
詔大臣議以爲不可興師濬獨以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
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
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
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濬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
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
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因

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
出而辭以糧乃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
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
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
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
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戰而還冬
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
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
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
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

于魏既而魏人叛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
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
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
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
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為
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為兗州留後九
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
楊行密遣朱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淠河
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
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

趙匡凝自其父從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
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泌隨鄧三
州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
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
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
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其將朱
簡殺璠來降以簡為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
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
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
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

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
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為
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
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
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
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
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
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
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侍
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竊聽之乃選美女內之

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
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
急即矯為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
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
等聞梁王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
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
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
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還
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
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

史270-015

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
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
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
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
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褁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
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
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
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
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
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

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
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以爲天子衛引兵
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
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
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
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友倫
擊鞠墮馬死王怒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其
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
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脩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
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

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
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
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
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
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襄
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
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
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
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
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

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樞等百餘人七月天子遣
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諷襄州趙匡
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
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
厚取荊南荊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
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
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
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
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二十一
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

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為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盧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宣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已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因則書後有所同則書非此五者則否赦之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赦則志之改元亦不以天下赦者有所不及之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封唐天子為濟陰王錄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

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夷狄來不書此何以書其來五代夷狄世著其來不來不因治亂而亂世屢書不足書也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夷狄君臣無名官爵或書或否乙酉封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博王友文非子而書王子者在家人傳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我敗曰敗績何以書宜然已見於紀此戰不書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

為皇帝妣為皇后追尊高祖黯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宣僖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誠諡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蚜蚄蟲生滑州黃河清（於此書見不為瑞也）九月枯馬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十一月壬寅赦天下令諸軍號縣刑徒（赦之州小數必書見其有要人之意也）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於西都弒濟陰王（弒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王殺其實書弒正其罪名）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都（書至已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辭）丙子如懷州（五代亂世兵數日不可悉書故用兵在處我攻城畧地皆不書其大者天子有所如自若大事爾此如懷澤者以在用攻潞州也）丁丑如澤州

戊寅封鄅盧御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梁嘗庚戌曰武而為文為後為代）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卜郊張文蔚薨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城敗績（晉破夾城以救潞州故書也）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為西面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隨事為文不得不異亦有衰敗也以伏誅不當殺問亦發為文）己酉殺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書以）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以晉人攻晉絳故也）博王友文留守東都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然燈風俗相傳自天子至于庶人舉天下同其奢樂而風俗敝之大者故特書其誕迹則其失可知）庚寅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祀天子南郊書曰有事當時語）大赦丙申群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講武于西苑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唐末之亂據有其州相并或去或來此不可為常書於遷者至此乃書曰叛始正其定分）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以丙前興發兵攻劉知俊鄜延故也）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潞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易得曰取難得曰克文理宜然）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以身歸曰降以地歸曰附亦文理宜異知俊為忠武軍節度使以同州附岐今直書知俊而不書地蓋已或己見上文）辛亥如陝州（以劉知俊叛故也）乙卯冀王朱友謙為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軍亂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而推得之也丹州所執王行思無官爵又不見伏誅之日皆書史失之）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以智不足以當身才不足以鎮亂而處藩方之大勢以至於見殺故書死之而不以予人）

房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閱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洪命暉討削籍史不書至此始見號克而推得其首惡於討亦且書得以）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南至不必書因以至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書之不曰有事于南郊亦從其本語書也南郊又權）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自唐末之亂禮樂亡至此始用樂故書）丁未，講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秋八月丙寅，如陝州。（以晉人攻夏州故也）河南尹張宗奭爲西都留守。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秋八月戊辰，閱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御殿而云入閤錄其本語書之以見禮失本在李琪列傳此權其後屢行皆不書一書以見其失足矣）庚子，如魏州。（以晉人攻趙故也）張宗奭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以晉人及鎮定故相魏也）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三月丙戌，屠棗強。（書屠著其暴之甚者）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不書如西都者以至東都可知）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德音赦之書從其本名以著其實）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反。（弑者書此而附於臣人也反自不而誅上逆之大者日月之首不書號無其囊而日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弑而事亦有不得日故反者皆不曰）戊寅，皇帝崩。（年六十一不書崩以其葬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弑之而伊闕縣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

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名）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爾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

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末帝無謚號從其本語）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

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乃遣人趣象先軒庾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齎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

也。比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
便近。是月，均王即位於東都。凡以大事失其日而書是月，見亂之甚，然不節終上文也。
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丁未，更名鍠。夏五
月，楊師厚取滄州。秋八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為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
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殷自焚死。書死，不書伏誅。三月丁卯，趙光逢罷。
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不書師厚卒，非常而省。故略以書分六州，天雄軍所以亂。
分相、澶、衛州為昭德軍，置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
劫其帥
賀德倫叛附于晉。軍亂有所惡不書而書從命叛，責其者深。以為叛而不可加以叛，所以責其不死。
以叛晉有責者，據而書不書叛者，責其從以叛為任其責。
邠州李保衡叛于
岐來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取德州。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反者不日，誅反者有日，故書。十一月乙
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是歲更名瑱。唐史失其月日。
二年春二月丙申，捕虎於龍首。三月，鎮南節度使劉鄩及晉人
戰于故元城，敗績。晉人取衛州、磁州。捉生都將
李霸反，伏誅。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秋七月，晉
人取相州、殺???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晉。
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
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書死者，將死也。冬十
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琛使于契丹。冬十
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
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
侍郎蕭頃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
罷。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
癸亥，瓌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
進叛附于晉。以鄆中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舊史不書其月日，故書于歲末，為明年克兗州張本。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兩兵無勝敗不書，此為大戰，故書也。秋八月
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劉鄩克
兗州，張守進伏誅。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
彥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
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討
之。秋七月，陳州妖賊母乙自稱天子。九月庚寅，供奉官郎

公遠爲契丹歡好使冬十月毋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鎔來乞師不許（文禮初爲鎔養子冒王姓名德明此書張文禮者從舊史也）三月丁亥制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五月丙戌制德音改元降死罪以下囚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戴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戴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晉人取鄆州（李即位已四月與梁爲敵國至其建號於梁無所書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奔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死節之將則特以職顯）唐人取曹州（帥）皇甫麟待于建國樓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

（書曰梁亡早唐莊宗之意也四月莊宗立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得爲梁而立）

五代史記卷第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大同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僖宗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

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　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

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

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兵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屯于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天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為昭義節（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管五州至是澤潞入于晉邢洺磁孟氏據之故當時有兩昭義）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

鶴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營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冤
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
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
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
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克用不僭號故不稱王焉重
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
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
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
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
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

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煴迫之稱帝屯于
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
安取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
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聽
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
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
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
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
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
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

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
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
馬都統韓建為副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
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
存孝執揆于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
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軍遂潰克用兵大掠晉絳至
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
咎復詔容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
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
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

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
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
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
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鎔
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
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
兵克用潛入于雲州復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
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救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
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和獻帛五十
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轘之冬攻幽

月李匡儔棄城走入京城克用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
河中王重盈卒其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
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
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
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
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
約奔于京師揚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
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
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
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

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
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
以紓難孫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
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
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
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
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
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
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兗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
道魏州以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博羅弘

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執
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
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
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
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
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
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
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
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
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

昭取磁州是歲幽州人攻鎮定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
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
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
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
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
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
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
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
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取
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

久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而後盛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刼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

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鴈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夫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陁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

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五代史記卷第四

史270 026

五代史記卷第五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裨校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殺之已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雁門刺心以血告陵也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

史270-027

年正月王留李存審守莘聲言西歸劉鄩聞晉王且去即引
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
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衞州降其刺史來昭克惠
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
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貝州
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
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
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堙塹遂
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
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

五代史記五　三

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
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
大敗周德威死之以梁軍暮休于土山召晉軍復擊大敗之遂
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
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
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攻友謙李存審敗
梁兵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眞獻唐受命寶趙
將張文禮弒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
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
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
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天平軍節度使閻
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
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
予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
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
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
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
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
城遂至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
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衞州九月存

五代史記五　四

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
成德軍節度使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
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
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以魏州爲東
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
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
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　考謚曰武廟號太祖
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illegible]）

知故皆不書朝此書者以立高祖也下四朝故也此大事也清史失其日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後唐大祖置義兒軍如今嗣昇甚衆初皆賜姓名而下全皆子故書李嗣源者書其所賜姓名爾不以子書也與友文從珂同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八月梁人克澤州唐末屬晉皆屬梁仍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五代之亂戰爭攻取彼此得失不常多所此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擒其不備疾馳而入之故曰襲文理宜然無變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敬翔自殺翔為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為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死大節也見不輕予人丙戌貶鄭珏為萊州司戶參軍蕭頃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因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府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洛京當時語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于潞州繼儔以叛殺書非不于其以死蓋繼達兄自當書其罪而無審殺其為遠罔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書過惡之辭無識者書其實而自見也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

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中洛陽皇太后也太后曹氏莊宗同也莊宗即位遣盧程奉冊為皇太后書史實錄皆無奉冊月日故不書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宮戊辰享于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為皇后五代十三君立后者七有不同立將其正者以以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為皇后其夫人某氏為皇后其后嫡得正同嫌疑也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途為檢視諸陵使歷諸帝陵也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入帝官不書此書其甚也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克潞州不書命將舊史闕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田令孜為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也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永下城門以禳熒惑本紀書日蝕不書星變熒惑為異不知畏天以修德水旱風蝗之類書物象以理不知所以備者異也以可知故不書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靺鞨使者來冬十月癸未安義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此亦以此為書書者書人事故書之後世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至自伊闕丁巳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節位壇為鞠場二月己巳聚

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
王大諲譔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鴨于郭泊庚
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俚俗之祭也非禮故書）
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夏四
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庚寅幸趙光胤第五
月丁酉皇太妃劉氏薨輟朝五日（太祖正室劉氏莊宗嫡母書太妃及輟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
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者來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為
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少帝濟陰王也梁世謚曰哀皇帝唐人謂之少帝從其本語）括
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不書冊皇太后已見上注）八月癸未殺河南
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

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鴈于
尖山冬十月壬午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
太后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
（唐兵入蜀不攻不戰君臣迎降故直書其實以見下書殺衍為殺降）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
弟宗渥宗訓滅其族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
沙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為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
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
韜及其三子于蜀（……皇后劉氏……）
子紳可止 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
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
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
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
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癸巳鄴都
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甲午畋
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
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
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
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許其不死降而殺又滅其族故殺）

（非罪此為甚而者前書殺降義自見也）書無異辭乙丑如汴州壬申次滎澤龍驤
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
甲戌至自萬勝（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入汴州乃還）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
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年四十三享國三年……為伶人……明宗入洛得其骨……天成元年七月葬于河南新安縣雍陵至……諱更曰伊陵其不書葬與梁太祖同）

五代史記卷第之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為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為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見梁家赤白馬懼乎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明日歸吾廄也莊宗大笑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騎

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攻武媯儒三州皆下守光已平鎮州因尚下磁栢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以閱騎數千赴之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疑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是梁難攻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段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與莊宗翰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嗣源為前鋒嗣源以千騎先至汴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從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以

史270 0'1

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嗣源請朝行在不許以曹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使禿餒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實同光四年也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則見下可知莊宗未殂自當同光四年未改兵所稱既曰改元不嫌二實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給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曰監國見其始也自己丑入洛至此一十日矣）皇帝即位于柩前（柩前即位嗣君之禮也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禮書既其實而不變者蓋先已書反正其罪矣也書其實者見其篡有自懷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易斬縗以袞冕（既用嗣君之禮矣遂除縗而服袞冕書以見其情然）壬子魏王繼岌薨（魏王薨不書此書者見明宗舉兵實反嘗從事弒逆岌赴難為名及見柩將莊宗元子繼岌在則其篡明矣）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玨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軍節度使（在禮前亂宜誅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鎮授其功也故書）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前以斜百官之私忿殺人于臺門忘其甚）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亂時無此猶之其故書）閱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使梅老來十月乙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illegible]官張志忠為太原少尹九月己未奉至德宮及泰建殿第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使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餒來告阿保機卒廢朝三日[illegible]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從謙弒君不討而命以官故書與崔同罪至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討故以兩殺書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副長官劉訓中）

固而特異不以有罪書討而書伐見非內臣不責其叛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群臣買宴。其奉若不過度則小事也皆不書推莊宗及晉出帝之由則書者著其過度耳明宗於五代勤儉之君者幸與為變此書以著買宴見君臣之失盧臺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使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亂將龍晊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夷狄之事也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歸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牂柯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下者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未嘗攻戰而入其城也死自殺不書為書克州此不書克州故書曰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賓安重誨矯詔殺之不書重誨者明宗知而不責又下詔以罪書以罪殺以明宗以故書之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禁前代[?]之事也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畋于東郊。是年，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聿謚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謚曰孝恭昭。曾祖教謚曰孝質，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謚曰孝質順。祖琰謚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謚曰孝靖穆。考謚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謚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魯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湖札來。五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建立罷。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禿餒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為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為順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夔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邈。處州防禦使安廷琛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欲使張慕晉來。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辛亥，李彥義卒。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阿撥都督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王都自焚也不書伏誅辛酉，晏球獻俘。趙敬怡薨。丁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捉從璨。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拽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朔，群臣賀朔。不曰與朝而曰賀朔者非禮也朔常事自不書此五月賀朔出於道家之說自唐以來用之書之見者出書非禮之不忌者也出其後屢行皆不復書與入劉減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

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甲戌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閱馬于郊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為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彥溫雖有罪有命獲而勿殺自重誨殺之故不書誅而書殺戊午群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五月丁丑回鶻使辥葉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所莊宗子孫而不知所見明宗卒亦不能獨害所匿者可哀也於此始來之見事素而無恩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而今多因之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拯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驍衛

上將軍致仕李鈞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illegible]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于太廟冊禮廢久前世重至此始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夷狄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不書所名直以樞密使往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辛巳達怛使列六薛娘居來二月丁酉辛安元信弟戊戌契丹使杜阿熱吐渾使康合畢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illegible]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贊崇緒六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殺五坊[illegible]冬十一月丙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振表祿州民邪劍門關[illegible]民義士民勞有自知中牧而時君無之至有勤一心之患然而書之十二月甲寅[illegible]柴初稅農具錢至今納之故書己未西涼府留後孫超來己巳[illegible]使[illegible]來奔[illegible]使使文成角來党項[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illegible]使[illegible]渤海[illegible]

者來二月己酉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
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
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酅公司空楊延紹薨封鄭公丙
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
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靼首領頡哥以其族
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戊申幸石敬瑭
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十國外而不書此書者知祥本唐臣而叛至此欲通自歸也絶之則嫌不許其自新納之則嫌養其叛是書其實也其不爲故如契丹奚狄言之

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夏五月戊
辰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珂本姓王而書子者與子同王汶汶可從益許王姪從溫
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秋七月
乙未回鶻都督李未來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
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冬
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爲成德軍節度使壬申幸士和
亭得疾書得疾爲從榮事詳之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
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待疾四夷求立罪書誅故書以誅其然後將欲矣不得出而秦自陷於反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
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年六十七晉天福元年葬河南洛陽縣殯徽陵不得其死亦爲賊所葬故亦不書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
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
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
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
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
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
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
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
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
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
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
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
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
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若
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以其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
敗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眞之效矣
然詳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六

五代史記卷第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軍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祕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從厚衰位丙午成服于西宮五君於此始見嗣君即位服喪之事先君得其終嗣君得其始而先嗣亂於臣民沸騰亂之世稀見之事也故特書之庚戌登光政門撫存閤市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禪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著非也乙亥契

史270-036

丹使都督沒辣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不書姓氏不曰冊某人為皇太后者母尊不可斥其事自見於傳也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為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殺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不書所崩者當於帝紀書弒鄂王也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盂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勢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長興時明宗春秋已高秦王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惡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圖之王閱馬于黃龍莊彥溫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為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為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職出為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虞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虞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虞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括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括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殺鄂王義與殺愍王同慈州刺史宋

令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故言義誠
愍帝罷冦曰誅而廢帝同愍帝加秋故書以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
韓昭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
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
子官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秦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
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
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右丞姚顗為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御署官狀其廢帝初即其時所署之官以其牒
吏部正授故領有旨方得選此其事雖亂不必書以舊史不得其所不知其牒也九月契丹寇
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

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寇雲州庚
寅幸龍門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
為皇太后非帝母也其后所生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為
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契丹
寇邊六月癸未奚王[illegible]都馬都者官之名秋七月丁酉回鶻
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刑
部尚書房暠為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為雍王
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
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部署義武軍節度使
楊光遠為副部署雄義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
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為
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卸令官不書以此書以名賜令昭猶可以甲
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
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
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敬
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

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為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
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
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命止以義書其達
而光遠之罪不果而見殺猶為得死乃其光遠殺已以叛被書此如其法甲戌契丹及晉人至
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三帝自焚死已後皇祖命與其嬪
外城中戚敗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盖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
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
可及乎此議臣所以獨召禍王之河而謀上之不哉至一於覆亡
歟其際自茲及愍帝之世也尤於徽陵其上一壠路人

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五代史記卷第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敬瑭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

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前鋒趨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弑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天成二年十月徙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

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禍不欲為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稱疾復辭行明宗數與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為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將發九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辭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贊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大敗之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illegible]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illegible]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illegible]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為[illegible]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趙德鈞及其子延壽敗于[illegible]來降契丹鎖之以歸[illegible]河陽節度使[illegible]文紀[illegible]太[illegible]張[illegible]劉延朗[illegible]乙酉加河陽[illegible][illegible]丁亥司空[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于吳丁卯殺天
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
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
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唐宗室子史失其名
書之以見二王後三恪禮存不必著其人也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
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趙瑩使于
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
使李可興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爲皇
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諡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諡曰
孝安元曾祖郴諡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簡

五代史卷八　四

恭祖昱諡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米氏諡曰孝平獻考紹
雍諡曰孝元廟號顯祖　妣何氏諡曰孝元懿六月癸亥
契丹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侍衛步
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府四面行營都部
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及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
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陷河陽殺皇子
重乂寇河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
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
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子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

符彥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彥饒雖有殺軍之罪其以反而見殺故不書
誅曰命殺殺爲擅殺乙卯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
威克汜水關張從賓投河死故不書伏誅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
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環右衛上將軍李金
全討之金全未至而暉走見殺故不書暉反不書克安州不書暉誅八月丙申靜難軍
節度使安叔千進漆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張從賓符
彥饒王暉餘黨九月楊光遠進爵東平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殘民以獻其上君臣同獻賂公行
至此而不勝其多矣故總書諸鎮此賤不復書矣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
權全狗來丁丑禁私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帝璽作受

五代史記卷八　五

命寶以唐不止書皇帝璽者私璽也大寶私寶故書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
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壬午涇州刺史馮暉降丙戌許御署
官選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高祖以父事契丹其俗所
求不曰與而曰歸者若餽之也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初延光叛高祖不
許殺延光以許父不克奪悔而敕之故不書降己未歸靜輔官劉守威金吾勒契官王殷
司天鴉叫學生殷輝于契丹于闐使馬繼榮來回鶻使李
萬全來己巳放魏州獨民稅是月以魏南院使劉處讓爲
樞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頌來奉冊曰英武
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
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illegible]

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十
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
子重貴爲鄭王
四年春正月盜發唐愍帝墓愍帝葬于明宗徽陵域中無陵名故曰墓晉高祖即位追謚爲愍皇帝五代諸帝謚號不可爲去皆不足道惟愍帝至晉者嫌其降爲鄭王也而禮士禮闕舊史實錄皆無其謚上冊月日故雖當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尔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
樞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三月乙巳回鶻使其
都督拔里敦來丙辰頒調元歷寰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
城反己未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四月辛巳封回
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

復禁鑄錢閏月壬申桑維翰罷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
戎寇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离雞
竭獨九月丁丑契丹使拈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
公以奉唐後丙戌高麗王建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冬十
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
契丹使遥折來吐蕃龍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
金來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
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昪遣其將李承裕入于
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

克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秋八月丁酉
觀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閱稼于沙臺冬十月丁未契丹使
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
月戊申停貢金銀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見時欽重而民不暁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illegible]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
鄭王重貴爲留守東京西撤南面行營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

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乙亥前
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
河決中都入于汶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
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晉尹
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海金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
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
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
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illegible]赦廣晉庚午契丹

使逵剌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閏
月天興蝗食苗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后鴝鵒
所生母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謨溪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年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高祖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為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為廣晉尹徙封齊王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illegible]安京使事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廢道稱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高貞固為副太常卿崔棁為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為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illegible]四方館使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使于契丹秋七月[illegible]尊皇祖母劉氏[illegible]高祖所生

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
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
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丙申契丹寇邢洺辛丑劉知遠
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
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
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
月癸酉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戰而兩各有失以兵徐去丹不能追故以自去
爲從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
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合河巡檢使梁進敗之
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故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

定州敗之辛酉禁侍衛民財五月戊[illegible]光遠于
又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illegible]李守貞爲
青州行營都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illegible]樞密使丁未侍
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
于汶濟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
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
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翊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
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
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

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北門丁巳
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出帝已許其不死既而命李守貞殺之其不書伏
誅閏月乙酉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二年春正月契
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西軍潰戊午
辛酉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
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
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曰以備契丹者契丹已去而餘備丙子大閱于
戚城丙戌閱馬于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馮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
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

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
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
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次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恭
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
朔大赦丙午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辛巳杜威來朝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
閱馬于萬龍岡辛未李守貞第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
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來戊寅射兔于硯臺戊子高
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奉御朴藝言來十一月戊戌

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鴨于北門癸亥幸沙臺十二月乙丑獵于近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來□□壬午射鴨于板橋辛□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定州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河決魚池大饑群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原武九月河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

六

五代史九

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永清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戰沒守死之例辨戰沒以城也不書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敗走而不得其死以皆降而來歸以故敢背不支不降而死節明者自書其死如□□□□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癸亥射光于沙壘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之出帝稱孫而不見其出矣故書滅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出帝之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其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也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當立者晉之大臣既違高祖之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敬儒之子則不得立矣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殊不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鬬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贊為高祖謀事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世俗謂勇猛為操剌）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

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宰益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犯滄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王敗之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凡叛理性書其實則）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變來降曰來歸哀說人也是時天下無主則以歸之與夫叛于彼而來於此者異矣漢高祖非有叛之者但得人之無所歸者猶將而歸也故曰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樂可倚殺其守將駱從朗及諸監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

丙戌朔蠲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遯（闕漢起太原異而去故與自去異其文曰遯者避之辭）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澤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潞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于契丹以鄆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高祖初建國與國號蓋其制詔皆無明文故闕不書舊稱天福十二年因遂仍號昔可知從無明據故但於所疑而闕此書改國號漢則未改之前宜有所稱可以推知也）赦罪人蠲民稅于閩遣使者來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大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杜重威於晉出帝時避出帝名去重字漢興復之）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湍諡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諡曰明貞曾祖昂諡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諡曰恭惠祖僎諡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諡曰昭穆考琠諡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諡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為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丙申次鄴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隱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左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議以為嗣承訓卒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祕不發喪殺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竇貞固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

監王玉充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客
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峻不命為將又不令討賊但令以兵屯關西下文乃見命將）
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
為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
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河決原
武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
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
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鵰鵒食蝗丙辰禁捕鵰鵒庚
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寇鄭州刺史王彥徽
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
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丙午行營都虞候尚弘
遷及趙思綰戰敗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翁蘭難禁
斯來十一月甲寅秋太子太傅李松殺其族壬申葬睿文
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陵在河南告成縣）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
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岳殺
二年（隱帝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與周顯德二年同而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本紀無譏者但書其實使世自見也）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
丙子蜀民紐熙祖妻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
思綰降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孝瑜來西涼府遣使者來
蝗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
河中（守貞自焚死故不書伏誅）八月郭從義殺荊求趙延檢為守以
成郭威使來獻俘冬十月乙酉契丹寇邊群臣進添都滿以
丹陷內丘乙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
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丙戌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王景崇自焚死故不書伏誅）
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俘二月甲戌旌表顯
州汝陰民魏溫門閭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
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河決原
武秋八月達靼來附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
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節
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
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彥超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
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年二十周廣順元年葬之許州陽翟縣稱睦陵為賊所弑書崩故不書）蘇逢吉自殺漢亡（自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立即由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漢而書已亡矣其太后臨朝猶漢之號皆周所假託非漢事所以破其姦故書曰漢亡見周之迹也雖於自立則猶有自貶之心焉）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吏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

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如方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

史270 019

賞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威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
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
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綰柵其
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
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
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
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
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
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

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
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
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
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
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
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
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
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
契丹振去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
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

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
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
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
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
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
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吏
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
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
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
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

鄉鸗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
得威奏以示業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
于京師其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
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
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
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
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
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
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
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

胡盧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
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延美楊溫以贇命
守徐州戊午次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
太后制以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
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
崇立諸國自立皆並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在者在十國年譜 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
月辛丑西川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
寒食望祭于蒲池書此者字書也 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
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

鞏延美楊溫已見死之將傳 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
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諡曰睿和廟號
信祖祖妣張氏諡曰睿恭曾祖諶諡曰明憲廟號僖祖祖
妣申氏諡曰明孝祖蘊諡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諡
曰翼敬考諡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諡曰章德六月辛
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
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
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
討加有罪漢之攻曰晉州云自晉州皆是漢兵當誅罪人於周民所得討攻曰晉州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

撰人下當比書號人兵相行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
之十二月劉崇遁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
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
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
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
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京鄭仁誨為大內都點檢癸亥次
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書克者故不書叛 壬午赦兗
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

丑大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
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
月甲申封榮為晉王天子書子者公者不得為子不書子則當書其不書者周人所其時
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
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
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
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
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

軍節度使王殷乙亥有事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
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
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壬辰皇帝崩
于滋德殿 年五十一書崩曰 遷上文無嫌曰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其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太祖後稍貴榮
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
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
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
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
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
尹封晉王是冬太祖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
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 其書封晉王正其子也其餘假命稱君之禮不得當嗣而可知故皆無貶焉 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
浦爲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爲大
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

閤門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
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爲言故用兩相攻爲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
敗之其與其不與于周不與其擅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
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
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
皇帝于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
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
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取石沁州乙酉馮道薨庚午赦潞

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臯以
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
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路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
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
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
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
大將軍孟漢瓊
二年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踰年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改於此不改而本紀無以識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
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
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
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
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大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
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
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袁彥爲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三州不
日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
囚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
復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端明殿學
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
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戌廢淫祠不在祀典
者乙巳殺李景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其死盡下深其明殺忠臣罪之所自著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事傳何哉仁贍實不降故書曰

自克之備克者對取之名也裔從衆則見之隨之亂之驗
書取之者七贖自以爲死以其守節至死故列之死節傳
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人歸于蜀癸未追
册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五月丙申殺齊州防禦使侯
希進秋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
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二司使張
美爲大内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
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
來降自其地而來降者書附用遇廷謂以地降既降而不得其地故不書州而書降延謂不書取書見死節傳
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丙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克不降可而殺子其見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見李延書御昭業皆以事遠不完不能立傳然前史者且爲書死節尹大節司史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
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李景遣使來獻淮南十
有四州以江爲界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見書之見其本志所止三月辛亥李景
來貢方物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
回鶻達靼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人于唐秋
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
圖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冬十月丁酉
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

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丁酉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眞使阿辨來二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郎之爽甲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廷祚留守東京癸酉侍衛親軍甲戌北征是月吳
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州縣置書不書此
書復中國故地世宗十三鎭毛攝益津以雄州乃見其一
關上置書故皆四之實蓋皆不書取不見其取得時日今
信安軍五月乙巳劉取瀛州中國故地了書契丹甲戌至自雄州是也
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符氏無國曰不立爲皇后舊代皆問其不正也蓋其他定而後
要欲書曰立皇后符氏
史國宜從無後乃其賢也
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戊

子占城使莆訶散來己巳魏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
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秋七月丁未
部尚書王溥爲山陵使　八月庚寅

史270 054

封弟熙讓爲曹王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蘄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十月丙寅左驍衛上將軍戴交使于吳越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新鄭縣）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唐事爲文所見亡見唐之速之見周之畢也晉則天下以封職國敗天下以亡曰晉其亡見唐之亡亡則加其志不在於討賊也莫亡見閔之曰漢則知在贊者漢也唐亡所號莊宗之私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繼莊宗之後者又一矣而晉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晉書故下書亡晉亡曰契丹滅晉明書以深惡之故周曰遜于位路也難嚾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其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戮其肘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如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賢妃以後親蹈禍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以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其後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後數歲太祖從巢降唐反以破巢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何以至此此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謂后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幼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謝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戒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

泣涕請死太祖○怒叱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
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
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慘然泣下曰兗
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
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
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
也天復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
縣瀾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
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嬖愛數百而昭
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
懈太祖以為愛己益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太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
寐　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寤棟折幾上
太祖德之拜昭容亦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郊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

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述惟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
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
度為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
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
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
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
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
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
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
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丙
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
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
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點檢德璋友
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從鎮武寧友
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
與其母傭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
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
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

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從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

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疏斥宗室，宗室皆反。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慍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從用兵，節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兗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會武王師範發兵襲兗州，友寧引兵擊之，奪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京師……友寧……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遣攻……博昌……清河為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倫幼好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石威武將軍……友倫……以兵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附……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二萬至……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憂泣不知所為，特……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發，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言：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於西華……

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讙
呼晉王亦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指
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
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
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
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譖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

四四十六　五代史卷十三　七一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以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
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救之得免權知
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
二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兖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
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
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
裕破鹽臺良原下邠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
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
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

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
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
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
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
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
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
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
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常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
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
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

四四十七　五代史卷十三　八

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
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
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
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服微
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
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
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
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
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
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瘞之寢中祕喪四日乃出府庫

大將群臣及諸軍遣供奉官丁昭溥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駙馬都尉趙巖等

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然友珪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曰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史270 060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鄉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歛軍還鎭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汴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韃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

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郡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衞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

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
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
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是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
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
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
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
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
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
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
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

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
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
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
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
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
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
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
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

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
上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人之家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
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
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
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
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

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
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
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
惡之莊宗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
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
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
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
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
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

史270 062

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
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皆鼠
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
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
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
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
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
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
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
四千十七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太半至罌子谷道路隘
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
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
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
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
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
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
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
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
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

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
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
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
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
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
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
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
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
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
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
四三十七

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衍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
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
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
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
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
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
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雁門將段文楚唐發兵討
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
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弓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

十餘人追至渭橋克讓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
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
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
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
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
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邢洺磁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
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
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
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

周德威敗汴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莊宗敗梁軍于胡
柳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蓨縣嗣肱從存審救蓨梁
軍解去嗣肱功為多遷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
使累遷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
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
同光元年卒于官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
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
其見笞以死而克恭驕縱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
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
馮霸以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

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
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
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克寧太祖季弟也於
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攻赫連鐸李可舉
戰蔚朔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
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
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
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讓於
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
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叔父

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何
下而北面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
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成霸
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者[illegible]
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自優假及莊宗立
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說克寧曰
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於理安乎人生富貴當自
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
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說孟
孟氏數以為言克寧性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都虞

史270-061

初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義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義及存渥等往往朋游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義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渥

於河中李嗣源兵反鄴過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制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西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城下從騎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削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幸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部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在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任圜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臨國與存紀如何圜戚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

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脩閣道以過唐軍王衍
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
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
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
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縈首肉袒銜璧輿櫬群臣
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
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
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
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
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

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
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闃然由是
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
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
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
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
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
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屯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
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
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
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
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
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
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
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
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

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
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
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
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
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
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
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
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
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
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

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後至乃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承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之諸子則書事不以長幼爲次者各隨其死之先後而書之從於逆事亦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閔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繼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嬖之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葬陵寢而太原石敬塘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上皇太后冊寶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

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心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

淑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

史270 0.8

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其福
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
爲樞密使燕將劉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悉留其部兵
千人屬晞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
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
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
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
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
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

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
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
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
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
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
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
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
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
釋之莊宗撫其背賜名　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

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
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
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
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
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
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　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
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

史270-069

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
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
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
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
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
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
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
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
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
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
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
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
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
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
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
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
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
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
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權無所考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以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奏各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懾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
作檄淮南書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宰相有請為諸王擇
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
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

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寀非
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
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
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
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
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
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
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
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
如肺者數片溺涎升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

史270 070

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
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嘗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
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怏
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
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
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
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
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處鈞
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
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召
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
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
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
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
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
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
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
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
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
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

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冒矢石以取天下數救我於危
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
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
榮為人鷹視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
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興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
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
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
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
即馳告從榮從榮大懼索鐵掩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
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卻弘實騎兵五
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
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
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
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
此慚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
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
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
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
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
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

史270 07

戶參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殺其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號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又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則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打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從與討王都鎮橫海徙成德保義河陽封涇王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蔡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卑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道至沙河斬之也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右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言陛下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略其號則其盜而有也因從其號與之也所以別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然傳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

高祖嫡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

出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乎毋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

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夕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幷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立平陵遂從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昊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

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行千二百里至建

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
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
醫藥常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
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
我死焚其骨送範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
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
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
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出帝立封秦國
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
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
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　皆　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既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醱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
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若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
疏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為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疏
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
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皆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
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
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哭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
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

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
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
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
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贇字
德和少無賴有氣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
位以爲飛龍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
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之而敬
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敬贇於出帝常遣使者至必問小姪

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所其
元從都押衙綿彥存鄭溫遇以譬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
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
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
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
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大愛之
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
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

大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
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
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
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郯
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楚王重信
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
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
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
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
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

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贈封楚王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忠武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爲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滑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

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滑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闇闒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强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踈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夫闇闒鄙俚之人之惡於事者亦已深矣

史270-078

然而尚爲欺僞不可以爲法若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

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

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犯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

詔諭感慼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遼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
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
功列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横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年崩時年二十盖未嘗立后也）三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贇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
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立之言開封尹

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
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勳出見
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
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指周太
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
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
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
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
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
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
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
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
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
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
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吏昭慶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
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
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
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
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

陰公贇以絕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部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廷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廷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廷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廷美等皆見殺承勳顯德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廷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閒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廷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

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廷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廷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廷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志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其肉使自食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客曰吾常畏此三子而使我竄於此者三年矣今天去此三人諸公可以勸我一醉矣已而聞隱帝遇害信不能食周太祖軍入於京師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趨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閒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無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議參軍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illegible]以兵討張文禮[illegible]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illegible]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illegible]太原[illegible]夫人卒而武氏[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潞州牙將所得置諸褚中以歸潞[illegible]養以為子過於所生[illegible]妃家悲思[illegible]求之人聞莫知所在[illegible]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illegible]劉進超[illegible]陽漢高[illegible]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illegible]三十九妃[illegible]

三人稱官至[illegible]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illegible]守為帝[illegible]皆被殺青哥意哥[illegible]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一子[illegible]贈太尉賜名侗第二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犳聲近榮初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斥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怛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大登俾于終斛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剡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惻守愿可
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
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
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
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
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十二之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
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
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
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衞朝廷之
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
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
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
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

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其世后不太祖大焉也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

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夫有司子曰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畢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等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近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

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

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爾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

將軍讓等載惟往事有足傷心宜增一字之封仍賜三公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
其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伐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
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
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
之詔設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
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愧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
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
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
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
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
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
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太祖在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

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嘗侍殿上昭宗意欲殺之有能為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希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

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巢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

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強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

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

年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取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秣馬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磔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龐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陜州陜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亦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廄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廄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翔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久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未至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

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床擲之曰
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
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
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
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
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濮水師古徹木
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
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
安豐師古以兵從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
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屯清
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栅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
浸之諸者告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
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
弱然師古再舉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強遇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
者傳曰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賊步鬬傷面身
被數槍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嘉賞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穎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還

東兵皷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守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擁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史270 088

從周伐己從周至東昌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
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淠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韜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大軍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illegible]臨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從周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臣監軍所衡口臣恨之言乃當敵前除敵之機在吾心
臆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在鄩所
鄩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
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
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
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柵又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存從從周引水浸之存與將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徐州與晉人遇敗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殿其後晉
人却遂東攻魏敗洪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存請戒勸
太祖從瑾入鄆乘其無食以困勿戰以此可俘也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禹縣已而瑾與
溥俱出遂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擊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霸存在其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睹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
臨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
虞候從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伏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徙
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愿仁愻
仁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懼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鎮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功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illegible]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壍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揖讓太祖初鎮宣武
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不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其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兵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鎮
[illegible]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迎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

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喪車
之如生每對賓客語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蓋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史270 091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還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所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兵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

使人負油為賣油者[illegible]城中虛實出入之所[illegible]得[illegible]城
[illegible]兵五百從水竇入城破之從從周
家屬以禮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
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
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
冠帶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
鄩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
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
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
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
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晉兵望梁
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
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餉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闔外之
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
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

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
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
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
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
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
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
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
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illegible]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
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
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

兵貝州鄩奏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襲乃以兵萬
人襲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馳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
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
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
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
降鄩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鄩兗州安撫制置使
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
以鄩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
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
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

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為刺史
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明宗
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
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
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
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大皆
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海州刺史以鄩兄琪之子遂清
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illegible][illegible]等五州刺史皆有善
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安州
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其父喪哀毀鄉里稱之[illegible]為潞
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
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謹愿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黎陽臨河殺魏兵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城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遣都將
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壅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與進遂破朱宣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宿城小而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
比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壁壘皆驚曰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敕存節救徐其與存節
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illegible]州節度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欣然從命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款
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乎擐甲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
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
距于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
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孝
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
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
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
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
望見其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
屋中太祖以騎數百爲游兵過晊柵晊出兵追太祖歸霸
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顥急
擊太祖營歸霸不俟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
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兖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
守之與朱瑾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
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

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
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
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
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
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僞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
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
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
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
後至友裕從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

望之鄆兵繞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驍十軍直衝之戰良久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諸將馳騎求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出爲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戰未嘗敗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陝鄉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沉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秦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於營間威震鄆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著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譖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寧而不先請君練兵亦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責闕禮又傳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宋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驛酸棗懷玉以輕騎邀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梁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貲賞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琇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於內黃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還沂州刺史會歲凶乃縱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經晉絳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立朱友謙附于晉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荊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還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至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尾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蓨縣延行史光瑀以[illegible]兵夜擊梁軍大敗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其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皆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擁兵而稍驕僭難制故時魏博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悉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遣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之魏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

悉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病發卒末帝爲之詔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
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攻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
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爰

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
塘錢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亦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
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霍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
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夜馳至中都得降卒
言瓌等在待賓館以六壬占之得斬關課占者以爲吉乃
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兵失道

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軍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
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
之并取懷貞等數十人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
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耶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縛瓌
及懷貞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貞等十餘人
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距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踵之戰于胡柳陂晉
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
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
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
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
圖光言有子華書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
孫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胤為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澶衛
山都虞候從朱珍攻徐州擒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
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
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
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琊郡王友珪立
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以謂
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
鎮天平檀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

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
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
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
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
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
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
長直千人為絲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
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
縱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

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剮𦣻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戍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從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他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為先鋒出入陳蔡間破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惠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共騎步將侯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兵乃誣彥章以為將反瓌因其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并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南城東侵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非旬日不就陛下日以精兵挑

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太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一本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以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

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
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
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
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
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
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
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
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
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
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
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
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
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
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
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

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
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
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
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
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
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
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
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
節度使徙崇韜忠武軍節度使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
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
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
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
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
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
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
勞今居深宮蔭廈屋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

天下之心今以一身當衆怨雖欲謙遜為他不同其勢自然
逆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姦人息矣
諫莊宗頗然終遂允乎起建崇韜素切諫宦官曰崇韜之
第無異皇帝安知陛下之惡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
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
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
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為令奉全義不
至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遣人告
劉皇后從容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

以發會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
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
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
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
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
曰貫雖有罪當俟獄具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
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
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

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甚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
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
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
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
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
政皆決崇韜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
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
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奇奉崇韜及其子廷誨
又要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崇韜崇
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

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
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騸馬亦
不可騎繼岌從行宦官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已不平
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
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
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
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
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
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
又言崇韜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者馬彥珪至蜀視

崇韜去就殺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令殺
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
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
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
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
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
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
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
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攻
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
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
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
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
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
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
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
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

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
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
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
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
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
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
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
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
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
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

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附致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氳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

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祥爲信其直千緡初
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
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
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常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
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
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
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
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
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
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
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
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
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
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

史270 .106

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吏報分士大夫閣以文字非柱東觀之職帖但俗語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二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趙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趙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

史 270 10.

有所吾甚愛之王殁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
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
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
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絶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
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
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
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野河北晉
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
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
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
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
轉鬭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閭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後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為妾歌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兵攻燕梁救燕攻棗強深州圍蓨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取臨清莊宗入魏存審屯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
兵少欲勿救權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願假臣騎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大敗契
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敗欲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
力戰黃復敗梁兵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
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於晉晉遣存審與李嗣
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
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軍鄩敗而走鄩其
遁之晉騎及擊獲其騎兵五十人梁人始知其晉軍也皆大驚

五代史卷二十五　十五

然可以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弱鄩語諸將曰
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決渭而營以
我過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同敗之道也不若緩師
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戰居旬日鄩亦有善
存審縱狀如歸難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兵逼鄩大敗
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因鄩兵已敗不如遂之休士卒
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
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
寶李嗣昭等攻之至皆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
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
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涿州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
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趣之始行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
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素出存
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
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
窮野崇韜怒然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
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
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
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

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
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
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與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從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在鎮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方慾彥超出見赦贈大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襃其忠
略其後累遷護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卒豈公所得斬耶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
以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寃句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
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
瑭所敗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
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
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其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
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遷
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
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魏國長
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
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
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

五代史二十五　十一

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
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者嗜酒豪縱嘗醉罵匡翰曰
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
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
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拒河橋梁兵急
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
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
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
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

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
下望梁陣堅而登呼其衆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
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丈陣山西晉兵遂得土
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日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
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
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
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
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
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

五代史二十五　十二

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積薪自
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
兵皆走晉軍乃得度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
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
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
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發其父仁恭使行
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
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於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
北與行欽相拒[illegible]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

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而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當赦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以兵屯澶州分諸鎮

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蘆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囚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

傍冢置酒相顧涕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從馬直軍變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

行欽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焉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五代史二十五　十四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為公破賊
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閒得之時方九
歲愛其俊爽收養之及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候從晉王行

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
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
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與梁將王千戰斬首千
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
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
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
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疾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
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以為孝義指揮使　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

五代史二十五　十五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向京師而莊宗東幸汴州汴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謂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德不答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敬瑭明宗女壻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匿之於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為之歔欷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
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荊
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招討而以鄴副

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不肯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鄴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辯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鎔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討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刎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使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未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紿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
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諸城公儼因擒希望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
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
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事外快快失職縱獵
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
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
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
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震至而代
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乎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
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

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
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
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
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
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
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快快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
汴因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
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
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
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

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亟召憲憲為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

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悉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疑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

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鄆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凉北慴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强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稱藩不暇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虚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强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强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

議伐蜀以魏王繼岌爲都統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其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以醉不往與倡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鎮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啗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横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思遠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略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受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illegible]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illegible]蜀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狀廷贇款稱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右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赴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贇之蜀其客趙延祚與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指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被下獄鞫之獄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得罪勳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劾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夢奇以馬借璋而無受賂之狀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弘昭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允惡弘昭為人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夜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閽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接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人險詐好陰謀常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輒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于母

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貧有子三歲其故吏飛守素匿之
以免後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
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
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
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
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
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
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
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并一珠

四·四八 宋 五代史卷二十七 三

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暠問濛濛傳神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
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
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
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

曰維應順元年戊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益見親信而專美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
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

四·四九 宋 五代史卷二十七 四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兵權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
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知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揔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乂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
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
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
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

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荅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
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説
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
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
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
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憂懣不知所之遣審虔將
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已而高祖入京師延朗
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暠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

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者
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患之而
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
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
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
聞暠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尊羌事晉
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沈度文遇皆
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illegible]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爲禍也乎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若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嬀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移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傅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至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懼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從珂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盛也可謂壯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其有所謀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戰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鷹沙金裝胡簶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送臨州諸戎所虜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因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駮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

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成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與說俛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等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駮放而羇窮之士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學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計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奪鄰人井遂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官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尚已而貶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黨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季興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實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書至魏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驛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驛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吾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

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皆慷慨動人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賊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殁圜代

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
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
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
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
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
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
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
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
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
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

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
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
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圜
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圜謀隱其
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
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
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
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崇韜
伐蜀懼圜攻己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
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

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
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
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
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
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
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
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
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　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
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
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
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
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
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
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
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
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
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

誨交惡自物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給券重誨奏
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
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
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
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
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
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
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
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
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
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
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莊
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
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
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因請籍沒鳳又上書
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

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
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
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
薦進士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
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
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
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

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
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
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
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
貴不可言即位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
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
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宋守
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
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

史 170 1 8

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率鄰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斫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楡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稍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乎可與之俱死而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奏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也蓋方此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

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憲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初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之士定州王處直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

得令詔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
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
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而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
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怏怏莊宗滅梁遣
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
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明宗即位召為諫議
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
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

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
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
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
以示眾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
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
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
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
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
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
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

羣臣習儀于殿廷希甫揖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
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以兩省官先入道等坐
廊下不起既出希甫乃召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自閣宰相
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
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為秦
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千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
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司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大臣議王屬當坐者馮道曰元帥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發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徙謝病告家居
從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賊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雖之
而馮贇亦爭以為不可赦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瘸驢以俟
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
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
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
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
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
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
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
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
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

而瓚司馬直之私第瓚以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　書奏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馮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

帝以維翰嘗議[illegible]德光[illegible]不欲使維翰[illegible]
[illegible]彥澤[illegible]之而彥澤亦利其[illegible]維翰狀[illegible]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駐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何邪？」崧慚不能對。其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鎮義成、保義，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出帝自御親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

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横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
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
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
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
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
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
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沼妓樂惟意所為出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騎兵已至乃與從事閻丕馳
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
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
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
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
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
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

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
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
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
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
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
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
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閉
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令
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叛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鎮鄴珂而質其子矣並亦不能察其姦及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巒投井死其死不足責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議讙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求吉備之而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
裝之半獻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
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祥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
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

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
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
事事無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
空初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
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
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
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
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
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
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

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
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
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
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
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
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

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
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以兵
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
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又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檛殺之軍中為之
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
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
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
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

警衛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視
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
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
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
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
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
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易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
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
緡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何拯爭官務訟之三司
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潁巳隸宋州而溫不先白己乃
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
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
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稍裁抑之
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
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罵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
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
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

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
論何為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
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
第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
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
酒家倡也以為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
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怨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違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行而除吏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但府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事下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父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橐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廡流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

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視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

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擅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吳虔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常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

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漢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屬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令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兄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而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

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
等邠等已死又選伏本官率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
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
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
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皆其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慕容彥超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
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
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衛將軍樞
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與左右
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廚供
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
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
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
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
此百郭威何害業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

後贊[illegible]
後贊兗州瑕丘人也其母倡也[illegible]事張延朗延朗死
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隱帝即位拜飛龍使
隱帝[illegible]安寧之後邠等亦能故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
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常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
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
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荊
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荊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拜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某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注旦中戟邠等十餘刃殺之帝
甲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婿張貽肅血流
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
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
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
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
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
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
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
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之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
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
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
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

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
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
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
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
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
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
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
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
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

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
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
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
莊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
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
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
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
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
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
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
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
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
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為文章以辭多自
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
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展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載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有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亦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

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

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
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
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
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
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
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
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
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

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槊刺之彥章傷
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
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
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
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
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
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

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
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
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
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
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
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
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卻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臣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
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

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
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仍
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諫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
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
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
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
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

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
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於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戕于殺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　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焉彥超

附宋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米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趙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鬭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决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其勢兵絕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死節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䩮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遂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亦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

姦臣乘先帝疾病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兩端有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有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獲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
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
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等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應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
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
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
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數譟遇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
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天
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
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
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
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
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
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
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
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
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
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
四面亙以毛索挂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
糞以飼其馬馬相吞食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譏其戮已死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然嘉其不以折節不屈而譏以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攻晉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懼以兵而進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原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進宗户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綿州刺
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必且飽而歸其兵羸乏
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奪門以入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
斌能為國死尔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
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
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
臣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
力戰功為步軍都校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
城斷晉餉道清請于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

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
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
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異志
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
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為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京遷虎捷都指揮使戍
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
以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瀍戰高平彥超為前

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
救兵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
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
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又
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
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怒不食者數
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欲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昪
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
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

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
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
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
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景
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滁和

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
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
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
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問兵數取盡其所
得諸州世宗且安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
發會重進以景蠟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
召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
得此指斥之言乎[illegible]乃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
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
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
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
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
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

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

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其妻子而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棊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

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畫于屋壁其
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盛同時
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
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
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
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
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
宗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
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
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
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
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

下福贇獄人皆以為冤福贇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
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
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
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之數曰此故事也今式與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塗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一之乎大矣哉可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illegible]

奉傳國寶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讀已降與文
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
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
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
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
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廢文蔚居
翰林制詔四方獨守舊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黃河朝士輒加誅殺縉
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
梁太祖將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為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
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
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
舉後　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略使策少
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
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
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鼎何謬邪同大
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
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
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
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
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
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
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
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
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

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卒於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在還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傅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

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銜之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乃與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於魏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已

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赦免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宰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驛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史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閒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爲傳

傳六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甚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陜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

壁僅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
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
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
敗太祖酖殺君慶以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
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
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
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擾之
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梁軍
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
禮入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瑰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

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
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
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
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
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
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鎭定皆
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
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
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
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

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
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
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
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
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
遣嗣昭輔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
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山急
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
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
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救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

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
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鎭州寶爲鎭人所敗乃以嗣昭
代之鎭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鎭兵且盡餘三人
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
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
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定
其事因以爲安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
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
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
見誅因以語動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

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後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賫銀數十萬而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待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亦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

惟一子繼忠得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産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晉王居晉陽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殁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拒朱友謙於河中與兵力戰矢中其口戰不已遷遂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將亟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右廂闕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

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
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
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
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
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存信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
爲羅弘信所襲存信兵敗亡太祖子落落從太祖討劉仁
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
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
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
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遣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
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
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
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
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附于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
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
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
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栅而呼曰
我沙陀之求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鬭梁驍將
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葛從周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
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
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
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
節守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聲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禦濬別遣
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
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
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矟手

舞鐵楇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
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
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
邢州刺史大順二年拔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
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
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
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
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鎔與幽
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
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

不得已成禪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窮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憫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賜君立死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殺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還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兵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鎭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悉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兵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孟知祥爲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璋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亦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鄩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從其州百餘里據險立堡

而寓居王存賢爲刺史曰從城避敵豈勇者之所爲乃復刺
慈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戰拒守卒不能下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疑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
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與友謙敗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
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
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
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
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藥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詔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

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

物相觸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幷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譌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illegible]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

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无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

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

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之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

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
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
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
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
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
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
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
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
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
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

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
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
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
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
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
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
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
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
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
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

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
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
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
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
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
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
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
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
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范

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
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
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
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
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
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
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
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
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

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

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鄴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軍之精兵皆在蜀

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内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垣活末垣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崇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侯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攻鎔於柏鄉李匡威以兵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陷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鎮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

求救於匡威匡威擊走之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匡威之出也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慚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迎匡威故已使人迎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無所偶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許爲忌日鎔去衛從弔於館伏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盛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並轡語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

士閉門大噪天雨雹震雷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之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並其從人皆死匡儔雖賊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已攻下山劫鎔以懼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軍將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伐常山謂將佐曰得鎭州以與前鋒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

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至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鎭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

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鎭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鎭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他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鎭相弊於戰爭而趙獨

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為奢侈為嬉遊鎔
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
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
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天祐十八年
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
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
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
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
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

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遂歸使其子昭祚與大
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
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
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
滅王氏之族鎔小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
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
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
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
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
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　云張文禮者狡獪人

也鎔甚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
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
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
子處瑾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
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殁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
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
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
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逐殺其帥樂彥
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

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
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異衆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
唐昭宗即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
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
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
鄆壯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
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
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將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
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
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

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己魏徙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皡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

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道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長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

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亦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宮闕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東閤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

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莊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

為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
尚箕鄉徙食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
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
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
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從鎮
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左右
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
福二年卒年三十一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
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
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廄宮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

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
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
城圍應之第劫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
閱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竟為都所殺都
為人狡佞多詐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
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故也文禮雖有罪
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止莊宗毋發兵莊宗不許處直懼文

處直與鎮[illegible]不可止處直有孽子
郁嘗無寵奔于晉[illegible]晉以女妻之以爲新州
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將討文禮懼鎮亡己孤乃陰與郁交通使
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
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招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以晉
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
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得賂兵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
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即幽處直因之西宅自為留後
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
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

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
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
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
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
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
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
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
以繼岌故待都尤厚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患都為人
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由此有異志是時[illegible]契丹數
入來定州都供饋[illegible]不[illegible]知昭訓因說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
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
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
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
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
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
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
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閒得一男子愛之使冒
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
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
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
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殺戮殆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
與家族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直有子鄴鄴子
廷翰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
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翰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出走契丹契丹問晉高祖

史270　17

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
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遷威歸中國漸
進之契丹怒曰爾由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
徙廷徽鎮義武因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
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
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從為
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
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
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籌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甚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籌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微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舉兩鎮兵十
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莫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
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
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見囚即
舉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
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

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墐土馬相食其鬉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五代史三十九　十四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鬬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諫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
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彊乃諷諸鎮
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
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
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
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五代史三十九　十五

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
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
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屢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
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
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
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
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當

責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温下耳黃意太尉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賓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遠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殺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

存審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禁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屯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貴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

請

治兵請執

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
師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相孫偓以兵討
茂貞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
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
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
勢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
誨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

五代史卷四十　三

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
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尸而食
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
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
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磨豆麥以供御自後
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數茂
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
賓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
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以
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

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
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
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
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
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幷禁月明茂貞笑而不
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
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
岐涇武秦成階鳳邠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
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

五代史卷四十　四

莊宗以其耆老甚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
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曮爲人柔而善書畫茂貞
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
繼岌伐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
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
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
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
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領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
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
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徙以從曮爲鳳翔節度

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
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
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
至興元逐牛勗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
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
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
荊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
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
又好學荊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荊楚當時號為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逾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
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
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
宰相韋昭度李磎等欲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
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
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
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邊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
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
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
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
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罷殿
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
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
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
樓閣欲邀昭宗游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
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
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
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以兵迎天子建稍恐

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
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
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
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
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燕酒爲
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
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
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
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

祖亦優容之太祖如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
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
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
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
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
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
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患而亦無大功朱
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
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

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
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即拜彝
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
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
爲親疏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
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
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
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
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

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
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
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
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
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
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
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
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

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使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恥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以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恐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窺乾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邠州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往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攻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膚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武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亡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

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趙巖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宮人亦毋用石羊虎人馬惟刻石書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一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四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斷之曰不從令者

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隱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據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荊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荊江攻劫州縣楊

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荊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
君山滿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
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
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
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
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
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荊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
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
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
淮南豊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
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
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
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及之洪敗死是
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
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光
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
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
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晉全諷曰聽鍾郎節度三年吾將自取
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
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
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爲申州刺
史宗權及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
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
聞德諲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
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以多德諲卒子匡凝

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荊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
彥恭太祖表匡凝荊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荊南留後是時
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匡凝爲人
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聞所聚書數千卷爲政
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
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
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使者爲梁得
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
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
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

若誅汧杏曰受唐恩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
之太祖以兵毆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揚行密師厚
遂攻荊南匡明奔于蜀 行密見之戲曰君在
鎮時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匡凝曰匡凝爲
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與之戰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渥稍不禮之渥
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
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 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
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
乃馳檄兗鄆言宣瑾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
卒因攻之遂爲敵國 由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
有蔡賊而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瑾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爲軍校少倜儻
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
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發 遂逐克讓

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
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
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
寶及瑾兄瓊乃將瓌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
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
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
騎迎瓊捍于前瑾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
瓊死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

五代史卷四十二　二

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嗣
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
盡瑾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
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
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
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
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
古從周東走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時年少徐溫與其
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以月日遣瑾

家知訓雅迪之妻自歸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
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
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
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
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蹀鳴故外人莫
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
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
門已閉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
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
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妻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

五代史卷四十二　三

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
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
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
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瘧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
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illegible]瑾曰但
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間□□□□□□遣敬武
率兵擊之敬武反兵逐□□□自□□□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棣州刺史張

舜殺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兵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之潛入棣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棣洪以兵[illegible]人
迎語洪曰吾[illegible]聽公所
爲也洪以師範[illegible]無能爲遂還不爲[illegible]道語其僕
劉鄩曰洪來汝殺之用爲[illegible]師範出迎
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身[illegible]州破張蟾
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
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
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吾鎮

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
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
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
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
使者聘梁因欲刼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
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
城不克而劉鄩遂葛從周攻兗州而平盧諸軍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
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
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閒遣
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

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
厚追擊至亟王山師魯大敗遂傅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
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
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
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
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
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
猶在朝廷太祖欷然戰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
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

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
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敵數人少學讀書不
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
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
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
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
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
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
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爽表河南尹東都留守

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焚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入壁澠池歲餘諸葛爽卒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爲患難制以兵拒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乘虛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故將事已窮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

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廷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歸身河陽賴晉救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晉王憐與一小鎮

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荅曰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鐸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入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游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匿之縣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

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所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長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黃巢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殺廣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珙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合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而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行下絳州斬瑤遂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晉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為人性刻甚斬人掛其首於前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醉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兵寡不敢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兵

約以見攻其勢不止今敝邑若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奔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斬首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棄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鳴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已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

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挾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己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歷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

後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盡如何耳唐兵已過兗州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

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將吏曰以吾計之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攘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徒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兵甚盛乃悉其衆圍陳巢營舂磨寨屠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

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奮以
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僊
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
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
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
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
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
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
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保援己
既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

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
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
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
弟昶後數月卒昶承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
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珝頗知
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
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珝為同州留後
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病免官歸陳卒于家陳
人為之罷市犨次子巖與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
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

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
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
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告楊師厚
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
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
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
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唐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
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

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先帝時嘗切
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後為陛
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
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
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
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
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
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
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
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

寶與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為然巖與漢傑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之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巖奔是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謂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籍等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犨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寇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見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

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沮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於陳州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遷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授晉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襲晉兵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自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愛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此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得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蔣玄暉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貞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貶崖白州已而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叔琮對其乳曰勉之公行自

以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姹言常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汴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會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刀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

故殺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怨必加譖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

郭崇韜崇韜謂人曰吾聞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鄭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牓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步苗公立持書至京陰詗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聞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爲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
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于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
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蔡人也叢後果為郭璠所殺
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以其事請獻俘于京師唐以震
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右遣徐彥樞亦跪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徙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
德之表為鄭滑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
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
清口太祖懼淮兵乘間圖己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
等薦己為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
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
留後昭宗遷洛震為河南五六軍諸衛副使以病辭守
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
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
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循乃
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
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殷衡昭宗
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為
宣徽使循為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
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
王殷譖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
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
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
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廷範等以循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
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不知其

寬因詔天下除麴禁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險猾欲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以嘗欲以皇子娶
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晟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
晟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
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晟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晟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荊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為保德昭以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
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
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
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讙譁大恐德昭馳至和門曰季
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
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

鎮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
時崔胤方欲誅宦官宦官亦倚李茂
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
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為親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擁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得其門已以龍鳳劍鬪雞紗遺
之太祖兵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
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詣闕遮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
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

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
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
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
見殺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
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逐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為人狀
貌雄偉而沐男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
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兵寇河南諸州獨
敬蕘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蕘以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潁州戶一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荛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荛乃沿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荛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荛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將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得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殺廷範柳璨等遂殺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悲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檀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歐陽　脩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首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晚年誅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閒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

至矣何相負耶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謂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棕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與從周行至河陰謀曰罕之謂吾不敢遽必以吾兵少而來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攻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魏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嬰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救筠會擊敗之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

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擒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巷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

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爾我六州歷爲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
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
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
割隸兩鎮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
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獗不足畏宜從鄩兵擊之末帝使
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
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爲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

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勿爲
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
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
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
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遣
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
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
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從諸將征伐未嘗獨將

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攻邢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爲傷痍之餘其勢可破勝而驕忌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時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晉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張漢傑等專權用事段凝以賂入金多
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以仲太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兵出石會以攻太原
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
師禁衛攻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彥章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
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
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
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從我反傾首郭公之

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
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
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反得之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
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邪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
謂璋曰公復傾首何門邪璋乞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
以兵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
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
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
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定蜀其謀皆出於郭公而汗馬之
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
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必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
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
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
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
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
知祥來攻之延孝戰敗被擒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
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於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
身歸命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
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
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

敢歸朝耳任圜東還遂辭禮卻鳳翔莊宗遣宦者考敎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于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義

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剚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譖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送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趨拜遣人掖扶而登宴賜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

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頗以為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岐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以為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特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路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

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己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

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語魯奇亦為之慚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
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
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
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
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
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諸軍事
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
有戰功徒以甥故與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
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
其資數十萬遍賂權貴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
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
軍為歸德軍以歸德為鄉號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
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家載周世宗時為橫
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

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
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
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
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
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
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亦宜益以錢聚以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
殁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
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
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雁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
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遊宴幸其第漢賓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
舞莊宗惟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
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
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
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

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于漢賓依附之
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
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
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
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
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佞巧善窺迎人意又
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
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
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以凝爲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人悉已屬凝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凝奏故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
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爲凝言可大用郭崇韜
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

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
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
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
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
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鄰久矣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既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將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隷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構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潭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
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
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
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爲首仁晸不從殺之
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
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
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擾案大怒左右告
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
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耶此軍士之情非吾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
魏軍之驕悍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禦契丹未嘗有戰功在
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
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
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
剌等拜於馬首拽剌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
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
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俊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
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
珪以功拜洺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
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
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
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
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
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與酒屬明宗曰此皆前
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

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猶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
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
後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
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
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
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
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
天子不垂察有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
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
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

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
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
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
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
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
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
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
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
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

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箭爲賀明宗賜
詔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人然非下所
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
多此類然彥威事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
遭世亂依彥威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
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
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
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賓屬皆以晏爲
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
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慟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

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
後隸魏州爲闕軍稍遷新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
賜姓　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
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
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
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
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
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
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

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
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
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
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
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
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
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明年
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
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
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曰騎

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
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
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
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
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
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押衙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
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覦之意
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
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
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

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
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
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
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
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
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
娛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
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伍
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
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
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
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
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
卒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
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
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
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
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卻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
之兵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

破賊遷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
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
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
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
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
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
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兵且來留張延朗
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
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還曲陽都乘勝追之
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兵掩至晏球與左右

五代史四十六　六

十餘人連矢射之都兵稍卻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
令諸將皆藏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
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
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
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救都晏球遇之唐
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
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
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眾奔潰
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鉏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
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

責誚契丹契丹數遣使至中國求禿餒惕隱等辭甚卑遜
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振於大虜而契丹少
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
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
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
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以
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其
民萬餘人都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
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
困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

五代史四十六　八

持久斃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入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
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謀結承休以自託梁
末蜀取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
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說承休多取秦川花
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
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偕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三行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
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
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
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紀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誘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師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建
自詣京師重誨猶在建立見明宗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譖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亦好爭鬬重誨按汝罪狀入奏
樂而遣之廢帝立復使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即位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二十年前老兄可無恙
賜以肩輿入朝拜二宦者扶而升殿賞賜甚厚又徙昭義
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好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
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
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

劫殺從恩家屬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
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
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
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
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
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
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
入殿廷諭之群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
睹見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以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荊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是時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代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故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

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illegible]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illegible]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兗西面都部署[illegible]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賤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illegible]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illegible]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從守[illegible]從攻[illegible]州以先登爲許

州馬歩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頼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鎭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特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亦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滑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定昌軍以溫琪爲[illegible]吾衛大將軍左[illegible]州防[illegible]

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對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之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凶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二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梁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籛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籛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籛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

者嘗與温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
魏王繼岌死渭南籍悉取其行槖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
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
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籍又取之由
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為
聚斂民頼以安而籍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
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籍性鄙
因禁錮籍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
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其叔張從賓作亂
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

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無然後終其事也莊宗
遇弑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
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
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
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籛無所譴此其又可疑也不然
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
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豈
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
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

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
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莊宗以彥詢為引進副
使奉使吳蜀常稱旨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
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願者佐之乃以彥詢為
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猜欲拒命不行以問
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
高祖及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
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
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
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

明年拜成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
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
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邢洺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
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俟行不敢進周哀憐之為送
至西山有盜發林中射岳中其首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以散去周送岳至太原岳

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疏徹身
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晉爭從劉攻下邢洛晉王
稱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在一百字青山始晉晉王以
周為匡衛黃頭軍使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衛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
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他
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復守之乃得不破
其後梁人已攻德勝因東擊楊劉以舟兵絕河斷晉餉援
周遣人馳騎告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

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艦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徙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
為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

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吾還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
也奈何不顧其急為之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
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
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
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
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
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
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會光
遠攻鄴踰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不決處讓入城
諭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

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
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
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數驕恣其所求請
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
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
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
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
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
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洺汾二州刺史領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邠州節度副使使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夷人勸農桑興起
學校居數年當代黔人詣京師乞留為許詔遷為衛上將
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
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
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吾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部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頗信之希崇因與其麾下謀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
百騎爾吾先殺其將其兵必散去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
聞亂而呼兵則吾已去遠矣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穿
阱以召其將明日虜將過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阱中兵

潰去希崇率其麾下衆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
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深入戎狄以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
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
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
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
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

王為五院軍隊長莊宗戰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鳳翔馳檄四鄰四
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廢
帝即位徙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
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為上將
天福五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illegible]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

黃甲二千指揮步軍都虞候從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莫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
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騎踰濠登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中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實對廷蘊既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
重誨惡言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
蘊亦廉潔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
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
全節爲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
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
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
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
附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
奔昪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所

首二千級斬千餘人承裕奔隨州追至雲夢擒承
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
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據城中所得百萬計今軍皆取
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
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
以功徙鎮義成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
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淵之間
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
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威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
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拜

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
撫謹事母至孝其臨攻決之必問母如何初從唐軍過元
城以本州爲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
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騎射少從唐明
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屬
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
陽四鎮以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
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
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守

至馬家渡契丹方浮渡河助遂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
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
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
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
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
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
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
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
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
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益遇

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謂彥超曰今
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
報國彥超從之與諸將望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
而有曉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
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
皇甫遇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
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
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
重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左廂都排陣使屯於中渡重

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諸
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遣等使署其名以次自書其
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
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
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
父而弒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
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
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

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
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
嗚呼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事唐明宗壁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王子從榮鎮鄴彥威
為護聖指揮使以從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奉
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
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堤遷西京
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

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禮出帝與契丹絕盟拜彥
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
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
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兵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涉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列傳卅五　五代史四十七　二四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將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洺州團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
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詔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鄜民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留後晉高
祖即以[illegible]景巖[illegible]陰
[illegible]景巖[illegible]以
[illegible]不可以久安[illegible]田
其利百倍宜多市田財[illegible]甚
多景巖使皎朝京皎乃言[illegible]之內地乃
移景巖邠州皎入拜[illegible]闕而景巖[illegible]保義[illegible]未幾又
徙武勝景巖乃[illegible]皎為賣己遣客[illegible]皎[illegible]王帶皎坐貶
商州上津令皎懼景巖害之逃于陸山中開運三年景巖
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雍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
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

列傳卅五　五代史卷四七　二五

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illegible]家族[illegible]
近郊允權[illegible]景巖與之往來允權患之允權妻歲時歸
省景巖謂曰爲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
其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
琛德州刺史擢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
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史270 292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爲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衆叛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

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及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昪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掠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邪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邀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皆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君朝

廷之命何以示信若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
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
事所爲多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乃以賈
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
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
登城射晏球中其足仁沼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
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
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
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毒仁沼仁沼舌爛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

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
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
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
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
全遂南奔行至汊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爲天
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爲昪潤
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昪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
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
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
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
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
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
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
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
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從珂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彼其
兩闢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
者皆悲之而虔釗躬督戰其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

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
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
一紙於懷中曰願書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
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
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
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
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
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
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

為人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讓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怒遣縛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為壽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好學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從光遠供軍使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後廢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窳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安從進平拜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

史 70 2

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
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
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
號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
尉建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
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
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
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暴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
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

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
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
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
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
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
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

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
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弃城
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之兵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
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
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
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
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
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
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

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
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
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執之兵過武州招行
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
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
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
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
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
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
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

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渡濟入其城鄆人始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及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淄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為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為非獨公力也今幸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常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乘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徹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邠邢横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之汝字砥[illegible]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德光[illegible]叔千[illegible]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膂力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衣糲食粗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illegible]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illegible]請留葬立祠不許

[illegible]魏州人也[illegible]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illegible]隊長出入[illegible]以驍勇[illegible]

丁梁亡莊宗赦暉[illegible]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暉從為興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

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朞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己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是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因此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

稍稍來聚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獻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來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晸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其首以指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劫貝州以入于

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
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
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
殺之及明宗入魏暉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
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
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
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
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
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
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昪以為歙州刺史奉
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
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
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illegible]
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少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
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營司馬出
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寨
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
司馬後為淮北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吏以告訐

[illegible]不如意亡見弘肇言景思與
淮南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
思吏至云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吏
至景思迎之以兩手抱吏呼其請詣獄自理吏引以與
至其家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路
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
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
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
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
既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
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
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從征淮
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
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
鄉里患之符彥超鎮安
遠軍軍中有變進馳奏京師[illegible]其來速嘉其
足力以為奉德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
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illegible]進馳至京
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信之梁[illegible]

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有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不若五代之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豈其下者視其上者皆賞其材哉易者爲抵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得以其居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舊恩與漢高祖有舊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俗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寄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遊事漢以取富貴及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二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鄚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聽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高祖在闕因悉以延朗資產賜之峻因得事漢

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魏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秦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贇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

便宜從事劉旻兵急遣康延沼自烏嶺救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峻揖延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也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

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往追之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意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稍抑未欲任用而峻心忌之自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又致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遂辭求解職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視卿

臣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峻無出意樞密直學士
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峻遂來以意少解然論陛
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僞從之峻聞
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壯華修邀太
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内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
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
暫之鎭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
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
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
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
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
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
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
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泄得罪峻貶後
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
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
以軍功累遷奉國左第五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
討張令昭于鄴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
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
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
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招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
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從漢高祖討杜重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遣殷
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鎭寧軍節度使李弘義
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
懼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
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
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所蓄
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後與王峻俱從太祖起
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
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
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擁兵捕盜爲侍衛出入多以兵
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
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
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

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籍驍勇者升禁軍詞得選為禁衛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撫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徙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所慚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彥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彥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內彥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壽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南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唐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南將許文稹邊鎬等皆被擒世宗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以舉[illegible]又以環從征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

以季闕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遂奉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改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兵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扆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襄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之舊為長直軍使守殷為軍使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史蕃漢馬步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材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反及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為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憩兵北邙山

開莊宗已出郎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
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
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
屈強者將要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
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
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
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
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
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
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更名朱友讓其僮
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
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
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知
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璋
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
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詐不肯出秪出十萬
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
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
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
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
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
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
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
遮留之獲其逃者以鐵籠火炙之或刲肉釘面剖心而
殺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
都其跡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
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
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
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
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
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貳己三年四
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遂走梓州初唐陵
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
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
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
康延孝陰送欵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欵於莊宗者
延光輙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見莊宗致之且曰今
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
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
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得送京師
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illegible]之
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
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

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
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
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
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
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
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
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
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
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
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
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illegible]
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illegible]
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二之人皆有內
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
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
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
一夫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
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

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
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
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
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
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
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
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
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
明宗崩潞王反愍帝居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
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

慶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
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
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
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
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
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
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
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
後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
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遣其當
發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
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憾殺
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
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
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
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
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諜者詢得其誘謀
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
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熱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

城迫延光反延光悍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
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
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
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
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
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簡書三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
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
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
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
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詔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
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
敢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
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
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
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聞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
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
曰宜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
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
其帑歸河陽北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且畏[illegible]因奏曰

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
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
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
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
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
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
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
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
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
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

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
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
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
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
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
教也勸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
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
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
珣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
祖亦安然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
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
亦不知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事梁為禁軍歷蔡亳二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婿也延濬延沼延袞也自明宗時誅其父以罪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怨望及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三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約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
沼之父友也待之甚厚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殺從賓反於河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
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己也乃反譖延沼兄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不可而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當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不能撫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詆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苦其族帳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讓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僂受其詰責

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稻食生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妾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侮慢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上秋南寇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感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蓋由天意又念兩蕃鎮將等本自熟勞久思常畏暴

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指闕俯徼必盡倒
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
可取為言高祖患之而句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
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
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
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
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兵於重榮重榮將反也
其母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首射
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
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池又使人為大鐵鞭

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
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
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
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向鄴其
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
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鞍轡
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實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
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
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

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全重榮以吐渾數百騎
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
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為恆州常山曰恆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
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
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
州從進嘗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領順化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
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
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為
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貳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有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
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所以遽商旅皆聚以充軍
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
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其請虛青州以
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
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苑副使居京師從
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

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功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鄴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擁兵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

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媯瀛易冀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荊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荊剌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荊剌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荊剌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契丹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光遠等嘲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謀已猶能讓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位貴無不足也恨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媿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誘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初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維翰出鎮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留守兼鎮河陽罷其兵職光遠由是怨望陰以寶貨賂契
丹訴巳爲晉所疑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苦之甚
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
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取其貲
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
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
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
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

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
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
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擊之契丹大敗
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
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侍衛兵東討光遠圍城閉守自
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皇帝誤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
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
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

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
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表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皆爲
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皆以爲不可乃勑李
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
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廄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
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
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
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
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而殺之乃以承信爲平盧軍節度

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
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震擊
折之阿噔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
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
光遠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
豈有禿癡天子跛脚皇后耶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
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疾害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
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既鎮成德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以兵攻泰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鬪大敗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活更望復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殺中書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度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一日不為橋發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踊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

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還遂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辭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謀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

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督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并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於市市人爭而詬之吏不能禁爭裂踏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領河陽以爲客將其從晉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從馬全節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衛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俘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患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捕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黨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綫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

貞恚以絲茶糸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棄於衢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賜賚之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將兵禦之而守貞重威爲將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墳墓發掘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破蒲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許以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步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皆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除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御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皆共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守貞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死敗

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危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以策問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蒱博以為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二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亦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

卹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
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
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
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
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
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
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
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
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

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
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
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論
彥澤殺式之冤帝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
常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
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
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
罪己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
澤為右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

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
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
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揚兵鼓譟軍中大懼彥澤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
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
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
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
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遂去開運三
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
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強聞契丹空國入寇重威
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
鎮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捐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
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
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
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屯明德門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從
宮人將赴火為小黃門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
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illegible]
[illegible]彥澤[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彥澤頗[illegible]

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衣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官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止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彥韜彥韜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

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臠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不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臠之而剖其肉剔其髓而食之豬犬蹈踐斯酒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常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一

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求從不得乃求留守起居行宮見高祖對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策[illegible]策其有[illegible]高祖乃齊[illegible]漢方新造鳳翔侯益來與趙[illegible]故引京祖[illegible]益等內懷向背以[illegible]人為助高祖患之[illegible]破[illegible]會回鶻入貢其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遷延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州贊已東入朝而蜀兵寇南山景崇擊敗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崩乃詔景崇

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擅殺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然何欲以陰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遣趙思

五代史卷五十三　二　宋　若[illegible]

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果吾將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

北兵敗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東手也璘等皆然之遲明楚
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
遣王景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
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
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
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
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
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

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幷
死矣柰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副使
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
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
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
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
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
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
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

謂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莫知所為地
將足當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
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
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
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
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
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
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
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
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

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
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
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
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
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
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
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
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
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

祖閒一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
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泥塞口以自訴高祖
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
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
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
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
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
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
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
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

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譖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是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
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旨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諭
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出兵攻沭
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
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
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侍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

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
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
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
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
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斸掘搜索
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
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
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
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
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

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
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
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
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
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
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
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
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
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
皆投井死其子繼勳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
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
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
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
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
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
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
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
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
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
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

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

軍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

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

史276-2-3

曰尒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既葬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成汭辟掌書記其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察之則武陵武安皆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眞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

馮行襲病行襲行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
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
遣珽代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
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見行
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出之
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羣盜劫汴宋閒曹
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未幾得大校張彦珂珽捞
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擊
河北至内黄問珽曰何謂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
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在

五代史記卷五十四　六

今雍丘下黄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友貞先討賊珽
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
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
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
異同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屈嘗
擿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趙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

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
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
故事霍彦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五代史記卷五十四　七

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
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
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
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
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
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
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
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

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亘虔華等罷相任圜識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表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賊坐

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琪爲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泣下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宿謹慎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從
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
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
以為宜罷珏在相位飫祿祿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
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
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
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
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

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
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絲
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
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宜
妄有所屈坐其事言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
愚朝京師為公卿所附與學古常之拜主客郎中翰林
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
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問於愚愚曰臣
聞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
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
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
郊愚為宰相馮道稱風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敝氈弊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
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

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處處
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
入已而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
劉昫與馮道為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詬詆
乃俱罷為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
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
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
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聞廢帝亦謂
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
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
梁累遷右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爲
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
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
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邠人藏竄百官亦不集惟導與
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謂導宜草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
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必悉
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
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城外候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
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當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潞王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
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
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
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
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
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排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
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
頲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
揮筆成文而言甚激壯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
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
以頲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留府事委頲爲郭崇
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
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頲書于
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皥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還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弊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怨先是馮道與昫爲婣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訐

捕府吏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聞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後宰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爲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嘗登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參員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

丞如御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
息方鎮假借御史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
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廢
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益慚詬怒欲去不得已入見文
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
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
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
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
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
自書上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
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
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
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
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為鳳
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
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
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
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
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

五代史五十五　三

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
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晉
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謂文紀曰吾自
鳳翔識卿不次以卿為相待自謂為我謀論于國議必言可致
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謂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
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
累遷太子少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
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
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
光遠所構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
尹從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謀胤孫未嘗一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吾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如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
屬而先事而發天下臨喪赴征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
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所壅滯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

五代史五十五　四

之職祭祀拜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猶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

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荅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與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

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數十人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為賻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為太子詹事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

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
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
辭，編為敕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
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
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
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
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
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
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
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兩卷，明宗見
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
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
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及
見者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
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
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
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

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
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
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
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
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
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
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
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
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
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
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
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謂孝
德、孝仁皆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
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
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
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禰為皇帝，而宰相馮道等從之，鄭珏獨執前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魏為說
漢之所制夫復可依開元時尊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准此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紵又言緦麻喪紀所以
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
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嫂叔舅服小
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
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
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韋琛請下其議并以禮
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
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
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官坐讞獄不當貶綏
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

不樂而棁少學於文學不能從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
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棁
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
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
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
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
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
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
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
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錦騰蛇起梁帶豹
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
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
大悅賜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
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
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
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

其後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户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棁親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户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棁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事之維翰頗

慶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棁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皆不能成列聞者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貶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行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當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又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跡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將何

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敕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趙瑩字玄輝華州華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從鎮帝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

虜中以事亢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　尚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從讜于幽州從讜
又易則易從嘗其從而北也與易俱死而易則
至刑部郎中從讜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
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從讜太傅葬于
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贄為河東節度
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鹽鐵判官
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
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為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
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必俟玉決玉嘗於中書會食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以
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為
相四方賂遺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
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諂笑自言
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寵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
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契
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惠善屬
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為河
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莊宗將
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
為相質性疏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
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
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
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
梁已篡唐封唐帝為濟陰王既而弒殺之瘞于曹州同光
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
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尊諡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
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
宗以後皆為梁所弒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
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
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誅反誅質以右僕射權
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
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愍帝將奔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
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甚怒自諸鎮
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劉昫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

付乃傳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軍士猶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怒之乃命傳等作臣屋課五月由是民大怨怒晉高祖入立貢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兗死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刑兗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以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數百里變姓名乞

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莊宗時以其父死難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請付獄御史臺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發者皆除琦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為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拜琦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以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

備顧問多所裨益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以騎兵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執荝剌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荝剌等其辭甚卑而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彼藩大鎮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

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惶恐廢帝色怒叱之曰卿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計若是邪朕一女尚乳臭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懼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多拜何益帝怒稍解止其拜賜以卮酒而遣之其議遂寢因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晉

為秘書監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瑩仕至職方員
外郎珝事之如父瑩疾親嘗粥藥扶侍及卒為其家主辦喪
葬瑩子文度幼孤珝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珝
有子俗慶緒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
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將叛欲據
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
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不知軍旅之事未嘗學也
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
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
疏切諫高祖嘉納其言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
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
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虞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
不便大臣極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
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
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
遣姪子詣闕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
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
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
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於吏事爲晉寧欒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叅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絶人事出入閭里乘轀輬車晉高祖立乃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爲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咸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攻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可以助晉廢帝以爲然而大事不決又謂李崧曰敏燕人也能知[illegible]已伸其[illegible]敏猶奮身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郎將[illegible]金自平遙汾山谷間而趨官軍若見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illegible]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病發於背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記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

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懸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帥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鎮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

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遂以亡晉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名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所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為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嶬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

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所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皆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

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鏻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鏻聘唐莊宗於太原鏻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鏻為支使莊宗即位拜鏻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鏻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但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

諜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少卿瓊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因恃以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訴于官不能决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鏻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鏻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鏻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祚中興宜遵舊典鏻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於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心惡其言後楊溥諜者見鏻言事

鏻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為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鏻兗州行軍司馬鏻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為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為相還過荊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賓貨以獻為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猱狨皮一因為鏻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鏻鏻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鏻喟然失色還以獻其皮拂廢帝怒不用初李

愚曰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之及文紀作相緯乃求爲
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緯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緯司徒居數月卒年
八十八贈太尉
賈緯鎭州獲鹿人也少苦學善屬文初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
范延光鎭成德以緯爲推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
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當晉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相出
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
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

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
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
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
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
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
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
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
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懼惑不知
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
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
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僅遷諫議
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
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
不欺汝等侍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棣懷三州刺
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漢爲禮部尚書卒年
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鎭州人也少事鎭州爲張文禮參軍莊宗攻張文禮
允脫身降莊宗莊宗已破文禮乃出之爲魏州曹趙在禮
鎭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鎭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歷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
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
祖即位屢赦天下允乃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
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
其福又漢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
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
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

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寃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且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所獻替大悅凡事多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懼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鄭受益曰請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墅在東城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中眷而容止端秀性剛急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歷員外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皞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忤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俊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置之軍中[illegible]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illegible]官郎中充翰林學士[illegible]司郎中諫議大夫[illegible]

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
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
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
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
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
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
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
章知名又嘗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
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
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
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
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
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
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
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戶部
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
紀謂延曰吾嘗與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
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
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泅若此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
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耶明年選頎甲科人皆
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
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世之所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
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
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
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
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
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
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
機歲斯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

馬重績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錡等上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

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以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
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
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
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勑人事其法信
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
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
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
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
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
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
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
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
於如此是果非邪三代之法歟皆不可行矣考其術自是
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

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
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
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
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
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祗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
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
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
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
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
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

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
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
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
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
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
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
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
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
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
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

之曆數洎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
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
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
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
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
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
之數五行之得其數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
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
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

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
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
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
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
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
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
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
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
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
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

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
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
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
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
所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
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
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
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
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

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
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
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
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
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
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
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
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
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
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

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緯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二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二十三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illegible]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一十度少　危十七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一度

參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二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
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
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
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杪
也以氣策累加之杪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
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杪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
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
分杪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
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
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日分杪以其日損益率 以統法而一損益其下
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筭外
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杪也加歲中以次
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
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強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
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
般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
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
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杪其分爲少太半之
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與所入限率相乘皆
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
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
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
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入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入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黄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紀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紀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紀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紀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紀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之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刻除爲辰數不滿以刻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紀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夜數經法除爲刻數命夜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紀用乘軌率紀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紀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紀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二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九加南減二千五百八十三爲其地戴日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六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中爲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前晷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二十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二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	十	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八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及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晷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

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五代史卷五十八

九道宿次

月出入黃道六度[illegible]從八節[illegible]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入[illegible]各有九限若正交[illegible]一限之宿爲月行[illegible]一道[illegible]第二限[illegible]正交[illegible]第一限[illegible]限[illegible]限初[illegible]限增一[illegible]黃道[illegible]會謂[illegible]自中交至正交[illegible]如之各[illegible]所入限度以限率[illegible]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illegible]限以[illegible]至[illegible]前限數[illegible]交前後各[illegible]限[illegible]後入[illegible]道內[illegible]之宿後出黃道外[illegible]道外皆以[illegible]皆[illegible]減四[illegible]以黃道差[illegible]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入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爲

五代史卷五十八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統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

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午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次數朓減朒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為前不足反減為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為加不足反減之為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為每日度各象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為分滿經法為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為

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為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分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晨定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二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

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刻之
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六十三為兩道
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限不足減
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
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
曰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外
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
交分定限以下為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為距食分

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為日食之大分餘為小
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
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
為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
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為
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道
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為泛用分
百五十六以下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
用減三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
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
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餘七除之以減五
百六十七為法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
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為泛用
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
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
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
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
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
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
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

史270-284

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
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
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
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
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
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
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
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
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候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晨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
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illegible]為籌數欽

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illegible]
變率二百[illegible]
曆率[illegible]
周策三百九十八 [illegible]十六 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 三十七	二 五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五	一十一 三十二
順遲	二十五	二 九	一 二十
前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退遲	一十四	一 三十三	空 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 一十二	空 三十八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 九	一 三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三	一十一 三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 三十七	二 五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段目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 三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三十六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	四十二 三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三十九	一十八 三十
前留	八 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 三十八	空 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二 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二 四十
退遲	一十	一 三十八	空 四十四
後留	八 六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三十九	一十八 三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二	四十二 三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三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 三十八

鎮星

周率 三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 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曆率 三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 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 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 七	一 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 二十八	三 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 六十三	空 一十五
前留	三十七 三		
退遲	一十六	空 四十五	空 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 二十五	空 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 二十五	空 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 四十三	空 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 三		
順遲	一十九	空 六十三	空 二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 二十八	三 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一 七	一 一十四

太白

周率 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 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 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五三十二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三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三十二 空三十三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一 一二十七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十二
退遲 四 一 空三十三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六十五 一十一三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三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五三十六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一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三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四十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七 六 一
晨見 一十一 六 一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十
順疾 一十二 一十八四十 一十六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三十九五十四
中日中星
凡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積不盡為天正中氣積

以歲差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加減差也
減其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
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
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
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減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
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
曆分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
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
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晨星順伏見及
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
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
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
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
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
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
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置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
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
分奚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
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
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
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遲
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
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遲段近疾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爲
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
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二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黄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氷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内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内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内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内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内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内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内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内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兊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内
寒露兊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兊六三　公困　辟剥　侯艮内
立冬兊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兊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内
大雪兊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兩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
置四季之節各以統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减統法爲有

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命
之即所求沒日也

滅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滅分以列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
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
三篇簡略不完不足以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
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
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
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
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
朴乃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
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
望正矣校赤道九限與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
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授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
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
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與其符矣推星行
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
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蓋
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卷終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
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
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
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
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
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世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
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
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
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
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
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
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
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
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

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
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
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
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
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
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
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
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
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
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

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
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
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
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
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
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張甲戌彗
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
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
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

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
執法己巳太白晝見　庚寅衆星流自二更
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
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
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
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
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
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
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

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
進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
月掩庚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
鍵閉二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
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
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
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
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
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
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

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庚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貫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

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罇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歲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閉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壘壁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子衆星

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長尺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蝕之六

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罇三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日有食之既雷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氐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illegible]角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
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
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
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
壬子雨木氷辛酉雨木氷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氷乙亥
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
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
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歲犯太微西
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
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

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
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
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西
屛謁者勾己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日甲寅月
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
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
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斗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
之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
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
午歲犯鉤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

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鐏九月
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
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
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氷
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
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
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
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氛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
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

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
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二白虹相偶四月
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
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
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

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晉昌	有	有永興
兗	有泰寧	有	有	有	有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汴					有 [illegible]
宋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隋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襄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鄧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illegible]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光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illegible]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忠武）	有（匡國）	有	有	有
耀	岐（義勝）有（[illegible]）		有	有	有（[illegible]）
解				有（隱帝置）	有
邠	岐（靜難）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威			有（高祖置）	有	有（改曰環州）
鄜	岐（保大）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illegible]）有	有（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定難）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支	岐（[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五代史卷六十　五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彰義）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雄武）蜀（天雄）	有	有	蜀	有
城	岐 蜀	有	有	蜀	有
階	岐 蜀	有	有	蜀	有
鳳	岐（武興）蜀	有	有	蜀	有
乾	岐（李茂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唐	有	有	有（鄴都）	有
博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衛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相	有（昭德）唐	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唐	有（安國）	有	有	有
洺	有	有	有	有	有
磁	有（[illegible]）	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唐	有（成德）	有（順德）	有（成德）	有

五代史卷六十　六

冀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定	有 義武 唐	有	有	有	有
滄	唐 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 [illegible]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 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莫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 世宗置
霸					有 世宗置
幽	唐 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 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 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 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 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媯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 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 雁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隰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 永安	有 [illegible]	有 永安
并	唐 河東	有 北京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 昭義	有 安義 昭義	有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 南唐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保信
壽	吳 忠正	吳	南唐	南唐	有 正忠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 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 寧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 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有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 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 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泉	閩	閩	南唐[illegible]南唐[illegible]南唐[illegible]		
福	閩武威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鎮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鎮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illegible]	吳越	吳越
荊	南平荊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五代史六十　十二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寧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南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唐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當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為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軍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五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沒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為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為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梁

晉之宗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
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皆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故名晉
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蜀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
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五代史卷六十　十九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
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威武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
陵府曰荊南梓州曰劍南東川遂州曰武信興元
府曰山南西道涪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
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故
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
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至于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
州之金鄉為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朱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
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其屬縣皆從傳記
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
為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為
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寧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馬嶺三

五代史卷六十　二十

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為
通遠軍 [illegible]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為定遠軍割其屬安陵
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
務於海傍後為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為
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為

屬周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以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為屬而治延平

全州晉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為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為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龑置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以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其故屬升汴州為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晉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寧州勝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化唐復其故晉改曰勝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為裕州屬義勝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廢縣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

屬渭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晉割隸絳州
遼州作城晉省周廢
大名府大名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瀛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錢氏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為軍六合為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汊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乾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illegible]

陵州貴平籍縣梁改曰[illegible]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illegible]）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註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
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
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
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
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
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
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
其狀兒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
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軍吏陽爲
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耳即斬其
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
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
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
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
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戰行

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
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
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
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
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
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自東塘
襲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
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
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恩以畜之力制而心服之也
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所歸之
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
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
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未
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
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幷其兵以攻
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
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
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
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
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

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鏐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弃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乃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為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驍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

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衂何苦自弃于海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荊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三年

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州垂
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廣陵行密
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
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
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
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卻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
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
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
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
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
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
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
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
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
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
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
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
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
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
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是月梁

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
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
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
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
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
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憊渥幼弱不任事勸行
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
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
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
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責之曰汝欲賣吾國
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
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
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鏐天祐三年二月劉
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
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
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
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
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
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

宣城脫吾羽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豈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詐羣盜曰能反殺溫等者皆以為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僭號追尊

渥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教內袖中趨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

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恥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嘗餽給吾軍

將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
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
登城望之茂章曰公兵當吳吳兵三倍如公此豈可當其
下將不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
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
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
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
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
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
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

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

年溫率將吏迎隆演位大師中書令吳王溫為行軍司馬
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
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
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
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秉政而大
事溫遙決之冬揚州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
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
訓與戰頗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
為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
年徐溫抵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

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
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
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
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
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
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
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
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
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
閉踰垣折其足遽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

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

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
遣使執之殺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偽從湖南境上來告軍
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
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
溫奉王冊寶絳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如
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
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
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為
翰林學士盧擇為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為左右雄武統

吳再用錢鏐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使江西劉信征虔州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温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敗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王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豫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蘋次第

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温來見以白沙

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

江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

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必當

以酌大卮望乎旗鎗百步謂昭文曰

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

爾徐温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

知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

元王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温率吳文

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十月温卒十一月

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

渥爲景帝隆演爲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

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温舊鎮諸子皆封

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

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

月荊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

田獲其將吏一千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

詢來朝知誥疑其有叛留之不遣以爲左軍統

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詢爲金陵尹事加尊號睿聖

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二

昇州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
其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
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
金陵火罷建都發臨川王濛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
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
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
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
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
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
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

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
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
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
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
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椀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盜行密起合
淝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
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策與嚴
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

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
預立渥之功及弒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
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
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
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
祥等歸弒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怖而
泣曰吾兒年幼禍亂共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
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
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
人皆自疑溫因為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

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
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
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
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遣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
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
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
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
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
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裁許多疑而無廢將吏江西
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

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
國笞其使者而還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
人有譖信逗留陰縱全播者信聞之因自歙捷
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
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
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實奪其地溫客有見信者
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奇計知祥長於財利溫皆以軍
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詐
能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
據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
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迎其弟溥立之順義七年
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
王謚曰忠武李昪僭號號溫爲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
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
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宜爲
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
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

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
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
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溥也下政在徐溫於
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
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貪愧亦有在人者
歟按吳據淮南運曆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入揚州至天祐二年爲吳事實四十六年而據唐書五代史作六十大年入揚州至廣明四十七年吳錄等撰吳錄載賢撰人皆江南當時所記宜得其實而舊史未定於下以文字多舛誤今以運曆所記爲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昪州刺史當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昪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昪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昪潤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昪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知昪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昪飲酒伏劒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後昪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昪昪起遯去知訓以劒授

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昪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淩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偽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昪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昪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昪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昪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昪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昪東海郡王昪攬鑑見白髭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昪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恐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昪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濛祚

閉門避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既而
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
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
尉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
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
温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
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纂國者
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二年四月遷
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
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

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
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
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
四代祖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
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
宗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
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
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
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

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
上帝於圜丘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
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
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安陸
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
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晉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
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

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
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
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
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
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
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
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
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
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

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
陵為副都統昇二月卒齊王璟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
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
景達為鄂王景遂前本壽王為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
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
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
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奉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
事我是時南海劉晟苑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
人未有所統問神神為書者神言遇賢共推為帥遇賢自
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
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
能御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
洪州營屯虞候嚴恩通事舍人邊鎬將兵攻之遇賢問神
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
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
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
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
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
徽得奏事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

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
十年見元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疏遠
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
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矣恐無復一見顏色
因泣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
令初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
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
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
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
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
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
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
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兵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
子繼昌守福州文徽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
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
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　泉漳四州景分延平
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
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軍節度

使景遂欲罷兵而李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燼將破
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
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
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
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
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
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
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
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
方為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
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
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
等喪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
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
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
少傅岑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
齊王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
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朱元來求
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
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

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
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
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
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
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
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
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為其弟希蕚所弑希
蕚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蕚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
楚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
于金陵景以希蕚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
鎬為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
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
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
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
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
不能守遁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
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
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
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應
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彥超發兵部沭陽之

役曲直可知幼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寇貿我世讎衆
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
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
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
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
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圉鎮聞穀退軍
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
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
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
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揵馬牌以皮囊布

五代史六十二　九

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
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
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
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荅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弃城走延
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
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
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
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
世宗不報[illegible]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

爲邊將所執光　又殺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
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荅
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
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
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
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
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
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
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
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五代史六十二　十

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
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
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
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
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
誡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
口欲亦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
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并揚州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
庫付主者遣兵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
皆負糧以送周師十五年二月景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

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至淮北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
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破紫金山諸寨景達雖爲元
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
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怨叛降于
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
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
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
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
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
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

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次于楚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
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
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
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
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
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
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
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
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

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此
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所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
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
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
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
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
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
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

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
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
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
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
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常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
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
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
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
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
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則割地者非續之謀故之

世宗大怒罵曰績能為李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與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為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繕諸城議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

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

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效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效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效聞景遷洪州懼以為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㝢清源公次子仲宣

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毅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毅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為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

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偽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怪其區區攈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宜為其辭者之過歟鉉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為界保大十五年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畢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親被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謬而九國志紀年通謬之類但以相書為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三年亦差一年已果閩世家皆誤以景立踰年而改元閩滅當為三年周取淮南當為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以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考閩人為王延

義當晉開運元年閩師始伐南唐當為顯德二年據景以勅立之年即陳乙巳開運元年為保大十二年顯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叙江南錄書顯德故扑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二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少而蔽書城王氏審淮南乃各差二年亦算自晉天福二年建國不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顙狀皃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

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以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

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楊復光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

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濮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旄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為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相擊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

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
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
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
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
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
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
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
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
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
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
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
使人殺之後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
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
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宋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綿州刺
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
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
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綿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
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

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
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
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
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
授建南州刺史以郯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
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
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
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
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其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
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
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
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
圍之茂貞閉城距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
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守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
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
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
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
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
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

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
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
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
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
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
史中丞張格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
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
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
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

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
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並
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
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
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膺等稍長
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
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
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
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
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

唐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
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
之貶鄭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
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嘉禾合
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璧州十二
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困而
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祐宗賀唐襲
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
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

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
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
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
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
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
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
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
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
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
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

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道襲元膺建次子
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
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
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
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
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
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
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謔于朝建懼其交惡乃
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
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
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
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
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
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
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
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
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
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

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荊南高季昌侵
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塘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
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
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
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
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
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
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
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
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

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
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
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
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
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
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
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
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曾王宗鼎興王宗
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
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為人方
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豔之詞元
膺死建以幽王宗輅皃類己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欲
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
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為
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
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
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

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
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
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
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
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
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
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
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

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
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
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
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
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
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德明孝皇
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
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
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

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
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
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
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
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
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
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
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
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
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

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許氏民
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退
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太
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
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
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
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
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
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
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

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
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
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
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
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
天爲得志今儼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
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皇鳥之
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
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

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
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
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
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
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
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
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
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
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

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
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
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貢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
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
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
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者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
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
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

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運曆圖劉恕十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五代舊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路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已即位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將訣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異產物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

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為官告賜之因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

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為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為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之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

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務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會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綿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是

歲唐師伐荊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荊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多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輒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果閬二州以隸

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務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

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奏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以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

既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為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自唐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諭使政恩[illegible] 知祥始遣其將朱滂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

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以昶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一次鶉首秦分也蜀雖為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成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

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
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
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
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
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
柰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
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
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
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
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

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
昶懼其反反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
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
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公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
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
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
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
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
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
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

乃遣安思謙益兵已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敗
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
謀殺思謙而藻更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發其封昶怒之
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
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
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
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
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
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
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

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
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
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
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
昶無臣禮不荅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
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
宗不荅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
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
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
遣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

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

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劒門玄喆輦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咲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劒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劒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劒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

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繆也

卷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師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以知柔知柔不敢進隱以封

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知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龑僭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龑為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龑亦辟薛

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龑為副使隱卒龑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二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隱父子立其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龑龑悉平

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破盧氏取韶州又
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龑取容管逐巨昭又
取邕管隱龑自梁初受封爵奉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龑即
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
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
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
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胤
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幷其家屬皆至光
胤驚喜爲盡心焉龑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
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

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
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龑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
遣定保使荊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
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
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
冊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
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
莊宗入汴龑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
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又性好
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

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
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
母弟清平官爽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擧金裝刀封歸仁
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龑與遊
燕賦詩龑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
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龑初名巖又更
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淸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
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
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

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
絙沉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
敗而奔楚人逐之章挽巨輪挽絙舉舟以强弩夾江射
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阯擒曲承美
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
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
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
刺史李進遁歸龑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
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
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鎭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息王

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辯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杜將軍孫德威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龑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轔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龑十九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龑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翷與語以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兒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耳因泣下歔欷翷爲龑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龑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龑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龑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指揮使萬景忻陳道庠力戰

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其書亦不省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闔門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少良何昌廷等習爲角抵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帝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慶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舍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尊百官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龑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聞使人酖殺之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

孫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彦悟益懼晟聞之大
怒以道彦仲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為英
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
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
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
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
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路於上以
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
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

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郴崇徹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義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
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是時劉氏有南宮大
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悉紀
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事
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
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
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逵以兵五萬寇深同攻郴州潘崇
徹敗進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
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

親耕耤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之子也
權自龍興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
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
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為
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
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懼
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
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
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為壙晟
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
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鋹性剛
忍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
鋹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
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
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
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
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
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鋹言澄樞等皆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稍誅諸王鋹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鋹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憤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死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群臣入賀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鋹所遣將

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已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頗以爲良將有譖者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賜死士卒詣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復令郭崇岳等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灰燼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遁歸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

[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其將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與楊行密戰宗衡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儒等不欲還宗衡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後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將兵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至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勳取勳鎧仗使先鋒兵服其旗幟至潭州至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唐拜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勳求為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勳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勳殷至邵州建峯為人不能御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護軍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撾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

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賂硃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
至佶乘行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
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越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
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坑之遂圍桂
管擒士政盡取其嶺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從行密攻戰數

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姓家子賨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吾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
日又問之賨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
不足報湖南淮境與接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
曰昔吾愛子之兒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
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賨歸
殷大喜表賨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
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

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
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殺存及陳知新彥暉取岳州梁
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荊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衡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
健多使頗通術僕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
徒聚飲醉則嗟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
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
爲敵境嘗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
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吾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
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
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
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
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
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
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
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太祖拜
殷天策上將軍殷以其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
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

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詔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荊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龑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龑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畜

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賨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範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張彥瑤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諡其祖

考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荊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人曰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

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撫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洪希聲不入流頃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豈世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

範以次立襲故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征綱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故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上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數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浮薄縱飲惟呼獨常淳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覲嘆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勉和解之希萼怒決欲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破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拒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泝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鄧懿等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說可
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雜以蠻獠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瓊目叱之
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慰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卻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
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
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曾簡等謀作亂
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
士執楇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
遣彭師暠廢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
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
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
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
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人降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崇右神武大將軍希貫右千
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會希矩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
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屯長沙
邊鎬殘毀希萼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
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
明旦遣將唐淸逐之及于武陵淸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
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
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
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
司馬何景眞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眞朱全琇耳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
桂宜連郴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眞等會兵攻晟言信之
遣景眞全琇往至皆見殺　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奏
言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以

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
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訴叔嗣求賂
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懟恨語其下曰
進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
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軍
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
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襲殺言
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
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
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
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
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
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
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
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
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
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

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
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
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
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
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
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
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壠畝間
乎行逢彊邀之以肩輿擁升宥與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
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
為逃死爾行逢殘以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
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
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
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
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
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
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
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
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
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
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吳後事具國史（數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
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
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
用尓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
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
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
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
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
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
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

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
兵度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
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
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
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
朱褒韓公汶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
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
漢宏走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
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

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
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
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杜稜等攻常
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
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
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
楊行密孫儒爭淮南出攻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
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
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
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齊與鏐同里攻討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
子鏐及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

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
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
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
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
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
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
皇帝國號羅平改元曰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
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碣切諫昌以爲不可昌大怒
使人斬碣持其首至前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
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圊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

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昌
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
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
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
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
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郊等皆庸人不
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
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
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
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

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
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
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
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
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
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
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
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
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
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

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
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
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
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
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
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
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
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
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
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

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
四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
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
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
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
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信州
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
令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為水
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善

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網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交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綃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亦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仁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耶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

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北
之遣將晉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
楊業綦遇等遂取福州而歸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薨
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
謚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
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
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
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
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

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
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因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于東
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王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
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
大舉乃遣使安撫境土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其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
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許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于至通州以會期[illegible]
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
橐駝牛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
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
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

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
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
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荊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
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
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
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
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
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
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

佚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illegible]
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illegible]
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
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
歟錢世與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以鎮海鎮東兩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王淑太平興國三年入朝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

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率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摶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朞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吾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

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鏻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鏻以
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
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鏻造檻車以謂
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旣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鏻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慙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
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為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
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燕有色鏻子繼鵬
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燕鏻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為鏻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殺
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衞士而入鏻聞鼓譟
走匿九龍帳中衞士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為鏻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旣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自
衛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命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僕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
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指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
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
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
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
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
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
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薫陸諸香數斤作樂
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
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

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
愈惑亂立父婢春燕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
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
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
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
此怨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
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
為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
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
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

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
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諡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
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相王倓每抑折
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
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
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
屍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
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
后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皆嫁女

羣臣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户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絶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

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弑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之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推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惟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

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效亦還景守其漳泉二州景猶封從效晉江王周世宗時從效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效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克建州王氏滅江南錄書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者誤也據王朝實錄以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淩人紀錄者乃用騎來騎馬去之嗜以爲揚遺以王朝九啓二年歲在丙午辟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在丙午仍歲改爲六十一年并其奄有閩國則從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歲而午是也其始年則考於載書繆失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荊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

為荊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勍所敗乃絶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袞冕劍佩貞明三年
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
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河

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
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
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
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
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
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絶四方內向之意不可
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
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
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
榮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

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
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
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
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
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
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
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
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
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
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以為季興

以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
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
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
遂以荊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
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
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
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
遣使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
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

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年封從誨勃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

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荊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彈竟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叛以晉之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此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子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以大卮罰敏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

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其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牋大喜賜以絹萬匹荊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罰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惟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

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荊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尓，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為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遽歸，見旌旗甲馬而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復詔繼沖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孫光憲為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

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荊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　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旻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懼，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一旦有變，吾當如何？珙曰：漢政將亂，今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曰：子之言，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乾祐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會太祖之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以賤時嘗黥其頸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

殺旻旻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謂旻曰郭公舉兵犯順其
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
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
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爲
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
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
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𧦬奉書周太祖求
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
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
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

遣通事舍人李𧦬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
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
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俊漢使者
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
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
以白麑裘韛龍十二稱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
殺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
攻晉州述律遣蕭禹厥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
王峻所敗是歲大寒兵車凍死者過半明年又攻府州

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其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
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
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三
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均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
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
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
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
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
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
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

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
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
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
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何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
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
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
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
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而詞軍繼至因乘勝
進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
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

村民爲鄉導詐趨平陽得伏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
楊袞怨旻按兵而觀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
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
賞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
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
方四十里周師太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
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殁世宗遽班師初
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
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
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

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
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還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
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貲之寃義不爲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

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契丹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承鈞遣其將劉繼沖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
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與師臣竊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
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

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
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虛
負吾以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
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
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爲詣軍門
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

擁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繼殺之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均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已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嘗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早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臥勤政閣召無爲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絰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衞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爲人忍殺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劉鎬劉錯劉銑於繼元爲諸父皆以

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
卒繼元疑其殺之及承鈞喪遣嬖者范超圍殺郭氏郭氏方縗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
國軍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動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

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
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
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
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
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
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
副使馬峯老疾舁于家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
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
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旻年世與諸書皆同自旻廣順元年建號至繼元太平

[illegible]劉[illegible]年國除[illegible]
[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以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也乃知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開平元年	天祐四	天祐四	[illegible]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戊辰	二	五	五	武成					
己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亨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光天	二				
己卯	五	十六	武義	乾德	三				
庚辰	六	十七	二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同光元年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白龍				
丙戌	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丁亥	二		乾貞		三		二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己丑	四		大和		二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二		三	長興	五	長興	長興

辛卯 二		三		四		[illegible]		
壬辰 三		四		五	[illegible]			
癸巳 [illegible]		五		六			龍啓	
甲午		六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乙未 二		天祚	二	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丙申 晉高祖天福元年		二	三	九	天福		通文	天福
丁酉 二	[illegible]	四		十			二	
戊戌 三		二	廣政	十一			三	
己亥 四	三	二	十二				[illegible]	
庚子 五	四	三	十三				二	

十國世家年譜 二

辛丑 六	五	四	十四		[illegible]		三	
壬寅 七 [illegible]	六	五	[illegible]				四	
癸卯 八	保大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甲辰 開運元年	二	七	二	開運			[illegible]	開運
乙巳 二	三	八	三				[illegible] 三	
丙午 三	四	九	四				[illegible]	
丁未 [illegible]	五	十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戊申 [illegible]	六	十一	六	乾祐	[illegible]			[illegible]
己酉 二	交泰 [illegible]	七	十二	七				
庚戌 三		八	十三	八	[illegible]			

辛亥 [illegible]		九	十四	九	[illegible]	廣順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illegible]	
甲寅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illegible]	
丁巳 四	[illegible]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己未 六 [illegible]	三		二十二			

十國世家年譜 四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之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嘗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

謂難矣哉 吾書壬子于周世其子實不得[illegible]自
然則旻之志 [illegible]書而從其子爲歸也[illegible]
以號爲[illegible] [illegible]之國不獨書其子世也大義宜
不爲周矣 [illegible]是以義當不係于周[illegible]以異
乎九國乎 [illegible]山栖梅[illegible]至承鈞立[illegible]元則旻
之志豈不[illegible]哉 [illegible]說不同而至有得失最勤考正今略之
且諸說而[illegible] [illegible]辭義詳覽者不敢而一以年譜爲正
也
馬氏據湖南 故事九國之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年
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二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
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同歲而卒明宗本
紀長興元年[illegible]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
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至年七十九卒
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爲得其實而
五代史[illegible] 表第[illegible]二
希聲[illegible] 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
紀皆合不疑 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
周殷卒[illegible] 爾 希萼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
于金陵五代 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
年馬氏亡者 繆也 初殷入湖南據地得石讖云鼎起頭指
掉尾[illegible]以 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亡及湖南至廣順元
年辛亥而歲 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湖湘[illegible]以顯
德元年爲[illegible] 及者皆誤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 王氏世
六曰潮[illegible] 知曰延翰曰鏻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王而
閩以東[illegible]福 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
而[illegible]實[illegible]十 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爲得其實而運歷
圖云五[illegible]六 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
王列傳[illegible] 十王六十年皆誤也 審知五代舊史本傳
云同光[illegible]年 十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
光三年卒今 實五代舊史[illegible]云[illegible]二年五月丙午審
知加檢校[illegible] 守中書令[illegible]其卒于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
庚子[illegible] 延[illegible]王延翰[illegible]權知軍府事三月丁亥遂除
延翰[illegible]代 勤[illegible]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
二月[illegible] 京師[illegible]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
[illegible]也又[illegible] 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
知以[illegible] 則運歷圖爲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乙酉實
十九 [illegible] 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皆
也 云在位 二十九年而 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
以天成 元年 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晉天福元年乙未
十年而 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讓以
泰和二年 改元求和是歲丙戌至天福九年甲申皆繆
求和之年 號又運歷圖書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
也 劉旻九年 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
承鈞 立時年 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
史周世宗 實錄運歷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旻卒
又有旻 僭偽中 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旻乙卯生
年時年 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
衡是旻之臣 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顯德轉寫差誤
亦按旻卒 當 又當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
顯德二年也 是歲也當有旻年六十當爲乙卯歲則是
德元年甲寅 志參較旻享年六十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亦
不能以九國 二十九爲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行一字爾其
義嗣位時年 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
五十年 五代史記 表第七十一 祐九年始改十年爲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
通譜以顯德 三年爲天會元年者繆也 晉漢周爲國
止於天 者 二十年故首列其年譜其後遂終梁而爲唐
以不列 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宣德郎國子博士臣黃[illegible]校正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南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

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
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
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
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
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
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
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
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
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
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箭屬莊宗

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
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
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
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祈溝關
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
以文進部將劉殺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殺而文進引契
丹數千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
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
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
爲火車地道
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

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
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
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
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
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
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
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
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
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
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

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
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
擊己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
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
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
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
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
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　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
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

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
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
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
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
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卻晉軍
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
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
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
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
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
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
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
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
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
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
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
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吾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
遂又曰我兒既殁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

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
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
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
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
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
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
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
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
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因戒
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
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
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
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
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
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
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
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
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
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
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徽曰阿保

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其使遣飛狐招撫使安叔千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荝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

四夷　五代史七十二　七

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荝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

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掇列曰列知恩荝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吉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荝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

四夷　五代史七十二　八

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臨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稍耕收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母甚謹常

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
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
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
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
謂敬瑭吾爲尔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對曰皇帝赴難要在
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
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
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
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

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
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陽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
授之冊曰咨尔子晉王予視尔猶子尔視予猶父已而楊
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
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
溫從尔渡河吾亦留此俟尔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欷
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
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
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光爲

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
氏常山人也其父邠爲蓨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
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貌
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
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
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
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
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谷會延壽於西唐
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
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

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
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
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
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
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
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又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
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
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
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
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

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
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
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
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
韓頻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
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
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
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
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
德光傾國南寇分其眾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

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延照
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
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
聞馬家渡兵敗乃引眾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
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
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
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
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
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
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
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
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
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
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
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
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
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眾曰晉軍盡在此矣可
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
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

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
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好德
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常謂晉人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
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兵不復遣使然數
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
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
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
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

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與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度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尔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

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日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尔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爲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

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敗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彥英曰吾戒尔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尔也因笞彥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

皆不肯服而答蔚別爲王者紅以白綬礪曰吾在上國時
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
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
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
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
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
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
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
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
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

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其軍胡兵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
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
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
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
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
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
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
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
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
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
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
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
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
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
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
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
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
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
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
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
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遥領武信軍節度
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
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
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
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
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洶洶必有
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
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
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
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
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

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一算子許我知
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
去兀欲狀延壽建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
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
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由京臣詣鎮州者
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去汴州而北至鎮州
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
胡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欲為人俊
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
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

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
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
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
而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
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
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
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
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
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

送木葉山思辭温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温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因之從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鎭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鎭州鎭州軍亂

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鎭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挂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鎭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

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至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

然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乘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

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

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襃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襃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
行數日過衞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衞州
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
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
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
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牟
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
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
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

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
大髡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
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
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
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
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
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𥁞河夏秋冰厚二尺春
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
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
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

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
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
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
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
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
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
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
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賫乾麨北行窮其所
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
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

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
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
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
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
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
以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書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說光改存明宗同年乃立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以晉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元會同矣惟此二者其說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

錄所載其族(?)有……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嘯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穄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

骨而廸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
國自去諸從嬀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
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
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等族
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
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
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
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

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
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
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
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
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
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
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
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御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病死乃遣
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

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
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巨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
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
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剌來朝不知
為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
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
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
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
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後從克用

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
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
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
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召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
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
雲州生界達靼蓋以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
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
葉護南界舂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
屋以毛罽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至百五六十歲

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讎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

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强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

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二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

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原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義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

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碙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䏶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

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罽㲲駝褐之革其地宜白麥青稞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鶻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絏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

所賫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

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

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度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

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鹻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

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然唐末其王姓高氏同光

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

義皇覽述終年聲教所暨圖載其人民者著錄皆不絕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

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

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

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

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

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

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

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平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為

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興四年

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

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

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愼氏之地也其衆分為數

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

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

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

鹿[illegible]州西[illegible]千里外地方千里其人椎髻跣足披

氈其首領[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明大鬼

主羅殿王普露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

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

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

山羊鳥獸之奇者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物得火愈熾水不能滅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國者遠不與[illegible]閩占城[illegible]

略盡其遠而[illegible]且不為中國害

卷七十四

宗文書院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氏注、已著錄。是書以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爲糾紛。而險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爲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爲條例、彙定成編、首歷代州域、次歷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歷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書本十四卷、宋史本傳作十六卷、疑傳刻之譌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確、而敍列朝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於史學最爲有功。原書無序、後人以書後應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執徐梓壯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時宋亡已三年、蓋用陶潛但書甲子之義。書內稱梓慎爲梓諱、亦猶爲宋諱云。

通鑑地理通釋目録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卷一 歷代州域總叙

卷二 歷代州域總叙

卷三 歷代州域總叙

卷四 歷代都邑攷

卷五 十道山川攷

卷六 周形勢攷

卷七 名臣議論攷

卷八 七國形勢攷

卷九 七國形勢攷

卷十 七國形勢攷

卷十一 三國形勢攷

卷十二 三國形勢攷

卷十三 晉宋齊梁陳形勢攷

河南四鎮攷

卷十四 東西魏周齊相攻地名攷

唐三州之關十一州攷

石晉十六州攷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囿于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丘其篇軼焉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

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爲之九河班志僅得
其三爲之八還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
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猶存荆者
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辯三江九江五郡三亳則書之
說異焉還之爲營爾之爲峱以碁爲齊地以韓城爲
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徙邃之爲郁夷鶉虛之爲吳郡
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
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澤水之爲溢
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穎湛列於荆浸此職方
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亦地未知亭在河南

而河北之地雞攷許田鄭地而非近許鄭邑而非
鄢陵姜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
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
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狄夾谷夷垂蔵陵陽之類方城
細柳有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聊故
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
晉陽與鄴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破石之屬其地
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
矣自廬搖庾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
務岳賊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非論魏

嶽不知魏之梁州治詩卷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
脩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鄭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
洵陽杜子美詩三嵕成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
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羨也
呂非德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
字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
稽以蘇秦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
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襲謬踵謬不可殫紀漢
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鄴於
沛邵滎南謚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鄉於邛州

青衣於嘉州商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袁褒注本草
不知沙苑博見彊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齊越
于蒙孫石偏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爲池隋城立而漢
都爲苑商比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
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稽番陽在齊而稱
柴桑當塗在豫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
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
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
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攷也余閒居攟通鑑將箋釋
其地名娛綱擬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旅表山川來

梁穀王朴之崇論吐辭稱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叙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袤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丘內黃問松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遷遷亦以發攬古之一慨云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子王子書通釋後

通鑑地理通釋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歷代州域總叙上

神農九州

春秋命歷序云人皇氏分九州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周禮疏云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騶衍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一區中爲一州如此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淮南墜形訓云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帝王世紀云呂子稱神農氏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愚謂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釋氏言日月照洲即騶衍之說也莊子所謂存而不論者也

黃帝九州

典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

[illegible]州漢地理志云黃帝方行天下方制萬里畫[illegible]
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晉地理志云黃帝令[illegible]
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帝王世紀[illegible]
云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
度曰星紀之次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illegible]
度曰玄枵之次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
豕韋之次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
次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今
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
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

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今周分野
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今楚分野自
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今韓分野自氐五
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
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今燕分野[illegible]
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
也愚謂通典云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世
所云蓋以星官之書自黃帝始也

顓帝九州

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帝王世紀云顓帝所建

受之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illegible]流沙
東極蟠木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通典亦謂顓帝[illegible]
州漢氏云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則九州之名舊矣[illegible]
[illegible]

舜十二州

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幽并營孔氏云禹治水之後
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馬氏云禹平水土置九州
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為幽
齊為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與孔馬之說異愚謂舜
典言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而後命禹平水土堯
以漢志為正鄭氏謂分衛為并燕以北為幽分齊為
營朱氏謂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又東北醫無閭之
地為幽又有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而冀止有河內
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劉氏云冀州之域大於九州
是分為幽并以此二州北扞夷狄使不得接於王
[illegible]以得禹貢傳云兆[illegible]有二州注兆域也為營[illegible]
[illegible]舜十二州之分星也
[illegible]

畿侯服要荒齊氏云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
畿甸服在其内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
距各五千里此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
而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内則一
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
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賈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
治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爲舊服所增之數
以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
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
遷矣不經無所取信以周官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

通鑑 卷二　四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
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
國之畿爲倫於禹矣林氏云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
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内千
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
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二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
之外則爲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
焉以北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陲其間何以
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
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

州之内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
州之境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
考之則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焉
其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也應氏云自秦而上西北
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長而西北縮古今之疆
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
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
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
其聲教之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illegible]
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

通鑑 卷二　五

也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
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内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
可知矣王氏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三服在九州之内
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成周九服侯甸男
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禹九州

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通典云雍州西境流沙之西
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内
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
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

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蘇氏云兗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兗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朱氏云冀州極關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關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鄭氏云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illegible]氏云禹貢之九州[illegible]）

萬國

鄭氏云州十有二師每一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唐虞上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劉氏云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乎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葉氏云所謂萬國者舉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呂氏春秋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illegible]上朱氏曰建[illegible]諸侯而少其功）

商九有

爾雅九州兩河間曰冀河南曰豫河西曰雝漢南曰荊江南曰揚濟河間曰兗濟東曰徐燕曰幽齊曰營孫炎云此蓋殷制孔氏云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illegible]因禹貢[illegible]所變改陸氏曰禹貢有青徐梁而無

并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職方有青幽并
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陳氏云商書言九有之
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商之九州蓋亦襲夏而已通典
云塗山之會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
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illegible]
殷[illegible]青冀[illegible]

周九州

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鄭氏注揚荊豫兗雍冀與禹
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
梁晉地理志云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
野析於幽并王氏亦云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
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荊而終於并者蓋
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
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
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故關
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
國德化之所及以遠為至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
次以荊則以荊在正南終於并州以并在正北先遠
而後近也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漢
賈捐之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illegible]
[illegible]

九畿 九服 六服 五服

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
鎮蕃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要
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周官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六
年五服一朝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葉氏曰禹別九州制天
下為五服王畿在其內周公分天下為九畿而王畿
不與以侯甸男采衛之在中國者為五服言罔不承
德則舉六服合王畿言也言六年一朝則舉五服別
諸侯言也鄭氏以殺之大界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
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幾

史270-393

爲千七百七十三國[illegible]之説分五服爲天
其要服之内六七千里意以夏末衰中國之地只
四夷所侵至周方能復之今考於禹貢所謂五服皆
五百里爲别則是要服之内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
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
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
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
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方千里
爲王畿自侯甸男至于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
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計之方三千五百里自三

千五百里分之合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此康成所謂
要服之内也蓋禹貢所謂要荒即周官所謂蠻夷鎭
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要荒之時
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鎭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
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
斥大封疆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唯見要
服之内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説而
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言表
正萬邦續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國有萬國矣所謂六
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内千七百

七十三國未必察制王氏曰畿言其實男言盡服言其
服王事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邦采衛言也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也先王之制中
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
家間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
治未若制禮之際爲已備矣故其限劃止於五服而
已周官行人於六服之外則及於要服者蓋其治爲
允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
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
也鄭氏曰要服蠻服也九州之外夷鎭蕃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外[illegible]許[illegible]來易氏曰禹之五
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
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
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
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内王畿之
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
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摠爲二千
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
不在九服之内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
之蕃服其名凡九[illegible]二百五十里通爲二

五十里再兩而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
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
限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
貢九州之外夷蠻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
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之
邦畿即禹貢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貢之侯服周之
男采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貢之要服周之
夷鎮即禹貢之荒服[illegible]
[illegible]千八百國

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服來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
十三諸侯晉地理志云武王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
國始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
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
內而大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于時詒致太平
政稱刑措民口千二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蓋周之盛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强吞弱
而衆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
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餘

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一國盡[illegible]
之其處[illegible]
[illegible]蠻夷戎狄不在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會[illegible]
陵夷至于戰國遂有七王[illegible]又有宋衛中山
不斷如綫今按大庭神農也窮桑少皞也又以虞夏
商諸侯王列[illegible]

戰國策顏斶云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
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帝王世紀
云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戰國存
者十餘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
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絶若綫呂氏云天下
之戰國七秦變於戎者也楚變於蠻者也燕變於狄
者也魏趙韓齊皆大夫竊國者也周禮疏曰畿外八
州州別置二百一十國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通畿內外是數周國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

魯曹宋滕薛邾莒史記諸侯表武王成康所封數
百而同姓五十五也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
春秋與也攻一百八十有四國夷狄亦與攻其
國都則中國之誅者十六夷狄之誅者十一

星土

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康成謂九州諸國中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一分野之妖祥主用客

星孛之氣為象孔氏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陳氏曰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玄枵齊娵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北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衝為災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弃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

嘗不視歲之所在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大皞之木為大母故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主亦若此也易氏曰在諸侯則謂之分星在九州則謂之星土九州星土之書亡矣今其可言者十二國之分考之傳記災祥所應亦有可證而不誣者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釋者以顓頊之墟為玄枵
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以
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
鄭子産曰武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
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
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
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
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

之星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謹曰歲在星紀
淫于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此壽星為鄭之分星
而亦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
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
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
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
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
為其國之分星所占哉祥其應不差然亦有可疑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
分野蓋指鶉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

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
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
魯在東而配以西方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
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
不合者賈氏以為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恐
不其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
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
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攷古而言郡國所入之度
則非古之遺理道要訣云周季上配天象有十三國
呂氏云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分

配之唐氏云子產言封實沈于大夏主參封閼伯
商丘主辰則辰為商丘分參為大夏分其來已久
因封國始有分野若以封國歲星所在即為分
每封國自有分星不應相土因閼伯晉人因實
又漢魏諸儒辰次度各用當時曆數與歲差遷
非天象度數之正惟唐一行下觀山河兩戒上
漢之際始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
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
野最得天象之正

極
四荒

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illegible]
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此四方極遠之國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illegible]觚竹者漢地理志
遼西令支有孤竹城[illegible]
[illegible]
日南郡[illegible]
[illegible]
西王母者山海西荒經西海之中流沙之濱有
崘之丘有人戴勝虎齒名曰西王母[illegible]

日下者日所出處其下之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春秋凡四海之
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
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
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
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
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
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

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尸子云八極之內有
天[illegible]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
舒而起牽牛地沾闕而[illegible]
[illegible]
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
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
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朱文公謂爾雅四極恐未必
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靈憲所言八極之
廣原於歷[illegible]若有據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illegible]

秦四十郡[illegible]
晉地理志云始皇初并天下懲戰國削罷列侯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內史[illegible]三川[illegible]河
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illegible]泗水[illegible]薛郡
[illegible]會稽潁川碭郡[illegible]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東郡琅邪齊郡[illegible]
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
[illegible]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illegible]黔中
長沙[illegible]凡三十六郡是與

師踰江平取百越置桂林漢改為鬱林郡南海漢因之象郡[illegible]
[illegible]關中[illegible]合四十郡郡一守焉其
地則西至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秦紀云
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
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
四郡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呂氏曰春秋之時郡屬
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
也戰國之時縣屬於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
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
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

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按
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為主郡以此孜之郡之所治必
居形勢控扼之地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云三
川河東在諸郡之首者蓋所以陪輔關中地勢莫重
焉即漢所謂三河也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
號為三河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
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
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胡氏曰郡縣天下可以持
承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
變故孫氏曰郡縣之制盡刬根著之舊以為空虛之

天下匹夫亡秦五胡覆晉盜賊篡唐此非有秦人取
天下之威而失之反掌[illegible]
楚漢之際所置郡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一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二

浚儀 王應麟伯厚

總叙甲

漢九國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史公曰漢興序二等

大……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

國……

侯者百餘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

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

楚都彭城 齊都臨菑 荊都 高帝十二年更為吳 淮南都壽春 梁都睢陽 趙都邯鄲 代都中都 淮陽都陳

[illegible]呂氏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子長少游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如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蓋班氏所未達也[illegible]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illegible]指太行太行在漢屬河內郡壄王山陽之間在今屬懷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焉[illegible]

[illegible]

郡國更置

地理志漢興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晉志漢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武帝改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宣帝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以西南夷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 今按晉志云郡國一百十一而漢志止一百三以秦郡攷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十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十六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亦未攷此也以武帝初置郡攷之天漢四年并沈黎于蜀始元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地節三年并汶山于蜀初元三年罷珠崖凡省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朝鮮所置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林氏云漢山川不出禹貢所域而里數倍加者古今尺步不同吳氏云南北萬三千餘里舉朔方日南而言按史記平準書漢連兵三歲

堯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即晉
志[illegible]謂初置者南海至儋耳九郡皆南越地武都至
汶山五郡皆西南夷地夜郎爲犍爲滇爲益州牂[illegible]
州幷零陵爲十七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本匈奴昆
邪休屠地是爲河西四郡幷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又
定朝鮮爲四郡樂浪玄菟在遼東之東通典云今爲
東夷之地臨屯治東暆眞番治霅見于茂陵書又肇
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亦初郡也元朔置蒼海三年
而罷元始置西海中興而廢故志不著隴西天水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是爲六郡名將多出焉北地朔方

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西河是爲緣邊八郡除北
地西河而益右北平上谷漁陽是爲緣邊九郡存其
國號而屬漢者曰屬國置都尉安定上郡天水五原
張掖是爲五屬國其後金城西河北地亦置焉按武
帝初置無象郡[illegible]昭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
屬鬱林牂柯而史不著建置之始蓋闕文也賈捐之
建議棄珠厓曰制南海以爲八郡是時儋耳已幷屬
珠厓矣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西南夷發於唐蒙
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昔者堯
禹之德施于四海而地不盡四海故地不足而德有

餘若漢則廣地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揚雄曰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illegible]

十三部

百官表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
百石員十三人[illegible]
[illegible]前後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
[illegible]北置朔方
之州[illegible]

[illegible]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illegible]
[illegible]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
三部[illegible]司隸校尉部[illegible]
[illegible]京兆扶
風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七郡[illegible]
[illegible]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郡梁魯國凡
三郡二國冀州刺史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郡趙平干
[illegible]眞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凡四郡六國兗州刺
史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凡
五郡三國徐州刺史部琅邪東海臨淮郡泗水廣陵

國凡三郡三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
東萊齊郡菑川膠東高密國凡六郡三國荊州刺史
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國凡六郡一
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國
凡五郡一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巂
益州牂柯蜀郡凡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illegible]
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凡九郡并州刺
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上郡
凡九郡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玄菟樂浪涿代郡廣陽國凡十郡一國交州刺史
部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後漢與
前異者司隸治河南朔方屬并州[illegible]交趾曰
交州[illegible]二顏氏云武帝初置朔方郡[illegible]交阯[illegible]別
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通典云十三部不常
所治後漢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illegible]兗治昌邑
邑[illegible]徐治郯[illegible]青治臨淄[illegible]涼治隴
[illegible]并治晉陽[illegible]冀治鄗[illegible]益治[illegible]
[illegible]揚治歷陽[illegible]荊治漢壽[illegible]
[illegible]交治廣信[illegible]刺史更名牧者凡四改
元年[illegible]中平五年[illegible]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

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為雍州是為十四州[illegible]
建安十八年并十四州復為九州獻帝紀所謂復禹貢
九州者省幽并以為冀省司隸涼以為雍省交州以
入荊益於是有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illegible]
是時曹操自立為魏公欲廣冀州而益其地非復古
也[illegible]

後漢郡國

郡國志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
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illegible]
[illegible]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
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廣漢蜀郡犍為張掖居延遼
東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
道侯國千一百八十[illegible]
比前志增二縣邑道侯國比前志少二百九十七晉
志光武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
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illegible]
[illegible]今按郡國志云省郡國十一云并省者八蓋
[illegible]河間廣陽明帝置一永昌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
[illegible]改作其名有九和帝置府比廣陽順改淮陽為陳
為彭城濟東為東平臨淮為下邳千乘為樂安

都為安平大水為漢陽郡國百有八焉（省罷六分置五改名七因）
犍牂柯靈頻增於前後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
安鄱陽廬陵今按靈又置一汶山（以州廣分三郡置）廣黟分
置二永寧鄱陽西海通典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
雁門西南永昌四徼之盛亦如前漢（今按漢紀分立下元年新陵）
（建安十五年割漢分立陽乃歸帝時十月 志云劉帝時分州刺史置屋上郡分立二郡）文中子
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
月而易吾不知其道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
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
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未由也已迂齋

樓氏曰聖王不作建國封侯之法一壞於秦而不可
復破萬國而為郡縣罷五等而立守宰內樂其下之
[illegible]而吏不得以私其民國無定民民無固志不知
夫無定民於下是無定民於國也無固志於上是無
固志於君也譙成倡亂天下瓦解郡發其守縣劫其
令三十六郡翕為盜淵南陽之斷三川之由泗川之
壯或降或死平時無尺寸之柄文法吏議不少貸宜
其拱手無策也雖然郡縣初置守宰猶能有所為也
武職甲卒屬於都尉虎符調發召而復來歲及立秋
都肄講武則兵權不盡屬於公上也既鐵莞權之利

未興故散官錢捐以予民則利權不盡歸於公上也
直指未遣使司隸未置刺史未臨察則事權不盡
聽於公上也兵皆郡守之兵則選練易以精財皆郡
守之財則斂散易以專事皆郡守之事則施置易以
使不滿歲不為負不數年不一易彼自丞尉以上既
退稱進出於其手民習於教條不敢有慢易之心氣
勢聯屬運掉不難有尊重難危之勢而無朝暮不保
之憂視其郡如視其家待其民如待其子弟是以守
漁陽者得以奏令而換縣守渤海者得以單車而平
賊守南陽者得以誅[illegible]令之輕已盜賊竊發應時捕

討誅其渠而支黨解散則無潰決之虞羣偷猾橫
豪稱在把其宿負痛斷窮究則無隱伏之患惟不有
以奪其權故吏得以行其志惟吏得以私其民故亦
得以不負於其國中興以來併武職於太守罷都試
於郡國守相之權非曩日比矣然桂陽任衛颯者十
年山陽任秦彭者六年循吏之效表表為中興第一
雲中守以兵敗而功曹與之俱斃漁陽守以戰沒而
生簿自投以赴難安順以後分守遠陂夷而吏民為戴
猶不必減范文正公曰周漢李唐雖有猾亂而能中
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

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徭弔民者
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郡守之不固也屏山劉氏曰賦
斂急則守令才賦斂寛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寛守
令才則民擾由上使之然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
移漢之民心

漢郡國鹽鐵官

道鐵武帝元狩四年冬[illegible]鹽鐵官昭帝始元六年春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官於是鹽
鐵之議起焉元帝初元五年六月罷鹽鐵官永光三
年冬以用度不足復鹽鐵官

鹽鐵論文學曰文帝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
之而百姓困乏相請曰罷關內鐵官今故官自養
鹽自齊燕始權[illegible]其後齊
祈望守之[illegible]鐵有官自秦始[illegible]
[illegible]至漢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大司
農有幹官鐵市兩長丞[illegible]有郡國鹽官鐵官[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皆屬郡縣建初中章
帝議復鹽鐵官大司農鄭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
責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和帝詔曰先帝遺戒郡國
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鹽官

地理志河東郡安邑縣 太原郡 又晉陽縣
南郡巫縣 鉅鹿郡堂陽縣 勃海郡章武縣
千乘郡 北海郡都昌縣 又壽光縣 東萊郡
曲成縣 又東牟縣 又㡉縣 又昌陽縣 又
當利縣 琅邪郡海曲縣 又計斤縣 又長廣
縣 會稽郡海鹽縣 蜀郡臨邛縣 犍為郡南
安縣 巴郡朐忍縣 隴西郡 安定郡三水縣
北地郡弋居縣 上郡獨樂縣 又龜茲縣
西河郡富昌縣 朔方郡沃壄縣 五原郡成宜
縣 鴈門郡樓煩縣 漁陽郡泉州縣 遼西郡
海陽縣[illegible] 遼東郡平郭縣 南海郡番
禺縣 蒼梧郡高要縣 揔三十有六[illegible]
[illegible]
漢鹽官在東南者不多有會稽纔一廣陵無之遺
利猶在民也 唐天下有鹽之縣一百五江南十二
淮南二[illegible]
[illegible]今以紹興末年攷之兩浙
有場四十二淮東有場二十總古益密矣

鐵官

地理志京兆鄭縣　夏陽縣　扶風雍縣　又
汧縣　弘農郡宜陽　河東郡安邑縣　又
皮氏縣　又平陽縣　又絳縣　太原郡大陵縣
河內郡隆慮縣　河南郡　潁川郡陽城縣
汝南郡西平縣　南陽郡宛縣　廬江郡晥縣
山陽郡　沛郡沛縣　魏郡武安縣　常山郡都
鄉縣　涿郡　千乘郡　又
千乘縣　濟南郡東平陵縣　又歷城縣　泰山
郡嬴縣　齊郡臨淄　東萊郡東牟縣　琅邪

郡　東海郡下邳縣　又朐縣　臨淮郡鹽瀆縣
又堂邑縣　桂陽郡
漢中郡沔陽縣　蜀郡臨邛縣　犍為郡武陽縣
又南安縣　隴西郡　漁陽郡漁陽縣　右北
平郡夕陽縣　遼東郡平郭縣　中山國北平縣
膠東國郁秩縣　城陽國莒縣　東平國　魯
國魯縣　楚國彭城縣　廣陵國　揔四十有
九
管子曰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
始元罷之而後置　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

訟鐵官事　和二年涿郡鐵飛河平二
年沛郡冶鐵飛則鑄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
徒盜庫兵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盜庫兵則姦宄
生焉唐天下有鐵之所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
多於漢蘇文忠公謂徐州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
監自古為鐵官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常為盜
賊所窺　熙寧末鐵坑興者二百七十七
乾道中鐵歲收二百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斤
鹽鐵使始於唐乾元元年第五琦

輿地圖

漢有司空郡國輿地圖　以封三
子光武披以定天下明　等諸侯之程陳氏曰戰
國策士每言闢地則按圖籍以爭天下蕭何入秦
獨收圖籍自漢守之司空　以泄布如江都淮南諸
王皆按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阸
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徒掌之而藏在
司馬祕不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者其慮遠哉王
氏曰先王建國所以周知九州封域與其人民之數
者詔地事則有圖詔觀事則有志比生齒則有籍指
事圖序曰昔蘇秦按此以說諸侯而知六國有十倍

之勢蕭何藏此以相高祖而知天下阨塞之所在聚
米為象馬援以度隗囂建櫰以事李德裕以服南詔藩
鎮疆梁於河北而險要詳於吉甫用先零跋扈於隴西
而地形上於充國規制華夷靡不憑此元和郡縣圖
志序曰秦皇并六國罷侯置守漢武討百蠻復兵驛
武雖裂為郡縣遂過殷周而教令所行威懷所服亦
不越於三代

三國州郡

通典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州[illegible]豫兗青徐涼秦治上邽今秦州冀幽并楊雍有郡國六十八蜀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梁治漢中今興元二州有郡二十二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安南廣治番禺今廣州荊治南郡今江陵郢治夏口今江[illegible]揚治建業今建康五州有郡四十三晉志魏武置十二[illegible]所省七[illegible]文帝置七[illegible]明及少帝增二[illegible]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置郡九[illegible]後主增二[illegible]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大帝置郡五[illegible]少帝景帝各四[illegible]歸命侯置十二[illegible]得漢郡者十有八焉魏以司隸之三河

弘農魏之平陽為司州分雍州河西為涼州隴右為秦州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為平州後合為幽州揚荊二州魏吳並立魏揚治壽春荊治襄陽吳分南海蒼梧鬱林為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為交州[illegible]蜀以建寧太守遥領交州[illegible]魏明帝詔郡縣皆為劇中平[illegible]

晉十九州

地理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孫氏增置郡國二十三滎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治洛陽兗治廩丘[illegible]豫治項今項城冀治房子今趙州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今徐州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今涼州雍治京兆秦治上邽今秦州益治成都梁治南鄭今漢中寧治雲南今姚州幽治涿[illegible]平治昌黎[illegible]交治龍編[illegible]廣治番禺今廣州惠帝分揚之豫章至晉安七郡荊之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illegible]

史 270 407

爲秦分荆揚爲…二分…十…郡國一百七十三（吴…）
五…永嘉南度境宇日狹
九州之有其二焉
…

宋二十二州

通典云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有廢置爵合非一不能詳制焉今大較以孝武大明八年爲正凡二十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徒）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丘（今兗州瑕丘縣）南豫治…陽豫治汝南

江治尋陽（今江州）青治…冀治歷城司治…陽…治南郡郢治江夏湘治臨湘（今潭州）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寧治建寧（今…）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鄣（今廉州）郡凡二百三十八縣千一百七十九宋志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宋分揚爲南徐徐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雍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不

守於鍾離（今濠州）…置徐州淮陰（今楚州）爲北兗而青冀治贛榆（今東海海州）江左大鎮莫過荆揚故謂荆州爲陝西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揚州爲根本委荆州以閫外李忠定曰六朝能保守江左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閒（…）

齊二十三州

通典齊青治朐山（今海州）冀治漣口（今漣水）豫治壽春北兗治淮陰北徐治鍾離又置巴治巴東（…）其餘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四南齊志三峽險隘山蠻寇賊宋立三巴校尉以鎮

之後省建元二年分荆州巴東建平益州巴郡爲州立刺史

梁陳州郡

隋地理志梁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開闢越克淮浦平俚洞破牂牁又以舊州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陳氏土宇彌慼西亡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有州四十二地轉狹而州益多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八司馬公曰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文中子[illegible]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憐之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後魏州郡

地形志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九縣千三百五十二

劉氏曰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兼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遷洛之後稍用夏禮母后亂於內羣盜撓其外禍始於六鎮釁成於爾朱國分爲二而亡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正德二年補刊 通釋卷一 [illegible] 監 [illegible]

[illegible]

北齊後周州郡

隋志通典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 [illegible] 宇文有關西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及平齊有州二百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一百二十四晉宋之後至周割據分裂州部乃倍兩漢

隋州郡

隋志通典開皇三年以官繁民弊廢五百餘郡以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九年滅陳天下始爲一析置州縣煬帝平林邑置蕩農沖三州既而并省諸州改州爲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隷刺史相治定吐谷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凡郡一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 [illegible] 北至五原 [illegible] 何氏曰天下分裂而難合也而秦隋合之然皆止於二世自古

[illegible]

通釋卷一 二 [illegible]

國無速於此天下之業既定而猶虐用其衆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歷代州域總敘下

唐十道

地理志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illegible]又置總管府以治之[illegible]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illegible]六典云一曰關內道古雍州之境今京兆華同岐邠隴涇寧坊鄜丹延慶鹽原會靈夏豐勝綏銀凡二十有二州焉東距河西抵隴坂南據終南之山北邊沙漠其名山有太白九嵕吳山岐梁山秦華之嶽在焉其大川有涇渭灞滻厥賦絹布麻厥貢岱赭鹽山角弓龍鬚席蓯蓉野馬皮麝香遠夷則控北蕃突厥之朝貢焉二曰河南道古豫兗青徐四州之境今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豫潁亳

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凡二十有八州焉東盡于海西距函谷南瀕于淮北薄于河其名山則有三崤少室砥柱蒙山嶧山嵩岱二嶽在焉大川則有伊洛汝潁沂泗之水淮濟之瀆厥賦絹絁綿布厥貢紬絁文綾絲葛水葱[illegible]瓷石之器遠夷則控海東新羅日本之貢獻焉三曰河東道古冀州之境今太原潞澤晉絳蒲虢汾遼隰石沁儀嵐忻代朔蔚雲凡十有九州焉東距常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太行北邊匈奴其名山則有雷首介山霍山[illegible]山其大川有汾晉及丹沁之水厥賦布繭厥貢

[illegible]龍鬚席墨蠟石英麝香漆人蔘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懷衛相洺邢趙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媯檀營平安東凡一十有五州焉東並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關薊門其名山有林慮白鹿封龍井陘碣石之山常嶽在焉其大川有漳淇呼沱之水厥賦絹綿及絲厥貢羅綾平紬絲布綿紬鳳翮葦席墨遠夷則控契丹奚靺鞨室韋之貢獻焉五曰山南道古荊梁二州之境今荊襄鄧商復郢隨唐峽歸均房金[illegible]萬忠梁洋集通開壁巴[illegible]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果凡三十有三州

接荊楚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據商華之山其名山
有嶓冢熊耳巫峽銅梁荊山峴山大川則有江漢沔
渭之水厥賦絹布綿麻貢金漆蜜蠟燭翎鐵之屬
麝香布衣綾白縠細紵綾葛絲綸蘭干六曰隴右道
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
涼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凡二十有一州焉東接
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其名山有
秦嶺隴坻西傾朱圉積石合黎崆峒三危鳥鼠同穴
其大川則有洮水弱水羌水河瀆及休屠之澤在焉
厥賦布麻厥貢麩金礪石碁石蜜蠟燭毛毼麝香

白氎及鳥獸之角羽毛皮革遠夷則控西域胡戎之
貢焉七曰淮南道古揚州之境今揚楚和滁濠壽
廬舒蘄黃沔安申光凡十有四州焉東臨海西抵荊
南據江北距淮其名山有八公灊大別霍山羅山塗
山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焉厥賦絁絹綿布厥
貢交梭紵絺孔雀熟絲布青銅鏡八口江南道古揚
州之南境今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處婺台溫明括建
福泉汀宣饒撫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
朗辰敘獎錦施南溪思黔費業巫夷播溱珍凡五
十有一州焉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其名山

有茅山蔣山天目會稽四明天台括蒼縉雲金華大
庾武夷廬山而衡岳在焉其大川有浙江湘贛沅澧
之水洞庭彭蠡太湖之澤厥賦麻紵厥貢紗編綾綸
蕉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紙朱砂水銀零陵香遠夷
則控五溪之蠻九曰劍南道古梁州之境今益蜀彭
漢綿劍梓遂普資簡陵邛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
文當松靜柘翼悉維嶲姚凡三十有三州焉東連牂
柯西界吐蕃南接羣蠻北通劍閣其名山有峨眉青
城鶴鳴帳山其大川有涪雒及西漢之水江瀆在焉
厥賦絹綿葛紵厥貢麩金羅綾綿紬交梭彌牟布絲

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遠夷則控西洱河羣蠻之貢
焉十曰嶺南道古揚州之南境今廣循潮漳韶連端
康岡恩高春封辯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桂昭富梧
賀蒙龔象柳宜融古嚴容藤義竇禺白廉繡黨牢巖鬱
林平琴邕賓澄橫欽潯瀼籠田武環安南驩愛陸
峯湯長福祿龐凡七十州焉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北
據五嶺其名山有黃嶺及鬱水之靈洲焉其大川有
桂水鬱水厥賦蕉紵落麻厥貢金銀沉香甲香木馬
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龜殼鼊皮綵藤竹布其遠夷則
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貢焉凡天下之州府三百

一十有五而羈縻之州蓋八百焉（天寶十一載以州為郡乾元元年復以郡為州 通典十道山川 地理志羈縻州八百五十六）

二十四都督

百官志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揚益并荊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從三品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通典大極初并益荊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為五焉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十五中下[illegible]）

㨿唐六典潞揚益荊幽為大都督府汴秦靈延代兗梁安越洪潭桂廣戎福為中都督府夏原慶豐勝營松北鄜西雅瀘茂巂姚夔黔辰容邕為下都督府（五代會要按十道圖大都督府八[illegible]）

十五道

通典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鄯州）山南東（治襄州）山南西（治梁州）劍南（治益州）淮南（治揚州）江南東（治蘇州）江南西（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嶺南（治廣州）地理志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後益起中制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通典[illegible]）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五百七十三（[illegible]）通典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

四輔（同華岐蒲）其餘為六雄（鄭陝汴懷魏絳）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緊（多不復其別）及上中下之差六典安東平營檀媯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雲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鄯廓疊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巂姚播黔驩容為邊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為上中下縣（[illegible]）中（[illegible]）凡天下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五上戍十一中戍八十六下戍二百三十五（會要軍四十府六百[illegible]鎮四百五十戍五百九十守捉三十）

十節度

通鑑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

備禦吐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通典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通鑑睿宗景雲元年[illegible]大使節度之名自此始[illegible]）[illegible]己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是節度使景雲

[illegible]度之號[illegible]云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illegible]其始起於邊州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illegible]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

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池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為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一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

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摠管已而又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摠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景雲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安祿山反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illegible]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方鎮表云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常倚鎮兵其亡也[illegible]

藩鎮傳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illegible]

京師[illegible]按百官志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illegible]

四年賈耽上十道錄凡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略以守臣稱使者共五十元和八年李吉甫上郡縣圖自京兆府至隴右道凡四十七鎮[illegible]

河北二十四郡

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致之六典河內郡懷汲郡衛鄴郡相廣平郡洺鉅鹿郡邢趙郡趙常山郡恒博陵郡定上谷郡易范陽郡幽文安郡莫河間郡瀛饒陽郡深信都郡冀清河郡貝魏郡魏博平

郡博平原郡德景城郡滄樂安郡棣[illegible]
郡棣柳城郡營北平郡（平）凡二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水泉

六典水部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不可得而知其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二十有五水是為中川（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其千一百五十有二水斯為小川（[illegible]）其二者渭洛汾濟漳淇淮漢皆亙達方域唐志水經桑欽撰舊志郭璞撰通典云水經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illegible]）程子曰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

六都護

會要都護府有六單于安西安北為大都護安南安東北庭為中都護漢武開西域宣帝始置都護唐關內道單于（[illegible]）安北（[illegible]）

[illegible]北庭（[illegible]）河北道安東（[illegible]）嶺南道安南（[illegible]）開元四年親王始遙領大都護（[illegible]）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今錄招降開置之目以見其盛其後或臣或叛經制不一不能詳見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蠻隸劍南者為州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者為州五十一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又有党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illegible]）

（[illegible]）沙（[illegible]）焉耆疏勒為四鎮（[illegible]）（[illegible]）豐勝靈夏朔代為河曲六州（[illegible]）（[illegible]）廣桂容邕安南為嶺南五府（[illegible]）天寶後

于宥之戎，北不踰河西止秦邠。

五代所有州

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更為帝職方考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景）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晉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威）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illegible]）而廢者三（[illegible]）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illegible]）

宋二十三路

太祖受周禪凡州府（[illegible]）二（[illegible]）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illegible]元年始以知州易方鎮乾德[illegible]年泊階成二州直隸京師始不以支郡隸節度使荊南來歸平湖南蜀廣江南開寶九年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太平興國二年盡罷節鎮所領支郡三年陳洪進錢俶獻地四年平太原李繼捧來朝而後混一至道三年始定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廣東廣西咸平四年分川陝為四路（益梓利夔）天聖八年分江南為東西仁宗初有路十八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僰北際幽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康定二年分陝西為四路（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慶曆八年分河北為四路（大名高陽真定定州）皇祐三年分淮南為東西（[illegible]）熙寧五年分京西為南北陝西又分永興建熙河并前四路為六路（[illegible]）六年分河北為東西八年（[illegible]）定九域圖更名九域志總二十三路（[illegible]）京府四（[illegible]）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九年兩浙分東西路自熙寧始務開拓种諤取綏州韓絳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元豐李憲取蘭州

流括取莒蒼氏靈武付王瞎取青唐邈川龍支積石
王厚復湟鄯洮于重和建州軍不可勝紀最後𢦤燕
山雲中兩路而中夏捉蕩矣自建炎南狩輿地登于
職方者東薄明越南斥瓊崖西盡岷嶓北極淮漢蓋
僅當舜十二州之三吳十三部之四晉十九州之七
繇與十四年分利州路為東西司馬公曰自周室東
王政不行諸侯逐遂迭凡五百五十年而合於秦秦
靈甲甚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
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
而後為漢更始不能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

混輯 卷二 十三

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朝州郡更相
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
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東帝昏愚羣胡乘釁裂為六七
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
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
於唐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
色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降方鎮跋扈陵夷至
于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太祖起而拯之東征西
伐大勲未集太宗嗣而兼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
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

凡年天下一統者五百八十四年而已歐陽公州名急就
章曰別州自禹郡於秦獻置經華難具陳皇家垂統
天下定疆理萬方乘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易更
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
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遷裔孤音無比隰集樟泗劍
汝洛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渠賀播滑
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巧有瓜沙嘉巴鳳
隴雍宋歙峽合疊淄眉恩師化雅華夏靈吉蔚甚永
郢鼎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
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肅看湊憲秀蓮簡萬廣海岱衛

混輯 卷二 十六

秦泰變欽潯金深郴蜀濮福陸復陸乃六律而同
音七言惟一白澤饒舒盈德歷八音相望應象相閬
鋒辯黨宕開萊台懷單崖雷梅澧棣冀利滄薊費智
鄭鄧究孟岳應蘄勝和原潭僧南嵐融甘忠至於許汝
婺康楚普潞叙古魏吉桂貴遂果瑞嵩會言過乎九
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邵亳溥洛莫象朔鄜祁眉黎齊
池蘄施伊西夷溪滁均昌饒昭韶潮鼎交流雷儋梧邛
通龍洪蓬黄邕同戎由松籠均吉連綿澧安延丹端
益復濮蘭潘田藥湖舒滁廬衢澶梧滿綏虔扶僕
前均明昌秦邠廊汾保濕春鄧辰文循銀雲勤岐

䕫江黃常潭袁[illegible]房共商洛汾昌遷長州[illegible]
[illegible]成明衡郢[illegible]殘眾洛澤宜斉榮藤汀[illegible]
[illegible]庭澄[illegible]二[illegible]部句不能遍數[illegible]定河源以諱
[illegible]若乃物有異以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
[illegible]濟贊鄜容渭[illegible]全泉緒秀易冀渠循[illegible]邕恭
[illegible]辨原梁析岐鄯[illegible]宿蘭磁慈濰維峯封豐沂宜
[illegible]儀乃一號而三[illegible]諱[illegible]不同足之近劍孫恩頓鎮霸
真雄又音文之兩曰至於太平替林萬安平寧咸安
洪陽新定建康二名韓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illegible]
[illegible]六保定信安廣信[illegible]永康鎮戎保安[illegible]火山[illegible]

[illegible]化寶拑三邊其餘[illegible]環皆不足言[illegible]
[illegible]種不諱以[illegible]也反[illegible]民曰秦隋兩世而亡晉兩世
而亂[illegible]我宋歷[illegible]而久呂氏曰藝祖[illegible]曰夏
[illegible]觀四方求兵之莫善方強大大才相錯異姓封王
又帶甲[illegible]不下數十[illegible]雖用晉之謀制其錢穀
[illegible]真精兵效[illegible]福之柄[illegible]之上而舉是六柄付之
指揮學士無所疑間命[illegible]臣為知州通判以散節度
之權命朝臣奚換等[illegible]知縣以勸恤民隱[illegible]
[illegible]古之大略出於獨見[illegible]非晉之所能及也曾氏曰
[illegible]祖之世其捍北狄則[illegible]學漢[illegible]於關南[illegible]

[illegible]郭進[illegible]於常山賀[illegible]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
其禦太原則[illegible]郭進於[illegible]四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
[illegible]其備西戎則用[illegible]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
[illegible]二[illegible]於原州馮[illegible]於[illegible]州[illegible]內[illegible]遵誨[illegible]兵
[illegible]不過五六千人皆[illegible]之以自守[illegible]

歷代戶口

周禮[illegible]神山[illegible]又曰古者司[illegible]協[illegible]司[illegible]
[illegible]司寇[illegible]孩[illegible]齒[illegible]入[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又[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智民數者也帝王[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人多為十六萬一千人[illegible]也莊王之十三
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內[illegible]天王之[illegible]自世子公侯
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illegible]
晉九百萬四千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討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餘萬推民口
數當千餘萬[illegible]
三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illegible]

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後漢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武據中原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蜀後主為魏所滅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 [illegible]）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初平吳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晉之極盛也（[illegible]）宋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至後主滅有戶五十萬口二百萬後魏明帝正光以前有戶五百餘萬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戶百一十八萬一百一十二口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七百六十（[illegible]）北齊為周所滅得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大象中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

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武德初二百餘萬戶永徽元年戶三百八十萬（去大業三十六年）天寶十四年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唐之極盛也（[illegible]）（[illegible]）肅宗乾元三年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大曆中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得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一百三十餘萬共三百一十萬（[illegible]）（[illegible]）元和二年李吉甫等撰元和國計簿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illegible]）（[illegible]）宋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五百四真宗景德四年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神宗元豐六年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illegible]）中論曰民數為國之本也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

延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
脩九刑用措其唯審民數乎通典曰古之
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周官有比閭族黨鄉遂之
並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
藏之守之如此其重也胡氏曰庶可能也而難其
實以誅其財也富可能也而難於教以無其道也漢
孝文孝明唐太宗之世亦云庶富矣西京之教無聞
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
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
教也石氏曰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

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
之禍思明朱泚希烈宗權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
尚在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
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
是也書曰可畏非民蘇氏曰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
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
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
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
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
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均之有術也

劉氏度曰西漢之盛以戶計者至於千二百二十三
萬以口計者至於五千九百五十九萬考之後世以
隋大業之富而戶口之數終莫能及以未有浮屠之
法以耗之也唐開元之開治固不逮漢而以口計者
四千八百十四萬自漢而降無若開元者豈非以開
元初姚崇為相一旦變僧而農者餘萬二千人磨以
歲月其徒稍衰故邪李氏心傳曰西漢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
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當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
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

元豐至而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
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昔陸宣
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自井田什
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理道要訣曰秦漢以降
海內一家孝平元始桓帝永壽有隋大業唐家天寶
戶口殷盛三代莫儔

卷三終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歷代都邑考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邑考

宓羲都

帝王世紀：宓羲都陳。春秋傳：陳，大皞之虛也。今陳州宛丘縣。

神農都

世紀：神農氏亦都陳，又營曲阜。曲阜在魯。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今兗州仙源縣。

黃帝都

史記：黃帝邑於涿鹿之阿。括地志：涿鹿山在媯州東南五十里，涿鹿城在山側，故城在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世紀：黃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漢為上谷。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或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小昊都

世紀：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顓頊都

世紀：顓頊氏自窮桑徙帝丘，於周為衞。春秋傳：衞，顓頊之虛也，謂之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濮陽……在今澶州濮陽縣東……營州柳城……郡縣志……東南一百七十里……高陽故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二十里。

帝嚳都

世紀：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

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契父帝嚳……

都亳括地志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illegible]

帝堯都

出紀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illegible]

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并州之域[illegible]

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illegible]

焉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illegible]

彼陶唐有此冀方[illegible]書[illegible]

帝舜都

史記舜耕歷山[illegible]

陶河濱[illegible]

就時[illegible]作什器於壽丘[illegible]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illegible]

于虞[illegible]

或言蒲坂即河東縣[illegible]

夏都

紀舜[illegible]

皇王大紀禹都平安邑世紀鯀封崇伯國在秦晉

[illegible]

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

[illegible]

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

[illegible]

或在安邑

[illegible]

或在晉陽

[illegible]

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陳留浚儀是也世本言夏后

[illegible]

相徙帝丘於周爲衛

[illegible]

外紀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

[illegible]

夏同姓諸侯斟灌斟尋

[illegible]

少康中興復還舊

[illegible]

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陰

[illegible]

陽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illegible]

魏武侯亦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

[illegible]

商都

紀契始封商

[illegible]

禹貢太華之陽上洛商是也

[illegible]

契玄王生昭明居砥石遷于商

[illegible]

相土

[illegible]

商丘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

[illegible]

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

[illegible]

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illegible]

書湯誓注

[illegible]

世紀 今河南之穀熟是也 [illegible]

史記 [illegible]

仲丁遷于 [illegible]

河亶甲居相 [illegible]

于耿 [illegible]

史記 祖乙遷于邢 [illegible]

盤庚五遷 [illegible]

將治亳殷 盤庚遷于殷曰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illegible]

史記 武乙 徙河北 [illegible]

周都

世紀 周后稷始封邰 今扶風斄是也 [illegible]

劉徙邑於豳 詩稱于豳斯館 今新平漆之東有豳亭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大王避狄循漆水[illegible]踰梁

山[illegible]徙邑於

岐山之陽西北岐城舊趾是也詩稱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illegible]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illegible]

[illegible]

王季徙程書序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illegible]文

王受命徙都於酆在今京兆之西詩既伐于崇作邑

于豐[illegible]

[illegible]

武王徙都鎬[illegible]

[illegible]及伐紂營洛邑

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illegible]

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

之陽以即土中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洛邑書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illegible]是為

王城名曰東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鄷鄗故書序曰還歸在豐[illegible]至懿王徙犬丘[illegible]今京兆槐里是也[illegible]厲王出于彘[illegible]平王徙居洛[illegible]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illegible]

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illegible]

[illegible]至烈王又徙居西周[illegible]殷曰商邑周曰京師[illegible]白虎通夏曰夏邑[illegible]

秦都

秦紀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illegible]莊公居其故西犬丘[illegible]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文公居西垂宮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占曰吉[illegible]

[illegible]寧公徙居平陽[illegible]

德公初居雍城大鄭宮[illegible]

獻公城櫟陽徙都之[illegible]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

漢都

紀漢高帝元年始為漢王都南鄭[illegible]

[illegible]北徙櫟陽[illegible]

[illegible]年徙都長安秦[illegible]

陽之地京兆所治縣也[illegible]

其城狹小惠帝元年更築廣之五年乃成[illegible]

高帝居雒陽南宮婁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

室比哉竊以為不侔矣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illegible]

不如都周帝疑未能決留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

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於是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illegible]翼奉上疏元帝曰願徙都於成

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

十四

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

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淮陽王

更始元年都宛[illegible]十月北都洛陽二年還都長

安光武以武信侯封蕭王[illegible]即位於鄗南千秋

亭五成陌[illegible]

建武元年入雒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illegible]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遷都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建安元年還雒陽曹操遷帝于許[illegible]

魏文帝改曰許昌 故城在今許州長社縣 [illegible]

通志光武又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 [illegible]

三國都

漢昭烈於沔陽立爲漢中王即位武擔之南 [illegible] 都成都 [illegible] 魏武爲魏公都鄴 [illegible] 文帝復都洛陽 [illegible] 黃初二年以譙爲先人本國 [illegible] 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迹鄴爲王業之本基與洛陽號曰五都 吳大帝孫權 [illegible] 建安十三年初鎮丹徒 [illegible] 十六年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illegible] 黃初二年自公安都鄂改鄂爲武昌 [illegible] 黃龍元年遷都建業陸遜輔太子登留武昌歸命侯甘露元年徙都武昌後還都建業 [illegible]

經世卷 一五

晉都

晉武帝都洛陽 [illegible] 愍帝都長安元帝南遷都建康 [illegible]

[illegible]

宋齊梁陳都

宋因晉舊都于建康齊因宋梁因齊梁元帝與復即位于江陵 [illegible] 陳復都建康後梁蕭詧都江陵稱臣於魏爲附庸

後魏都

拓跋氏東胡之後別部鮮卑 [illegible] 居北荒 [illegible] 力微遷定襄之盛樂 [illegible] 官分國爲三部 [illegible] 晉懷帝時劉琨表以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 [illegible] 城盛樂以爲北都 [illegible] 平城以爲南都愍帝進猗盧爲代王 [illegible] 什翼犍更營盛樂 [illegible] 賀傉始都東木根山 [illegible] 秦苻堅殺寔君而分其國什翼犍之孫珪立爲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 [illegible] 改代曰魏自雲中徙都平城置司

經世卷 一六

州代尹（天興元年遷都平城 [illegible] 通典即今雲州 [illegible] 內 [illegible] 也）孝文太和十九年遷洛陽以平城之司州爲恒州洛陽置司州河南尹二十年改爲元氏後孝武遷長安爲西魏孝靜遷鄴爲東魏（[illegible]）

後周北齊都

周宇文氏繼西魏都長安（大長安城中置萬年縣 [illegible]）齊高氏繼東魏都鄴（[illegible]）

隋都

隋文帝都長安（長安縣 [illegible]）開皇二年營建新都在漢故城之東南十三里（[illegible]）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灞滻西枕龍首原三年遷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文帝初封大興公故以名 [illegible] 宮曰大興宮 [illegible] 殿曰大興殿 [illegible]）

五步南北（[illegible]）東都通典云故都城自周至隋大業以前常爲都邑今都城隋大業元年所築（[illegible]）煬帝幸江都（[illegible]）李淵立代王侑於長安王世充立越王侗於東都

唐都

高祖都長安（即隋大興城 [illegible]）六典京城左河華右隴坻前終南後九嵕皇城在京城之中（今之子城）宮城在皇城之北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西內（[illegible]）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通典武德以來稱京城（[illegible]）兩京記高宗曰兩京朕東西二宅武后定都洛陽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遷唐都于洛陽六典東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闕後邙山（[illegible]）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荊州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

其來自久宜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illegible]

五代部

梁朱晃以汴州宣武節度建國升爲東都開封府[illegible]

後唐莊宗即位於魏州[illegible]滅梁遷洛京[illegible]

晉石敬瑭鎮太原[illegible]即位都洛陽徙都汴[illegible]

漢劉高祖即位於太原[illegible]

周郭威都汴[illegible]

宋朝四京

東京開封府舊城[illegible]唐建中初李勉築[illegible]新城周顯德三年韓通築[illegible]大內據闕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五[illegible]

[illegible]京河南府開寶八年修洛陽宮室九年幸西京四月[illegible]

日還南郊京城周回五十二里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回九里三百步

南京應天府闕伯所居商丘周爲宋國漢爲梁國隋唐爲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illegible]

北京大名府漢屬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漢曰大名府[illegible]慶曆二年升爲北京

中興行都

建炎元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進幸江寧改江寧爲建康府四年幸溫州復幸越州紹興二年以杭州爲臨安府[illegible]幸臨安三年營建康行宮[illegible]四年進幸平江府五年還臨安六年又[illegible]七年進幸建康八年復還臨安遂定都[illegible]三十二年[illegible]

許子曰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五伯

夏伯昆吾 [illegible]

商伯大彭 [illegible] 豕韋 [illegible]

周伯齊桓 [illegible]

晉文 [illegible]

十二諸侯

史公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

魯都曲阜 [illegible]

齊 晉 秦 [illegible]

衛 [illegible] 都朝歌 [illegible]

[illegible] 城楚丘而居文公為 [illegible] 元君徙野王 [illegible]

陳都宛丘 [illegible]

蔡 [illegible] 蔡叔之地為蔡 [illegible] 蔡仲改封 [illegible] 平侯徙都新蔡 [illegible] 昭侯徙州來 [illegible]

曹都曹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武公取虢鄶十邑之地 [illegible] 河南新鄭是 [illegible]

燕 [illegible] 吳 [illegible]

（…[illegible]）越都會稽（…[illegible]）

六國

趙之先造父封趙城（今趙城縣…[illegible]）晉獻公賜趙夙耿（…[illegible]）簡子居晉陽（…[illegible]）襄子居原（括地志云…[illegible]）獻侯治中牟（…[illegible]）敬侯元年始都邯鄲（…[illegible]）魏晉獻公以魏封畢萬（…[illegible]）悼子從治霍（…[illegible]）魏絳從治安邑（…[illegible]）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illegible]）稱梁王 韓武子封於韓原（…[illegible]）宣子徙居州（…[illegible]）貞子徙居平陽（…[illegible]）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illegible]）

齊田和立為齊侯者臨菑（…[illegible]）

楚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楚蠻居丹陽（…[illegible]）文王始都郢（…[illegible]）昭王去郢北徙都鄀（…[illegible]）襄王二十三年秦拔郢東北保於陳城（…[illegible]）考烈王二十二年東徙都壽春命曰郢（…[illegible]）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都盱台（…[illegible]）項羽尊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郴縣（…[illegible]）

荊自文王始見於春秋僖元年始稱楚（…[illegible]）

燕武王封召公於北燕都薊（…[illegible]）

十八王

漢異姓諸侯表據漢受命譜十八王 西楚霸王項籍都彭城（今徐州彭城縣） 衡山王吳芮都邾（今黃州黃岡縣…[illegible]） 臨江王共

敖都江陵（江陵府）九江王英布都六（安豐）常山王張耳都襄國（邢州）代王趙歇都代（代州）臨淄王田都都臨菑（青州）濟北王田安都博陽（[illegible]）膠東王田市都即墨（[illegible]）雍王章邯都廢丘（[illegible]）塞王司馬欣都櫟陽（[illegible]）翟王董翳都高奴（[illegible]）燕王臧荼都薊（[illegible]）遼東王韓廣都無終（[illegible]）魏王魏豹都平陽（[illegible]）殷王司馬卬都朝歌（[illegible]）韓王韓成都陽翟（[illegible]）河南王申陽都洛陽（[illegible]）

西漢末羣雄割據

赤眉樊崇立劉盆子於長安居長樂宮 彭寵據漁陽稱燕王（[illegible]）王郎稱帝於邯鄲（[illegible]）劉永據睢陽為梁王稱帝（[illegible]）盧芳據安定稱西平王（[illegible]）隗囂據天水為朔寧王（[illegible]）秦豐據黎丘號楚黎王（[illegible]）張步據臨淄為齊王（今青州）董憲據東海為海西王（[illegible]）李憲據廬江稱淮南王（今廬州）公孫述據成都號蜀王稱帝號成家（今成都）

十六國

漢 蜀 趙 後趙 燕 秦 後燕 後秦 西秦 後涼 南涼 南燕 西涼 北涼 夏 北燕

晉載記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今石州）[illegible]漢（[illegible]）劉曜徙都長安國號曰趙（[illegible]）李雄以永興元年稱成都王僭帝位（[illegible]）後九年石勒據襄國（[illegible]）稱趙（[illegible]）張氏先據河西（[illegible]）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illegible]）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illegible]）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

是歲亦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illegible]）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illegible]）後秦姚萇據長安後二十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illegible]）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illegible]）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illegible]）是歲呂光據姑臧稱涼（[illegible]）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今滑州）稱南燕（[illegible]）是歲禿髮烏

據[illegible]

稱南涼[illegible]

段業據張掖[illegible]稱北涼[illegible]

後三年李暠據敦煌稱西涼[illegible]後一年沮渠蒙

遜殺段業據涼[illegible]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

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都統萬[illegible]稱大夏

[illegible]後二年馮跋據和龍[illegible]稱北燕爲

通釋卷二十七

戰國者一[illegible]百三十六載

[illegible]

秦君雄割據

鄭[illegible]燕[illegible]魏[illegible]梁[illegible]夏[illegible]

宋[illegible]吳[illegible]梁[illegible]吳[illegible]定楊[illegible]涼[illegible]梁[illegible]

十國

宋[illegible]楚[illegible]晉[illegible]楚[illegible]梁[illegible]

歐陽公曰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

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能自

彊富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閩蠻服剸剸弗堪吳越其

尤牢牲視人嶺蠻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

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

真人作而天下同

職方考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國南有吳(揚行密)浙(錢鏐)

通釋四卷 二十八

荊(高季興)湖(馬殷)閩(王審知)漢(劉隱)西有岐(李茂貞)

蜀(王建)北有燕(劉仁恭)晉(李克用)至於周末在者

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

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

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

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 劉道原

十國紀年吳[illegible]吳越[illegible]唐[illegible]閩[illegible]漢[illegible]前蜀(王建)

後蜀[illegible]楚(馬殷)

荊南(高季興)北漢[illegible]三代[illegible]曰王延政以建州

稱殷[illegible]

胡文定公曰避寇而徙都未有能復振者周自豐鎬徙于東洛而不振魏自安邑徙于大梁而不振楚自渚宮徙于陳蔡而不振劉嗣自咸陽徙于上邽而不振赫連定自統萬徙于比地而不振李景自秣陵徙豫章而不振故中夏定都必與俱存而不動李氏綱[illegible]李氏有淮南則可以制金陵其[illegible]失之遂以削弱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四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十道山川攷

禹貢定高山大川以別九州之境職方爾雅攷洪焉山川萬古不易州縣隨時變遷後之志地理者附山川于州失其綱領唯唐六典敘十道得禹貢遺意今釋其地以備參攷山川能說九能之一或庶幾焉

關內

東距河 班固西都賦帶以洪河注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

西極隴坂 隴坂即隴坻今之隴山應劭曰隴西郡有隴坻在其西[illegible]杜篤論都賦置列汧隴雍偃西戎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注隴坻大坂[illegible]天水[illegible]

南據終南之山 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地理志扶風武功縣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萃注五經要義云終南一名太一山[illegible]括地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

五十里按經傳所說一名太一亦名中南

傳中南九州之險也柳宗元云據天之中在都之南

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

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其物產之厚器用

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棠條梅秦風詠焉

北邊沙漠

唐世突厥薄渭橋吐蕃入奉天逼戎狄故也

名山 太白

在鳳翔府郿縣東南五十里柳宗元碑云

其地寒冰雪之積未嘗已水經注地理志武功縣

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

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俗云武功太白

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

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九嵕

在京兆府醴泉縣漢左馮翊谷口縣也

谷口故城在醴泉東北四十里西都賦冠以九嵕

陪以甘泉西京賦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水經注涇

水東經九嵕山東山西謂之谷口

吳山

職方雍州山鎮嶽山在隴州吳山縣西南五十里

謂之吳嶽唐爲西鎮

岐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漢右扶

風美陽縣西北周大王所邑文王始亦治焉西京

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

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成王有岐

陽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

數有十韋應物註謂宣王大獵岐陽韓愈歌亦云

蒐岐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梁山

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

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詩韓奕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以爲晉望

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西北……有梁山在邠州岐山……禹貢之梁山也

泰華

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山海經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太華西八十里小華山在華州鄭縣東……唐玄宗銘曰雄峯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偉哉此鎮峥嵘中土高標𡾓嶸半壁飛雨華嶽題名五百十一人凡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

大川

涇

出原州百泉縣幵頭山東南至京兆府高陵縣入渭職方雍州川論都賦帶以涇渭號曰陸海山海經……

長城此山

渭

出渭州渭源縣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東至華州華陰縣入河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水經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職方雍州浸郡縣志在京兆萬年縣北五十里論都賦渭之流涇入于河大船萬石轉漕相過潘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出藍田谷北入渭在京兆府萬年縣東二十一……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郡縣志即秦嶺之下流東南自商州上洛縣界流入又西北流合滻水入渭白鹿原在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

滻

亦出藍田谷北至萬年縣入渭水經北入于灞……林賦終始灞滻……唐望春宮臨滻水……長樂坡在……

……本滻陂……

遂莫控北蕃突厥

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突厥古匈奴北部居金山之陽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

河南

東盡于海

古青徐之域

西距函谷

古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城……南十里

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也

南瀕于淮

古徐州之域

北薄于河

古豫兗之域洛陝負河而北虢汝許鄭負河而南

名山三凟

崤 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二十五里（呂氏春秋九塞之一）與地廣記二崤山連入硤石界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春秋晉敗秦師于殽陝州石壕鎮本殽縣後魏置唐改硤石（[illegible]）

少室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十里漢潁川崈高縣也在告成縣西北五十里漢陽城縣述征記漢武築登仙臺

砥柱 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illegible]）形若柱水經注謂禹所鑿（[illegible]）

[illegible]

蒙山 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illegible]）禹貢蒙羽其藝詩奄有龜蒙漢泰山郡蒙陰縣西南（[illegible]）

嶧山 一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郡縣志秦始皇觀禮于魯刻石于嶧山禹貢嶧陽孤桐詩奄有龜嶧（[illegible]）

嵩 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八里漢潁川崈高縣也（[illegible]）一曰太室山是爲中嶽（[illegible]）

岱 職方兗州山鎮岱山泰山也一曰岱宗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illegible]）漢泰山郡博縣西北（[illegible]）

大川

伊

出商州上洛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府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郡縣志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山海經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東流注于洛）秦三川郡謂河洛伊

洛

職方豫州川出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入河（郡縣志洛水在洛陽縣南三里…）繫辭曰洛出書禹貢豫州伊洛入于河（伊水入洛洛入河）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玄扈山名…）內冢領山在洛南縣西七十里洛水所出

汝

出汝州梁縣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爾雅汝為濆

潁

出河南府陽城縣陽乾山東至壽春府下蔡入淮（…）山海經出少室（…）

沂

出沂州沂水縣艾山南至下邳西南入泗禹貢徐州淮沂其乂職方青州浸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禹貢廣記曰沂水經下邳縣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經城東屈曲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

泗

職方青州川出襲慶府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禹貢泗濱孔子宅在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太史公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

淮

職方青州川出唐州桐柏縣桐柏大復山東南至于盱眙軍招信縣入海水經云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濟

職方兗州川沇（…）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始發源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西南入于河山海經出

共山南東丘麗道元謂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
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 […] 通與濟雲瀆
水決為滎今不復入滎
東夷控海東新羅日本
新羅魏時新盧國本辰韓種所韓始有六國稍分
為十二新羅其一也國在百濟東南東濱大海東
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
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
故以為稱
河東

北距常山
左傳晉表裏山河 常山見後
西據河
河至慈州文城縣西北門山□定集 入龍門至絳州汾
州合河之上是為出龍門也 柳子晉問晉之故封
黃河迤之
南抵首陽太行
雷首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本蒲坂縣□□郡也夷齊居
其陽所謂首陽山也 山南曰陽 不曰鄉□詩謂 聊生湯武
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詩唐風采苓 首陽

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西北[…]連亙河北諸
州 […] 而為天下之脊一名皇母一名女媧其
上有女媧祠 […] 崖
伯易感山賦曰上正[…]星下開冀方達胃而畢自
柳以張亂則冀安弱而冀強起為名丘蓋為平陶
縣平其尊其名分行[…]察而知驪之貴尸佼過
而辨牛之難穆王升山徑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
而還孝明齊登草上[…]鄴章帝以遊王天井關孟
德北上紀摧輪之[…]西顧引亙憂生之端阮籍
失路而詠懷劉峻懷[…]黔晉陽子惠之使

道對二坂祖濬之詳 決爭勝之險塞此山之道
攻黎陽伐韓以威天下 應侯為秦[…]王之謀也據
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 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
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
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 收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
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
倉籥魏种以河北事[…]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
帝之謀也進據武牢[…]要僭寶建德不能踰
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并天下者唐太宗
之謀也 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注曰二山連

延東北接碣石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
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
此
北邊匈奴
漢匈奴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文公攘戎翟
倬公和戎翟戰國趙邊於匈奴
名山 雷首
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禹貢壺口雷首至于
太岳一名中條山唐司馬貞云首陽山之王官谷

釋 五卷 十二

介山
在河中府萬泉縣漢河東汾陰縣南
霍山
職方冀州山鎮曰霍山在晉州霍邑縣東北
三十里漢河東彘縣禹貢太岳岳陽
崞山 音郭
在代州崞縣後漢志注崞縣有崞山地理志
名山無崞山有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
十里道經以為紫府山仙經以為清涼山

九域志崞縣有崞山
大川 汾水
職方冀州浸出憲州靜樂縣北管涔山南
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河說文出太原
晉陽山西南入河詩彼汾沮洳國語宰孔曰晉景
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
晉水
在太原府陽曲縣出縣西懸甕山東入汾
山海經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汾水
詩譜晉陽南有晉水唐叔子燮改為晉侯唐北
都城在汾右晉
丹水
澤州高平縣有泫水一曰丹水漢上黨高都縣莞
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
沁水
出沁州沁源縣羊頭山世靡谷
至懷州武陟縣入河澤州有沁水縣山海經謁戾
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云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

河北

東並于海

滄州安東並海

東近于河

爾雅兩河間曰冀州職方河内曰冀州通典河在

無棣縣界

西距太行常山

見前 地理志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

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

鐵門關

北通渝關

渝關在幽州北七百里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又

平州石城縣有臨渝關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因渝

水為名

名山 林慮 音盧

在相州林慮縣西二十里 内夏馥

入山中匿姓名為冶家傭崔伯易感山賦隆慮儕

首

白鹿

在衛州共城縣西五十四里隋帝紀大賀隱於白

鹿山徙居林慮山棠棣閒

封龍

一名飛龍山在真定府獲鹿縣南四十五里

郡縣志飛龍山在趙州元氏縣西北三十里

井陘

陘山在真定府井陘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平中

下似井故名之韓信擊趙欲下井陘隋唐置井州

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

里有井陘關一名土門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

碣石

在平州石城縣西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 通典在

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

柱形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

入于海去岸五百餘里 在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

焉注水經曰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秦皇刻碣

石門登之以望巨海 而通與碣石山在

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長城東截遼水

而入高麗遺址猶存[illegible]

常嶽

在定州曲陽縣西北 郡縣志在縣北一百四十里

常水所出職方幷州山鎮曰恒山是為北嶽

大川 漳

職方冀州川 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東

至相州鄴縣入清漳又清漳出太原府樂平縣少

山東北流至德州長河縣滄州平舒縣入于河周

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

淇

出相州臨慮縣西大號山南逕朝歌縣北山海經

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郡縣志出衛州

共城縣西北沮洳山至衛縣[illegible]入河謂之淇水

口詩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曰瞻彼淇

奧

呼沲

職方幷州川虖池 山海經出大戲之山在代州繁

畤縣[illegible]東南流經五臺山東流至文安縣

入海[illegible]

遼東控契丹奚靺鞨室韋

契丹與庫莫奚異種同類當遼西正北二百里[illegible]

水草畜牧唐貞觀中內屬以為松漠都督府庫莫

奚鮮卑宇文別種後強盛有阿會氏諸部皆歸之

至隋代號曰奚靺鞨隋文帝初來獻謂即勿吉也

古肅慎國地西北與契丹接 室韋[illegible]後魏末通焉在

靺鞨之北有五部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北室

韋分九部唐所聞有九部焉

山南

東接荊楚

詩有蠻荊荊楚春秋莊公之世書荊僖公元年始

書楚

西抵隴蜀

秦隴巴蜀

南控大江

詩江漢之域即荊梁二州

北據商華之山

商山在商州上洛縣南[illegible]十四里商洛縣南一里亦

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王莽傳謂饒雷之

固南當荊楚右四[illegible]塞隴屈曲水回繞而當即七

盤十二繞[illegible]

名山　嶓冡

在興元府金牛縣（今大安軍）東二十里漢水所出禹貢岷嶓既藝嶓冡導漾東流為漢（[illegible]）旅（[illegible]）山海經大時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冡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沮嶓冡在武都氐道縣南

熊耳

在商州上洛縣南四十里其山兩峯狀若熊耳禹貢道洛自熊耳其山在虢州盧氏縣界（[illegible]）

（[illegible]）

巫峽

在夔州巫山縣西楚置巫郡荊州記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illegible]）

銅梁

在合州石照縣（[illegible]）南五里左思蜀都賦外負銅梁（[illegible]）

荊山

在襄陽府南漳縣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illegible]）

峴山

在襄陽府襄陽縣東南九里歐陽文忠公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蓋羊祜以其仁杜預以其功

大川　巴水

巴江在達州永睦縣（[illegible]）

漢水

職方荊州川禹貢漾漢為東漢水出大安軍三泉縣西嶓冡山至漢陽軍漢陽縣入江漢水一名沔水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冡而同為漢水（[illegible]）

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山海經嶓冡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

沮水

在荊門軍當陽縣（[illegible]）郡縣志出房州永清縣（[illegible]）入于南景山東南入于漢江一云出房州房陵縣東山東南過江陵府枝江縣入于江王粲登樓賦倚曲沮之長洲顏師古曰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山海經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illegible]）

淯水

出虢州盧氏縣南至鄧州順陽縣入于沔山海經[illegible]
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漢在淯陽縣南[illegible]
郡縣志東去鄧州南陽縣三里西去新野縣二百
步九域志金州洵陽縣有淯水

隴右

東接秦州
漢隴西秦亭秦谷今秦州地
西逾流沙
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禹貢導弱
水餘波入于流沙[illegible]
南連蜀及吐蕃
蜀始見于牧誓秦惠王伐蜀有其地 吐蕃見前
北界朔漠
唐置北庭安西都護府抵大漠
名山 秦嶺
在秦州上邽縣[省入成紀]九域志隴州隴安縣有秦嶺
山西都賦睎秦嶺見氏以為隴山秦嶺皆右之間

[illegible]十八里

隴坻
在秦州隴城縣[illegible]西京賦右有隴坻之
隘[illegible]漢武帝幸雍遂踰隴通典隴州汧源縣隴
山在縣西六十二里一曰隴坻[illegible]

西傾山
在洮州臨潭縣西南後名西彊山在吐谷渾
界水經西傾之南桓水出焉禹貢西傾因桓是來[illegible]

朱圉
在西和州大潭縣俗呼為白巖山郡縣志在秦州
伏羌縣西南六十里

積石
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南六十
里禹貢導河始此漢段熲追羌出塞至積石[illegible]
西南西臨大閣北枕黃河河州枹罕縣積石山一
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里[illegible]

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亦名羌谷俗名要塗山（水經注酒泉會水縣東北）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illegible]）

崆峒

在岷州溢樂縣西二十里（唐地理志岷州和政）史記黃帝西至空桐登雞頭山在隴右正義笄頭山一名崆峒在原州平高縣五百里括地志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illegible]）漢武帝至隴西登空桐

三危

在沙州燉煌縣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舜竄三苗禹貢三危既宅導黑水至于三危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在鳥鼠西南（[illegible]）

鳥鼠同穴

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illegible]）七十六里俗呼為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鼠如家鼠色小黃渭水出焉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illegible]）河圖曰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為掩畢星山海經注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

大川

洮水

出西羌中北至河州枹罕縣入河

[illegible]水

出𠮛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禹貢弱水既西（[illegible]）

羌水

出塞外（[illegible]）南至陰平（[illegible]）入白水

河瀆

河源在西徼之外禹迹所及止於積石漢志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illegible]）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一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者不可得而知江河自淮達東濱中國之大川也百三十有五水是為中川千二百五十二水是為小川（[illegible]）

休屠澤

在涼州姑臧縣東北（[illegible]）漢志云禹貢豬野澤（[illegible]）

遂爲控西域胡戎
西域隋大業中來朝者四十餘國唐貞觀四年伊
吾來降列其地爲西伊州武后時王孝傑復四鎮
自是諸國朝貢絡於前代胡戎党項羌同悉立泥
婆羅之屬

淮南

東臨海
禹貢揚州東距海

西抵漢
沔安二州抵漢水 沔今漢陽軍 安今德安府

南據江
漢志江東至江都入海 今揚州大江

北距淮
禹貢揚州北據淮 淮而過

名山

八公
一名淝陵山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淝水之北淮
水之南今壽春 苻堅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
兵

淮南

在安慶府懷寧縣西北二十里 一名天柱山

大別
在壽州霍山縣 今安豐軍 史記索隱云在安豐縣
薛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甑山左傳楚拒吳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小別在漢川
導山嶓冢至于荊山内方至于大別

霍山
在霍山縣南五里開寶元年省爲鎮入六安漢書
注南嶽霍山在灊縣屬廬江一名天柱山

淮南嶽

羅山
在中州羅山縣 西南九里有石城山甚高峻
在鍾山縣西南二十一里冥阨益謂此山

塗山
在壽春縣東北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禹會諸
侯周穆亦會柳宗元有銘

川
滁水
在滁州全椒縣南六十里原出廬州梁縣至瓜步

入大江

肥水 自安豐縣流入經壽春縣北又西入淮晉謝石謝玄大破秦兵于肥水齊垣崇祖於壽陽城西北堰肥水

巢湖 在廬州合肥縣東南六十四里亦名焦湖

江南

東臨海 謂蘇杭台温明等州吳舟師自海入齊

西抵蜀 謂施黔等州

南極嶺 五嶺在虔郴永道州

北帶江 謂洪江鄂等州

名山 茅山

在建康府句容縣東南六十里鎮江府金壇縣西南三十五里唐置茅州一名句曲山一曰形如句字之曲三茅得道之所

在建康府上元縣西北十八里唐置蔣州蔣子文廟 [illegible]

天目 在臨安府於潛縣北六十里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 郭璞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illegible]到錢唐

會稽 職方揚州山鎮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一十里有禹穴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秦始皇上會稽登大禹立石頌德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越絕書句踐小城山陰是也 會稽山東有禹穴深不見底 [illegible]

四明 唐志在越州餘姚縣西一百五十里明州以境有四明山為名在州西八十里山海經句餘之山注今在餘姚南句章北二縣因為名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 [illegible]

天台 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一曰桐柏山高萬八千丈

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赤城山在縣北六里天台之南門也名山畧記曰葛仙公山也孫綽有賦

括蒼 在處州麗水縣本括州隋置括蒼縣唐改

縉雲 在處州縉雲縣一名仙都

金華 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神仙傳皇初平至金華居石室中

大庾 在南安軍大庾縣西南二十里一名塞上嶺即五嶺之一漢呂嘉反漢帝伐之監軍姓庾城於此故謂之大庾嶺唐志在虔州南康縣高駢縣大庾擊賊廣州

武夷 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漢郊祀志有武夷君朱文公武夷圖序

聳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

廬山 在江州潯陽縣東三十二里南康軍北十五里本名鄣山郡縣志匡俗廬于此山漢武帝拜為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名山周環五百餘里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廬山東白鹿洞唐李渤之隱居南唐刱書院

衡嶽 職方荊州山鎮在潭州衡山縣西三十里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有五峯曰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湘中記曰衡山有二牒禹按其文以治水遥望衡山如陣雲韓文公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南嶽記曰朱陵之靈臺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為名焉不通讀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

大川 浙江 在臨安府錢塘縣南十二里越州蕭山縣西二十五里莊子云浙河其曲折為名地理志云曰漸江

日晝夜再上常以月[illegible]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朔[illegible]
十八日[illegible]大小則水[illegible]不過[illegible]百里[illegible]大[illegible]
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illegible]
其[illegible]

錢唐臨浙江吳越春秋越王至浙江之上望見大
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illegible]
潮圖論曰浙江夾岸有山[illegible]二山相對謂之
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為濤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
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
以為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
叔蒙海濤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
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
血脈隨氣進退率來之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湘水 出全州清湘縣陽朔山東入洞庭北至衡州衡陽縣入江太史公浮沅湘[illegible]湘山海經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illegible]

贛水 山海經出聶都東北注江入彭澤西[illegible]漢地理志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通典虔州贛縣有章水貢水合流故曰贛[illegible]

沅水 在常德府武陵縣漢臨沅縣地至長沙入洞庭湖又入龍陽縣界歷凡州洲長二十里即李衡種甘所地理志水經出牂柯且蘭縣[illegible]山海經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楚辭沅有芷兮澧有蘭浮沅湘以南征

澧水 在澧州澧陽縣出慈利縣歷山東至辰州沅陵縣入沅注于洞庭水經云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禹貢又東至于澧楚辭澧浦薛氏

曰出澧州石門縣東合石𣴑之涔水至安鄉縣

入洞庭湖

洞庭

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四十里白青草

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岳州記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南七十九

里周四二五里洞庭八湖也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

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在縣西三十里青草湖中

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楚辭遭吾道

兮洞庭水經注湘水資水沅水澧水合洞庭此會大江

五渚洞庭湘水五渚此水至岳州巴陵縣即入巴江也

彭蠡

在江州潯陽縣今九江府德化縣括地志在縣東南五十里六

典注一名宮亭湖舊名彭蠡湖謂之宮亭在今南康軍星子縣南江

州彭澤縣西地理志在豫章郡彭澤縣西郡縣志

在都昌縣今饒州府東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為界

禹貢揚州彭蠡既豬即今江西...

二州之地吳起曰三苗左洞庭右彭蠡

湖口縣在都昌縣...

太湖

職方揚州其浸五湖國語注太湖即五湖在唐

志湖州烏程縣有太湖占湖常蘇四州境通與

湖州東有太湖一名震澤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

塈具區注太湖也李氏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

湖鑑湖韋昭曰震澤今太湖在平江吳縣

逐夷控五溪之蠻

通典黔州楚黔中謂之五溪謂酉辰巫武陵等古

老相傳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

為一溪之長一說云五溪蠻皆槃瓠子孫非巴子

也水經注武陵五溪雄樠酉潕辰周武帝時蠻帥

以其地歸附遂置黔州其在黔中五溪長沙之後...

劔南

東連牂柯

通典牂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貞觀中脩貢列

其地為牂州

西界吐蕃見前

南接群蠻

群蠻南詔北抵益州又有烏蠻白水蠻昆明蠻

州蠻六姓蠻之屬

[illegible]

北通劍閣

劍閣在劍州劍門縣張載作銘有梁山亦曰大劍山在縣西南二十四里 [illegible]

名山峨眉

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 [illegible] 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 中峨眉在縣東南二十里 西魏置眉州在峨眉之陰 蜀都賦抗峨眉之重阻 [illegible]

二十四

青城

在永康軍青城縣西三十二里 [illegible] 仙經云此是第五洞天上有源泉懸瀉一日三時灑落謂之朝泉

鶴鳴

在蜀州晉原縣西七十九里 [illegible] 絕壁千尋後漢張陵學道鶴鳴山中 [illegible] 遊其

岷山

在茂州汶山縣俗謂之鐵豹嶺禹導江始於岷山 [illegible] 太史公西瞻蜀之岷山 郡縣志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一里

大川涪水

出剛氐道徼外經綿州巴西縣至合州入漢

雒水

出漢州雒縣章山南至新都谷入湔 蜀都賦浸以綿雒

西漢水

出秦州清水縣 [illegible] 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重慶府江津縣入江 [illegible]

二十五

江瀆

江源在松州交川縣西北江源鎮至茂州汶山 岷山東流別而為沱 [illegible] 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 崍山 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

遠夷控西河群蠻

唐志劍南諸蠻州九十二無城邑椎髻皮服 通典

松外諸蠻貞觀末遣使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

嶺南

東南際海 秦置南海尉所謂東南一尉也（通典禹貢揚州產貢 臨海方山藪川侯）

西控群蠻（古不及五嶺之外州域 南之地皆九州之域）

漢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皆有蠻唐嶺南諸蠻州九十二隸桂邕州安南府蜀蠻州十八隸峯州

北據五嶺

秦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今南安軍大庾嶺）騎田嶺二也（今宜州）都龐嶺三也（今道州永明）諸嶺四也（今賀州）越城嶺五也（今桂州南臨源縣北）

名山

黃嶺 在廣州東莞縣

靈洲山 在廣州南海縣鬱水中（宋拋志廣州西十二里有靈洲其山平原彌望）

大川

桂水 連州桂陽縣在桂水之陽又靜江府臨桂縣有桂水一名桂江經縣東去縣十步九域志韶州曲江縣有桂水

鬱水 在南海縣漢志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縣入海（四會縣屬廣州）山海經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遠夷 控百越林邑扶南

通典自嶺以南是百越之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古謂之雕題 林邑 漢桓靈後蠻獠據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晉崔遠討之宋杜慧度宗愨隋劉方破之唐曰環王 扶南 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在林邑西南文身被髮晉隋遣使貢獻唐亦來貢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五

王應麟伯厚甫

周形勢攷

周室微諸侯不享覲天子存者惟祭與號通鑑始
始於威烈王命魏趙韓籍一曰三大夫始受天子
之命禮之紀綱盡矣蓋文侯之命書所以終平王東
遷春秋所以始知趙韓魏傳之終也魏趙韓爲
諸侯通鑑之始也溯流貫通㕍經緯觀通鑑者當
自書春秋始今略攷周之地於千七國之前
左氏傳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我自夏以后稷魏
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
封之有
杜氏曰夏世以后稷功受五國西土之長 魏
陝州芮城縣本魏國地魯桓公芮爲伯萬出居于
魏即此地漢河北縣地後周改芮城 駘京兆府
武功縣本部邑后稷所封亦作斄斄屬右扶風後
漢省武功亦漢縣治故斄城 芮同州馮翊縣本
芮國漢臨晉縣地屬左馮翊隋改縣曰馮翊 岐
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有岐山與文王徙於
岐即此縣孟子言文王治岐山代注存異
縣西北輿地廣記岐陽縣漢美陽縣地太王邑岐
山之下詩謂居岐之陽文王亦治焉唐省入扶風
縣爲岐陽鎮 畢在京兆府咸陽縣西北郡縣志
畢原在京兆府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
終南之道名也書周公葬于畢畢原即咸陽縣所
理也左傳畢文之昭也即謂此地原南北數十里
東西二三百里亦謂畢陌通典文王葬畢初王季
郡之後畢公高封焉 蒲姑注云博昌縣北有蒲
姑城通典薄姑萊縣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古蒲姑
氏國郡縣志博昌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
里今縣輿地廣記青州博興縣有薄姑城商末爲
諸侯居此成王滅之晏子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
公因之 商奄左傳因商奄之民說文鄣國在魯
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周有徐奄
注二國嬴姓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
於蒲姑 巴重慶府巴縣本江州縣古巴國今重
慶黔涪施忠萬開涪南平軍渠資普昌合州廣
安軍皆其地也秦惠王廿滅巴立巴郡 濮見牧誓伊
尹爲四方獻令正南[illegible]郡國志越巂會無縣華

陽國志曰故濮人邑鄭語蚡冒始啓濮劉伯莊
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臂濮赤口濮黑僰
濮爾雅南至於濮鈆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西
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與哀牢地相接　楚商頌
昔伐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周封熊繹為楚子今歸
州秭歸縣東南丹陽城　鄧襄陽府鄧城縣漢為
鄧縣唐為臨漢縣有故鄧城在縣東北二十二里即
鄧國　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通典挹婁
即古肅慎之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瀕

大海　勿吉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慎國地後魏即勿吉
也燕在涿鹿山南召公所封都幽州薊縣北燕伯
欵始見春秋　索隱秦紀寧公與亳戰皇甫謐云西
夷之國杜注
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
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荆蠻注云芈姓之蠻鬻熊之後蠻芈蠻矣謂叔熊
在濮從蠻俗也今按詩云蠻荆叔向曰昔成王盟
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

燎故不與盟荆蠻即楚也（春秋莊公世書荆讀言 年以後楚人）
殷改爲　申姜姓詩申伯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
二十里南陽秦宛縣國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呂姜姓書呂侯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林氏曰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楚有圖北方之志
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又在焉子重請申呂為賞
田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申即宛
也方城之險楚所恃而申在方城之內冥阨之險
又在方城之內　應姬姓武王子封（在汝州）漢志

潁川郡父城縣應鄉故國秦范雎封應侯縣廢入
汝州葉縣　鄧曼姓見前　陳嬀姓周封舜後滿
以備三恪在陳州宛丘縣　蔡姬姓文王子所封
蔡州上蔡縣蔡叔始封也平侯自上蔡遷新蔡縣
隨姬姓在隨州隨縣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
唐姬姓隨州唐城縣故唐國漢為上唐鄉屬春陵
晉置上唐縣隋改唐城　衛姬姓康叔之封都殷
之朝歌衛州及黎陽野王皆衛之分　燕姬姓見
前　翟隗姓白狄有延安府鄜丹綏鄜銀石州之地
鮮虞姬姓在翟者今中山府新樂縣（古鮮虞國）

山
路　妘姓春秋赤狄潞氏今潞州潞城縣一云潞
隗姓漢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云洛
即漆沮水也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于渭路
漢西羌傳洛川有大荔之戎　泉隗姓左傳泉臣
之戎注云今伊闕北有泉亭　徐注云赤翟隗姓
蒲注云赤翟隗姓　虞姬姓武王封太王子仲
雍之後為虞公陝州平陸縣吳山在西上有虞城
虢姬姓西虢虢叔之後陝州陝縣上陽故城在
縣東虢州為南境東虢虢仲之後在孟州汜水
縣制邑故虎牢城　晉姬姓唐叔之後燮父改唐
為晉今太原府陽曲縣　隗姬姓未詳其地　霍
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在晉州霍邑縣　楊姬姓
晉州洪洞縣本楊侯國漢為楊縣隋改洪洞取横
為名　魏姬姓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詩謂魏地
狹隘漢河北縣屬分芮城置永樂　芮姬姓見前
齊姜姓太公望之後都營丘今青州臨淄縣
魯姬姓周公旦之後伯禽宅曲阜今襲慶府仙源
縣　曹姬姓文王子振鐸之後宅陶丘今興仁府
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　宋子姓微
子為宋公今應天府宋成縣　滕姬姓文王子叔

繡所封今徐州滕縣西南十四里有滕城　薛任
姓奚仲所封漢有薛縣故國後廢故城在徐州滕
縣東　鄒曹姓春秋邾子陸終之後今襲慶鄒縣
莒己姓東夷之國今密州莒縣　曹元首六代論
曰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
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
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
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維并兼路塞逆節
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
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
九鼎而畏迫宗姬蔑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
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
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
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
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虎位鴻
門無主四十餘年　林氏曰春秋歷十三王君

弑逆之禍臣無專擅之變外弱而內固枝傷而幹
存故晉齊多叛臣宋鄭多叛親魯多叛邑衛多叛
民而周無僭逆之亂齊俗好詐秦俗好兵晉魏之
俗褊鄭衛之俗淫而周無变異之風齊作內政晉
作爰田魯作丘甲鄭作封洫而周之政則守先王
之政晉大夫貪鄭大夫侈魯大夫抗齊大夫驕而
周之臣則貴先王之禮齊晉有世臣而無公族宋
魯有公族而無世臣權在世臣則雖強而亡權在
公族則雖存而削惟周之立國兼而有之親疏相
制本枝相維凡此者皆非諸國之所及也故秦雖

免胄而過明是雖觀兵而問鼎非吳雖告勞而矜功
亦終僻限內聽而不敢動況中國之君乎
左氏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
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惠王五年與鄭伯武公之
路自虎牢以東與虢公酒泉襄王十七年與晉侯陽
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漢地理志周地今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
氏是其分也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
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
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唐天文志周之興也

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通典周之封
城其西得今河南洛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
伊闕北至于河當戰國時其境東西南北才
百餘里 溫孟州溫縣春秋僖十年狄滅溫蘇子
奔衛於是襄王以賜晉文公 原在孟州濟源縣[illegible]
絺在野王縣西南今懷州河內縣
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國語陽人曰
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樊仲山父食采於
樊 隰郕在懷縣西南[illegible] 欑茅在懷
州脩武縣北 向軹縣有地名向上[illegible]

盟今盟津在孟州河陽縣 陘通典河南府密
縣有陘山 隤在脩武縣北 懷即懷縣[illegible]
[illegible] 南陽懷州脩武縣有南陽城晉啓南陽
即此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 虎牢孟州汜
水縣 酒泉周邑未詳 陳氏曰九州小侵淨盡
各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園田繫鄭春
秋不以沙麓繫晉略可觀矣周季諸侯始僭不能
之利齊斡山海而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
晉侈溢甚往往稱伯甚者至周求貢百二十金於
魏以易溫圃 呂氏曰言周秦之擅霸者以歸之

形勢其說始於衰敬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勢為弱秦之形勢為強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如敬之言彼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有所謂秦者耶迨至平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況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

釋六　九

敬何由見而遽以弱名周耶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至襄王又頃捐數邑於晉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二烏在其能守王章耶

趙氏曰周之始東也以父子之變東而又東也以兄弟之爭　林氏曰周至平王而弱襄王而微敬王而亂此東周之三變也平王當齊晉秦楚代興之始襄王當齊晉秦楚爭伯之初敬王當齊晉秦楚俱弱之後夫四國強而周弱四國衰而周微固其勢也四國既弱而周之亂又甚焉實周自為[illegible]

[illegible]

釋六　十

[illegible]

黃氏曰荊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宛衛武關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天下形勝故宜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據全燕[illegible]齊據海岱[illegible]翼蔽洛陽并荊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畧大體可見矣　朱氏

曰自申繒之辭不[illegible]無母家之也戎是[illegible]師亦之
賊不正而諸侯之盟會瀰至春秋所以作也討夏
南之亂不出於諸華而反出於夷狄之國請討田
恒之無君不見於公卿而特出於去位之大夫更
戰國與衰斯義悠晦然三户亡秦之怨猶見於故
楚之遺老使者五反必欲復立魏後之義猶復見
於先魏之故臣感五世相韓之德不憚破家捐軀
而求報者猶有圯下孺子也天命流行人心如故
斯理詎可湮滅哉

通鑑地理通釋卷六

通鑑地理通釋卷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名臣議論攷

古之謀國者知天下之大勢國事揆策規晝先定無言不酬今自樂毅而下著于篇

樂毅對伐齊

樂毅為魏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illegible]而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illegible]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

獨莒即墨未服

重丘

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水經注故重丘縣(漢縣屬平原)在德州左傳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輿地廣記永靜軍將陵縣漢重丘縣地隋於重丘故城置(德州屬)慶曆七年屬永靜

觀津

正義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輿地廣記觀津鎮本趙地樂毅封於此號望諸君漢爲縣屬信都(典故城在德州武城縣東北 屬清河外戚傳竇后家在觀津通州)

濟西

正義謂濟州已西左傳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水經注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蘇代曰秦以濟西委於趙 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

臨淄

青州臨淄縣古營丘之地城臨淄水故曰臨淄師尚父所封

莒

今密州莒縣故莒國

釋 卷七 二

昌國

正義故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漢齊郡之縣

即墨

今萊州之縣故城在縣西膠水縣南六十里

濟上

濟水之上禹貢濟東北會于汶孔氏云濟與汶合濟職方氏及漢志說文作泲兗州之川今禹貢從水從齊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濟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別是一水名音同實異)

寧臺

索隱云燕臺也括地志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戰國策云曆室(燕通鑑圖典 不都宮磨)

薊丘

正義薊縣西北隅有薊丘索隱云燕所都之地(今燕)地理志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漢屬 唐屬幽州)

汶篁

正義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

釋 卷七 三

史270-460

徐廣云竹田曰望諸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illegible]

蕭何韓信論定三秦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蕭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韓信拜大將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信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illegible]

大將信 府

漢中

元和郡縣志關內道漢中地六百里為漢中郡後漢注故城在今梁州南鄭縣東北輿地廣記房金洋州興元府索隱云在楚之西北漢水南鄭侯相秦與任鄙為漢中守[illegible]

公王邑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今與元府南鄭縣[illegible]

漢中地形襟要高帝始基[illegible]

此用能定三秦先主之問蜀倚為重鎮 [illegible]

[illegible]

巴蜀

秦二郡苴蜀相攻秦使張儀司馬錯取蜀譙周曰苴今之巴郡也正義曰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伐蜀滅之因滅巴 [illegible] 太史公曰巴蜀四塞棧道千里唯褒斜綰轂其

三秦

章邯王雍 [illegible] 都廢丘 [illegible]

司馬欣王塞 [illegible] 都櫟陽 [illegible]

董翳王翟 [illegible] 都高奴 [illegible]

法言曰漢掘業山南發跡 [illegible] 三秦

關中

韓生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雍錄云此說未盡顏氏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其說是也 [illegible]

彭城

徐州之縣故大彭國春秋時宋封魚石呂氏曰或咎羽不從韓生之計殊不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羽之暴雖王關中無益也

江南

項羽紀徙義帝長沙郴縣今郴州縣

新安

河南府之縣括地志故城在澠池縣東二十三里 [illegible]

武關

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司馬起豐析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杜氏注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 [illegible] 史記 [illegible] 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 [illegible]

南陽析今鄧州內鄉縣
商州上京相璠曰少習楚通上洛阨道也
商縣東南郡縣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九十里括地志即少習也楚懷王三十年秦昭王遺
懷王書願會武關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
王至則閉執之以歸漢元年
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
又七國反周亞夫擊之趙涉說曰從此
右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
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

釋七

輿地廣記商洛縣東有少習秦謂之武關賈誼新
書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
侯也
林氏曰春秋時武關晉地非秦有也秦未得武關
故不可以制楚穆公之世秦伐鄀與楚爭商密商
密近武關呂氏曰沛公圍宛定南陽至丹水還攻
胡陽攻析酈皆降攻武關入秦引兵繞嶢關踰蕢
山擊秦軍至藍田遂西入咸陽此高帝入關所歷
也王氏曰臨晉以限東諸侯武關以限南諸侯函
谷以限河北沛公南出轘轅略南陽然後引兵而
西則其破武關而入秦皆南境也

陳倉

縣屬右扶風輿地廣記鳳翔府寶雞縣故陳倉故
城在縣東二十里大散關在西南

河南

韓殺
申陽上河南鄭昌王韓司馬卬王殷呂氏曰漢王

釋七

降申陽而置河南郡降魏豹而得河東郡虜司馬
卬而置河內郡三河之地皆為漢有矣故告諸侯
之辭有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之語也

滎陽

漢屬河南今鄭州滎陽滎澤二縣
范雎說秦昭王曰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
道不通呂氏曰滎陽成皐自春秋以來常為天下
重地由秦而上晉楚於此而爭霸由秦而下楚漢
於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國淮南衡山之變猶
睥睨此地而決成敗東都以後言形勢者必及之

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
十二年鄴陳平居人男以汁入萬衆屯滎陽以待天下
許定二年易之謀志氏皇之名衛
陽故壘之衛地理志氏皇名割策
京索
元和郡縣志鄭州滎陽縣京水出縣南平地索水
出縣南三十五里小陘山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
里即鄭京城太叔之邑古大索城今縣治左傳京太叔
大叔氏小索城縣北四里史記正義京縣有大索
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三城蒯通曰
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
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
大索小索 高紀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
酈食其畫取楚之策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
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
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
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
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
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
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
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
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酈生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於鞏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
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
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
鞏
河南府之縣地理志東周所居元和郡縣志春秋
時師克鞏縣本與成皋中分洛水西則鞏東則成
皋後魏併焉爾雅鞏固也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
名

成皐

漢河南之一縣故虎牢鄭縣志河南府汜水縣（[illegible]）古東虢國鄭之制邑漢之成皐（[illegible]）項羽使曹咎守之漢王破之成皐故關在縣東南二里通典云後漢置關春秋襄二年遂城虎牢十年戍鄭虎牢胡氏春秋傳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皐今爲汜水縣崇險關於天下猶屋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illegible]）

（[illegible]）

雒

河南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郡縣志故洛陽城在縣東二十里顏氏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

敖倉

書仲丁遷于囂詩搏獸于敖（[illegible]）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illegible]）建敖倉於成皐（[illegible]）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illegible]）呂氏曰滎陽成皐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與巨橋盈而殷喪成皐溢而秦亡（[illegible]）

成皐之險

正義即汜水縣山險之道淮南王曰先要成皐之口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蘇秦曰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illegible]）

太行之道

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illegible]）西北正義云在懷州河內縣（[illegible]）北二十五里澤州之南羊腸之道也白起攻南陽（[illegible]）也太行道絕之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illegible]）崔伯易感山賦云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塞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中山之阨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喻此山入射犬（[illegible]）

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則大之衆還軍救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郡國志河內野王[illegible]有太行山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illegible]故城在懷州武德縣北[illegible]羊腸之險大行之口塞

飛狐之口

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正義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飛狐口文帝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匈奴傳云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後漢王霸與杜茂治飛狐道注云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猶[illegible]常山圖經云山北四百餘里號飛狐口[illegible]

白馬之津

漢白馬縣屬東郡戰國策張儀曰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illegible]決白馬之口高誘曰白馬津名水經注河過黎陽縣南

爲白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唐滑州黎陽津即此也今屬滑州白馬縣本衛之曹邑[illegible]從白馬渡河劉賈隨擊唐白馬津入楚地[illegible]來絕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illegible]

歷城

今齊州縣漢屬濟南國廣韓歷下兵即其地

武關 見前

朱氏[illegible]曰漢楚自彭城之後劉鴻溝之先漢惟忘紫一勝其他二戰每戰輒敗不特楚之兵疲如飄風暴雨非漢所能遏而漢之視楚如羔豚之畏羆虎自南鄭以來非決策東鄉之計定於韓信明其爲賊之義發於董公捐金以間其君臣之謀穎於陳平說沛使叛楚捐關東地以與信越之議籌之隨何張良而其所以疲楚之力而分其勢者猶未之講也獨蒯生進說使楚力分而漢休息迭用之以平天下若生之策所謂多方以誤之亟肆以疲

之者與高帝自得其害……
而南彭越破薛公下邳羽於是棄成皋而東高帝
破終公成皋羽於是復引兵而西羽拔滎陽猶未
設版也而漢之諸將已入其心腹燒其積聚矣羽
不得已又揭揭而東羽方頓兵大梁分師援齊而
漢之大兵已破其梟將拔取成皋矣羽不得已又
蹢躅而西歲月未久奔走不寧智勇無幾前後受
敵以一國之兵而分應數十以一人之力而奔命
四方此其所以坐困斃　或曰漢取天下其征伐
次叙大抵如秦秦人先據咸陽以爲形勝之勢乃
取巴蜀以爲富饒之本遂用范睢遠交近攻之策
先滅韓魏次及楚及趙及燕然後并齊以一天下
高祖始居巴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
魏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
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據形勢而後進
取此用兵之道也

賈誼論封梁淮陽

誼上疏曰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
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
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
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
王而天下安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
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
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
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願舉淮南地以
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
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郪
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
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文帝於是從誼計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
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景帝立三
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城
之卒破七國

淮陽

高帝夷彭越分梁地爲二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
爲淮陽王文四年徙代王武爲淮陽王通典漢淮
陽郡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南

高帝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
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
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
益少矣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子
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四年徙 王盡得故地
都晉陽如故括地志并州大原地名大明城即古
晉陽
雒陽上東門
顧氏云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雒陽城十二門
李尤銘云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水經注建春門即
上東門也晉曰建陽
梁
文十二年武徙梁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梁王城守
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
以梁為限不敢過而四據睢陽今應天府宋城縣
括地志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孫 許守一
城扞天下兹遮江淮即此地也棘壁即左傳大棘
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陽 洪

新鄭
地理志汝南之縣春秋文十六年盟于鄭丘應劭
云秦伐魏取鄭丘漢興為新鄭蘇秦說魏曰南有
新鄭則非漢改是名也 後漢鄭竟封新鄭侯注新鄭縣屬
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 汝陰縣西北鄭丘城
是也
陳
古陳國輿地廣記陳州宛丘縣楚頃襄王自郢徙
都焉陳勝據陳自立為張楚漢高帝置淮陽國
泰山
今襲慶府奉符縣本漢博縣有泰山
高陽
郡縣志高陽故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二十九里
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陳留風俗傳高陽
在雍丘西南 府 酈生陳留高陽人沛公至
高陽傳舍孫愐云今在圉縣有舊傳云圉高陽鄉
輿地廣記圉縣故城在雍丘縣東南
淮南
文十二年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十六年復王故

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

鄧禹說光武

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
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
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
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
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

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
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
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
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
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
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
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

邳彤對光武

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戎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
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
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
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
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
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
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
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
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
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

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
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
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
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
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范曄論曰邳彤之廷對其爲福也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鄴　相州臨漳縣本漢鄴縣

薊　薊縣漢屬廣陽國今幽州燕山府

信都

冀州信都縣漢改爲信都國治光武自薊還聞信都
獨爲漢拒邯鄲即馳赴之任光爲太守開門迎謁
樂陽　縣屬常山郡
廣阿　縣屬鉅鹿郡輿地廣記趙州隆平縣本廣阿後漢
注故城在象城縣西北象城本朝改隆平
和戎　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居下曲陽以邳彤
爲卒正按鉅鹿郡下曲陽漢都尉治今祁州鼓城
縣常山郡上曲陽縣有上曲陽故此云下曲陽今鎮州曲陽　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
彤舉城降

二百六十四　釋卷七　二三

邯鄲　縣屬趙國時王郎據邯鄲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盡　今縣屬
磁州
堂陽　縣屬鉅鹿今冀州南宮縣堂陽鎮在堂水之陽故名
諸葛孔明對昭烈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
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
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
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
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
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
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
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釋一卷　廿三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
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
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
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新野　隆中
新野縣屬南陽郡唐省入鄧州穰縣　漢晉春秋

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荊州

刺史初治漢壽[illegible]後治南郡[illegible]南齊志云中平末王叡始治江陵部郡七[illegible]劉表為牧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　漢沔左氏傳楚國漢水以為池注云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地理志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南海詩江漢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左傳楚奄征南海

吳會　吳郡會稽郡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吳志朱桓部伍吳會二郡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是也

巴蜀　漢地理志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

益州

刺史初治雒部郡九屬國三劉焉為牧徙治綿竹[illegible]州又徙治成都璋其子也張魯據漢中取巴郡

宛洛

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illegible]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通典云[illegible]陽北拔宛洛高紀沛公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略南陽郡圍宛城陳恢見沛公曰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

秦川

天水郡秦州秦始封之邑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秦谷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秦亭秦仲所封也高紀漢王從故道襲雍[illegible]孔明出祁山[illegible]斜谷[illegible]姜維欲乘虛向秦川出駱谷[illegible]此自蜀攻秦之路

王朴平邊策

周世宗即位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

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是時世宗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於用武

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唯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以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歐陽公曰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高平

縣屬澤州秦破趙於長平即此地顯德元年次澤州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

育九全

吳江北諸州

顯德三年南征五年克淮南十四州以江爲界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巳爲周有李景獻廬舒蘄黃

桂廣

南漢據四十七州桂廣其都會也世宗平江北劉晟遣使脩貢爲楚人所隔

岷蜀

顯德二年伐蜀克秦成階鳳

幽并

石晉獻十六州于契丹[illegible]顯德
六年北伐取瀛莫定三關[illegible]
述律謂周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十四州之地皆
可取矣世宗遇疾功志不就自太原以北十州[illegible]
有[illegible]入于劉旻[illegible]顯德元年攻太原
不克
蘇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
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
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
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
璋因蜀之資以事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
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幸其或成者哉　張宣公曰
蕭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
定此得為相用人之體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

七國形勢攷上

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六國有地險而不[illegible]仁
義卒并于秦秦又不監而漢滅之作七國形勢攷

秦

蘇秦說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illegible]
范雎對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
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此王者之地也
春申君說秦昭王曰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
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
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
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荀子彊
國篇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
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

胡貉為隣西有巴戎東在於皆乃界於齊在韓者踰
常山乃有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
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
而固常山是地偏天下也威動海內雖弥中國然而
憂患不可勝救也謂　謂常恐天下之一合而亂己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應侯問曰入秦何見荀卿
子曰其國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
形勝也　太史公六國表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
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
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
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
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
漢　韓非初見秦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
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彊為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
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　田肯
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

之上建瓴水也

巴蜀

甘茂曰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 [illegible] 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
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
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
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
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illegible]

[illegible]

漢中

楚地 樹秦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
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
餘 [illegible] 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
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

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illegible]惠文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齊湣王遺楚王書曰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illegible]後漢注故城在梁州南鄭縣東北

殽函

呂氏春秋九塞殽其一也左傳晉敗秦師于殽[illegible]

[illegible]公羊傳云殽之嶔巖[illegible]殽梁傳云殽巖嶮之下春秋正義云俗呼為土殽石殽其死道在兩殽之間[illegible]甘茂曰殽塞及至鬼谷[illegible]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郡縣志二崤山[illegible]年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illegible]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二里[illegible]

左殽函[illegible]關阪即殽函[illegible]據殽函之固[illegible]也[illegible]張良曰關中左[illegible]范雎謂秦左[illegible]賈生過秦曰秦孝公

四塞

[illegible]

張儀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illegible]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illegible]東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illegible]正義按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臨晉南有嶢武關北有蕭居庸天井關以臨胡庭故為關中[illegible]

關路代馬

胡樓煩林胡之類[illegible]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illegible]

時在北改罷胡諸一奇代郡有胡馬索隱一云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illegible]代郡屬趙張良曰關中北有胡苑之利[illegible]

甘泉谷口

郡縣志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京兆府雲陽縣[illegible]西北九十里周迴六十里[illegible]郊祀志寒門者[illegible]谷口也[illegible]地理志在馮翊谷口縣九嵏山在西[illegible]

隴

[illegible]有大坂曰[illegible]三秦記曰其坂九迴上者[illegible]

隴州汧源縣隴山一曰隴坻漢隴關[illegible]隴所以限東西[illegible]

涇渭

地理志开頭山[illegible]安定涇陽縣西[illegible]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illegible]入渭[illegible]隴西首陽縣西南[illegible]鳥鼠同穴山在[illegible]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illegible]入河[illegible]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illegible]

燕酸棗虛桃邢

[illegible]秦始皇紀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地理志東郡南燕縣[illegible]陳留郡酸棗縣[illegible]正義云虛[illegible]桃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illegible]徐廣曰燕縣有桃城[illegible]平皐有邢丘[illegible]

諸衡

左傳注蒲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輿地廣記古蒲邑在開封府長垣縣……有蒲陽

今按魏有蒲坂

當爲長垣之蒲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

正義云在鄭州秦紀始皇九年攻衍氏

首垣

戰國策韓謂秦王曰進齊宋之兵至首垣

梁郭趙世家公子刻攻魏首垣水經注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致平丘戶牖首垣諸邑

又云長垣縣故首垣秦更名

正義以首垣爲二邑

索隱謂魏有王垣

垣

垣

垣

戰國策謂遠薄梁郭當從水經注爲陳留之

仁平丘

正義仁一本作任今任城縣屬

志平丘縣屬陳留春秋昭十三年盟平丘注云在

陳留長垣縣西南

黃濟陽

戰國策云小黃地理志縣屬陳留

魏河北河南皆有黃城蘇秦說齊曰趙襲魏之河

北燒棘蒲隆黃城

燕代曰

外黃濟陽

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三十五里

正義濟

濮磨

徐廣云濮水北於鉅野入濟

索隱磨地名近濮

沙羨

地理志縣屬江夏 [illegible]

江南

戰國楚城澤口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illegible]

貨殖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 [illegible]

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西 [illegible] 秦紀武公伐邽冀戎初縣之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illegible]公西斬戎之獂王惠王十一年縣義渠 [illegible] 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巴人致貢八戎來服

常山

地理志常山郡 [illegible] 恒山在西 [illegible] 與常山

在定州恒陽縣 [illegible] 府北一百四十里 [illegible] 張儀說楚曰秦地半天下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云常山於天下在北若人背脊

臨慮

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今相州林慮縣 [illegible]

圍津

史記晉世家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 [illegible]

[illegible] 古大梁百有二十里 [illegible]

涔

楊倞注涔地名未詳所在或曰涔與岑同 [illegible] 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松柏之塞 [illegible] 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 [illegible]

西海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

郡若然皇紀云地西至臨洮羌（至司馬貞曰…西方…）

西羌

禹生自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括地志石紐山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三里…）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趙

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

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

王謂公子成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illegible]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

以報中山之怨　韓非子應侯謂秦王曰趙上黨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　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　戰國策說張相國曰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彊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

樂間對燕王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 正義東鄰燕西接[illegible] 韓非初見秦曰趙氏中央之國也 [illegible] 雜民所居也 [illegible]

常山

正義在鎮州西定州恒陽縣北[illegible]地道記云在上曲陽縣[illegible]今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世家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illegible]

河漳

正義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illegible]東至鄴入清漳[illegible]蘇秦曰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illegible]張儀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illegible]

清河

今貝州漢清河郡張儀說趙曰秦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illegible]

[illegible]

洹水

正義出相州林慮縣西北林慮山中[illegible]項羽與章邯盟洹水南殷虛上[illegible]括地志云相州臨漳縣本鄴縣[illegible]後周分東北界置洹水縣[illegible]山海經神囷之山黃水出焉東流注于洹隋圖經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

雲中

正義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七里漢匈奴

導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雲中郡今勝州）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水經注虞氏記云趙武靈王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乃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古雲中城百七十里）

午道

張儀說趙曰秦一軍塞午道索隱曰當在趙之東齊之西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鄭氏說）（子午谷北山是子南山是子午爲子午道則午道秦南道也）

博關

正義涉貝州南河至博陵今博州博平縣漢屬東郡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括地志云博州博平縣古博陵城在博州博平縣西北三十里春秋時齊地也戰國時屬齊王六年晉伐齊至博陵）（博陵）

勃海

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滹沱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漢置勃海郡後魏置滄州春秋釋例云海自遼西北平漁陽章武勃海樂安北海

東萊城陽東海廣陵吳郡會稽十四郡之東界也

河外

索隱謂陝及曲沃等處正義謂同華州張儀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云河外謂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說趙曰秦嚥韓梁軍於河外（正義謂同華州北臨河）

中山

春秋時爲鮮虞定四年傳中山不服中山之名乃始見于此（大事記戰國初立中山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及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其勢又强矣廣記中山府安喜縣古中山國（廣記云中山姬姓春秋時曰鮮虞）

房子

縣屬趙州唐改爲臨城（郡縣志縣城在高邑縣西南十五里漢時天子傳曰）（房子屬常山郡漢屬常山郡）

代

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者代之先也句數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正義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括地志云蔚州本代國在常山之北趙有代地及武靈王置代郡）

代句注之北與戎界邊

無窮 戰國策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王曰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

黃華 正義蓋西河側之山名 [illegible] 州林慮縣 [illegible] 西北崖上高十七里 [illegible] 下其谷黃花谷 [illegible] 趙 [illegible] 置酒黃華 [illegible]

漳滏 通典相州滏陽縣有漳河滏水 [illegible] 今磁州 [illegible] 郡國志鄴有 [illegible]

四四四二 釋卷八 十八

長城 世家肅侯十七築長城括地志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此所謂立長城者在武靈王之前

藺郭狼 地理志西河郡有藺皐狼二縣戰國策知伯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襄子弗與 [illegible] 郭狼疑是皐狼 [illegible]

林人 林胡 樓煩

正義林人即林胡也匈奴傳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如淳曰林胡即澹林為李牧所滅 [illegible]

四四 史釋卷八 十九

[illegible] 地理志樓煩縣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地 [illegible] 趙世家主父行新地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東胡 正義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 [illegible] 其後燕將秦開襲破之 [illegible] 匈奴傳燕北有東胡 [illegible] 山海經東胡在大澤東

西邊 正義云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

邑石閭等七國時趙邑逆也秦陽河也晉[illegible]
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燕趙西境也
洲薄洛之水
徐廣云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illegible]
[illegible]袁紹在薄洛津
上黨
地理志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illegible]
地

三胡
索隱云林胡樓煩東胡
晉陽
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縣為太原縣[illegible]
自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illegible]
鄗
郡縣志漢以為縣屬常山[illegible]光武即位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因改曰高邑[illegible]二十八里[illegible]置其地
廣記趙州高邑縣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鄗即此[illegible]
東陽
左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齊杜氏注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戰國策國子曰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illegible]

沙丘
鉅鹿
殷紂益廣沙丘苑臺括地志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正義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illegible]齊北界貝州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北界相去纔三百里趙在中間也呂

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 [illegible]

上郡

正義鄜延等州 [illegible] 綏州上縣 [illegible] 東南五十里 [illegible] 括地志故城在 [illegible]

扞關

呂氏云扞者扞蔽之扞非關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 [illegible]

榆中

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戰國策王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illegible]

邯鄲

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地理志自中牟徙此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楚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 [illegible]

羊腸

魏世家如耳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蔡澤謂應侯曰君相秦坐制諸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正義云太行山阪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呂氏春秋九山之一也盤紆如羊腸 [illegible]

句注

[illegible]

正義句注山 [illegible] 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 [illegible] 呂氏春秋 [illegible]

九塞之一也地理志在鴈門陰館[illegible]

[illegible]

河間

瀛州地理志注在兩河之間 [illegible]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七國形勢攷中

魏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 說趙曰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 衛鞅曰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 張儀說魏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蘇代約燕王曰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 魏安釐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鄴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

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乎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

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呂氏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綠韓魏天下之大勢當時王嚴用其計新幸是箸鴻春道不三以從長平六國力勸韓則韓不于拾失上市不至萬秦所吞食

鴻溝 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索隱云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今縣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

為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

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 [illegible]

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 [illegible]

[illegible]

郡國志滎陽有 [illegible]

[illegible]

汝南

陳

陳國楚滅為縣頃襄王自郢徙都兼為魏境 今陳州

汝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屬楚魏漢置汝南郡 今蔡州

州地理志魏南有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

平

郾

許本許國漢為潁川許縣魏改曰許昌 今許州長社

郾戰國策作鄢楚昭陽伐魏取郾 漢屬潁川 [illegible]

語注妘姓之國為鄭武公所滅漢陳留有傿縣應

劭曰鄭伯克段於傿是也後漢陽屬梁國 [illegible]

[illegible]

陽

彊屬潁川應劭曰昆水出南陽 [illegible]

昆陽

汝州葉縣北二十五里有昆陽城光武破尋邑之 [illegible]

所

召陵

漢屬汝南即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括地志故城

在豫州 [illegible] 郾城縣東四十五里 今屬 [illegible] 按秦紀惠

王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舞陽

漢屬潁川應劭曰舞水出南 [illegible] 唐屬許州括地

志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illegible]

新汲

漢屬南陽郡國志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 今上莽封

省入州 蔡入鄧

新鄭 漢屬汝南索隱即鄭丘 [illegible]城在相州[illegible]縣西北

准潁 二水名地理志准水出南陽平氏縣今唐州桐柏 大復山潁水出潁川陽城縣今河南府登封縣 陽乾山

煮棗 徐廣曰在宛句 [illegible]

無胥

地關戰國策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疏鮑氏 沂水出泰山蓋縣 泰山[illegible] 艾山 黃即陳留外黃 海鹽未詳解州鹽池 邑有鹽池

長城 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 [illegible] 正義[illegible]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河外 正義謂河南地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外張儀說魏王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說齊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魏世家蘇秦復見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

卷衍 正義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漢河南有卷縣衍在鄭州亦曰衍氏 [illegible]

酸棗 漢屬陳留 以棘名 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棗取鄭地而城之也 唐屬滑州今屬東京 [illegible]

梁 大梁
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 魏惠王自安邑徙此今東京開封府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
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illegible]

酈食其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太史
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王假元年
又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 張儀說魏史記云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
里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
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又曰卒戍四方
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鮑氏謂他國
戍有山川阻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本朝都此

梁太祖欲西遷洛陽據山河之固曰不出百年民
力殫矣後山陳氏謂開封無山川之阻為四戰之
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熙川常用十四萬人

安邑
郡縣志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地理志河
東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 唐屬陝州今屬解州
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秦紀昭王二十一年
魏獻安邑 [illegible] 汾水可以灌安邑 [illegible]
戰國策城渾曰蒲坂平陽相去
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國子曰安邑者
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
國也 柱國都也

女戟
劉伯莊云蓋在太行山之西戰國策蘇代謂齊王
曰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韓氏索隱云
韓國宜陽也太原劉伯莊云當為太行索隱云太
衍字原當為京京屬滎陽

軹
索隱云河內軹縣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
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

及鄭馳地我取軹道與鄭鹿戰國策六代曰秦下
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蘇厲曰濟反溫軹
高平於魏輿地廣記漢軹縣屬河内唐貞觀元年
省之孟州濟源縣（故軹城在縣東南十三里[illegible]）
（故軹之平川坐之里人西秦紀昭王[illegible]）
（陽道則[illegible]邑南）

南陽

地理志河内郡脩武應劭云晉始啓南陽今南陽
城是也秦改曰脩武（水經注[illegible]脩武故甯[illegible]）
（[illegible]以南[illegible]臣瓚）

云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
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劉氏云脩武則甯武王伐紂
名之秦紀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張儀傳
魏絕南陽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輿地廣記
懷州脩武縣本商之甯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
名脩武（韓詩外傳）唐武德四年改爲武陟而別置脩武
縣於隋脩武縣故城郡國志脩武故南陽（南陽脩武有[illegible]）
（即南陽今之鄭州也[illegible]）魏世家改[illegible]千子請予秦南陽以

和

[illegible]

西周

正義王城及挈世本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
居洛陽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也東周者洛陽也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
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考王弟）威烈王[illegible]西周[illegible]

松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寶東周惠公比東西
周分之始也（[illegible]）顯王二年趙韓
韓分周爲二東西周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
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紀說諸策稱東西
周君者皆謂二周君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
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

滎口　滎澤

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illegible]
梁（[illegible]而魏不明[illegible]）水經濟水又東合滎瀆[illegible]
文河水有石門謂之[illegible]

此始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之北又東至浚儀注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illegible]謂之梁

濟水又東逕滎澤北[illegible]

白馬之口

索隱白馬津在東郡決其派以灌外黃濟陽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金堤既決[金堤在白馬界]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韓非初見秦穴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張儀說趙曰守白馬之[illegible]

東郡濮陽

外黃漢屬陳留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illegible]

外黃下[illegible]

經注六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illegible]

衛[illegible]東

宿胥之口

正義淇水出衛州清淇縣[illegible]

[illegible]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遏清淇二水入白溝徐廣云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索隱曰…亦津名]水經注宛水東

南入淇下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河水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即指是瀆也[illegible]

虛頓丘

索隱虛邑名地與殷墟相近春秋桓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注云宋地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治是水經注洹水出山東逕殷墟竹書紀年曰盤庚

於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史記［illegible］）

頓丘正義云故城在魏

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注闞駰云頓丘在淇

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

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詩所謂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

丘（［illegible］）

八　衛　卷　一四

河內

地理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梁惠王曰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河

內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illegible］）

（［illegible］）

與

義秦韓相攻於閼與而趙奢破秦軍鄴縣志

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illegible］）

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括地志閼與

聚城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illegible］）又儀州（［illegible］）和順縣城亦云韓閼與邑

詳王翦攻閼與轑陽韓信破代夏說閼與（［illegible］）

鄴

輿地廣記相州臨漳縣本漢鄴縣（［illegible］）漢袁紹為

冀州牧鎮鄴曹公以為鄴都作三臺（［illegible］）

八　衛　卷　十五

朝歌

漢屬河內紂所都隋改為衛縣通典古城在衛州

衛縣西二十二里紂都有鹿臺謂之殷墟（［illegible］）

地理志衛為狄所滅更封

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傳齊伐

晉取朝歌

冥阨之塞 鄳阨

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今羅）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故均陵（今均州）塞鄳阨徐廣注云或為冥今江夏鄳縣

三百九一　釋九卷　八六

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蓋古鄳阨之阸塞（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石城山在今縣東三關之一也兵入中州東南至申州之西黽阨之塞有三關皆在申州東南陽縣界戰國策云危隘之塞涉谷楚之險塞）冥鄳黽並音萌

蔡

戰國策云在上蔡召陵無忌守正義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今豫州）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背身之右

懷茅

周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有攢茅隤懷襄王與晉

攢茅之田括地志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地理志河內懷縣晉國懷邑）徐廣云脩武古甯縣有茅亭（括地志在懷州脩武縣東北二十五里古嘉邑）

邢丘 安城 垝津

括地志平皋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左傳宣六年晉伐邢丘戰國時屬魏韓世家云韓王與魏王會于邢丘）

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

垝津在河北（括地志云在衛州清淇縣東北）

共 汲

無忌又曰通韓上黨於共甯地理志共汲二縣屬河內正義共衛州共城縣汲衛州所治

汲縣西南二十五里通典汲縣牧野之地

懷州脩武縣本殷甯邑

徐廣云成皋滎陽屬鄭 韓都鄭故稱韓為鄭

垣雍

括地志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 [illegible]

安陵

括地志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曰六國時為安陵 [illegible]

葉陽　高陵

括地志葉陽今許川葉縣 [illegible] 高陵今京兆府縣

漢屬左馮翊地理志魏地北界自高陵以東謂京

兆之高陵

魏世家卷　十六

南國

周紀注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此時屬韓 [illegible] 表云

在魏之南

西河　河西

無忌曰異日秦在河西正義云河州按秦紀繆公

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 [illegible] 之河西八城與

秦背約不與戰於韓虜晉君以歸夷吾獻河西地

是時秦地東至河秦數易君晉復強奪秦河西地

正義 [illegible] 八城 [illegible]

孝公元年下令曰三晉攻奪我河西地 [illegible]

公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illegible]

惠王六年魏納陰晉 [illegible]

[illegible] 年魏納河西地 [illegible]

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 [illegible]

戰國策掺留謂韓王曰魏兩用犀首 [illegible]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illegible]

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 [illegible]

武侯浮西河而下 [illegible] 呂氏春秋吳起去

魏世家卷　十九　王

西河而泣曰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

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

為秦也不久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

魏日以削秦日益大 [illegible]

林鄉

正義徐廣云在宛陵 [illegible]

劉伯莊云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 [illegible] 蘇代曰 [illegible]

兵困於林中

圍中

索隱圍即圃田鄭藪屬魏輿地廣記開封府中牟

縣有圃田澤爲豫州之藪 中牟屬鄭州 正義云圍劉伯

莊音圃 括地志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

文臺

括地志在曹州宛句縣 今興仁府 西北六十五里

垂都

郡國志濟陰郡句陽有垂亭

成陽東五里有

衛 陶

正義陶定陶

衛楚丘

呂氏春秋云舉陶削衛地方六百

平監

徐廣曰平縣屬河南 括地志 今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

東平須昌縣

南山北河外河內

正義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河外謂華州

以東至虢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 呂氏曰山

索隱云蓋安邑之東山領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

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嶝是也通典汾州靈石縣

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固之處鄭縣

志河中府元載上建中都議曰有羊腸底柱之險

濁河孟門之限以轘轅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

雷首山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

左傳晉表裏山河 林氏曰國險而多馬三家

之所以分晉也曲沃之民知有曲沃不知有宗國

欒氏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其君三家又可知矣

故河北之地善用之則爲伯王之資不善用而失

之則高□叛之晉居天中世二鎮以扼此數二百
餘年不能取

韓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
里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
韓觀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illegible]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
臨二周之郊 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
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蘇代約
燕王曰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
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范雎謂秦
昭王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 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
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
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 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
腹

鞏洛

周地 今河南府鞏縣 左傳昭二十六年晉師克鞏周
紀惠公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
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秦紀莊襄王
元年東周君盡入其國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
初置三川郡 河南 更曰 地理志河南有雒陽縣 成周 是為
鞏縣 東周所居

成皐

通典今汜水唐屬孟州戰國策三晉分智氏地段
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
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里
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
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取成皐至韓之取
鄭果從成皐始 韓滅鄭 二 今按晉楚之霸也爭鄭
秦之并六國也始於韓以虎牢成皐之險也秦拔
成皐滎陽十九年而韓亡 [illegible]
張儀 [illegible] 取成皐韓必入臣是時秦未取成皐上黨不通韓 [illegible]
[illegible] 成皐 [illegible] 元年 [illegible]

宜陽

六國表秦惠文三年拔韓宜陽[illegible]二秦武王四年拔宜陽城[illegible]漢屬弘農郡正義在洛州

河南福昌縣東十四里通典故韓城在縣東縣城

即魏一金墉城[illegible]後甘茂傳

秦武王謂曰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茂曰宜陽

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illegible]

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大起兵拔之[illegible]

[illegible]

蜀[illegible]

商阪 戰國策作常阪

正義即商山也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

武關在焉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illegible]四皓

所隱其地險阻王恭命王級曰統留之固南當荊

楚[illegible]史記六國

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illegible]

[illegible]戰國策楚

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illegible]

[illegible]弘農[illegible]通典[illegible]

宛穰

南陽二縣地理志宛故申伯國[illegible]通

[illegible]

穰[illegible]

淯水

通典河南密縣有淯水鄭州新鄭有溱洧二水

經出密縣馬領山[illegible]又東南流滑水注之

又東過鄭縣南滑水從西北來注之

[illegible]

陘山

通典今密縣山楚世家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括地志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illegible]

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蘇秦說楚曰北

有陘塞[illegible]

三川

韋昭曰河洛伊曰三川[illegible]周東都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什谷之口

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尋谷水徐廣云什一作尋成

鞏縣有尋口尋什聲近故其名異水經洛水又逕

北流入于河注云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

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之口 [illegible]

水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

谷口案什谷 [illegible]

轘轅緱氏

郡縣志河南府緱氏縣古滑國 [illegible]

十九里轘轅山在縣東南四十六里 [illegible]

里左傳欒盈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注曰緱氏縣

東南有轘轅關 [illegible]

屯留之道

正義屯留潞州縣也 [illegible] 道即太行羊腸

阪道也 [illegible]

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二十里 [illegible]

午晉人執孫蒯于純留三晉徙晉公於屯留

鄭

戰國策注今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縣 [illegible] 云今

楚兵臨鄭南塞轘轅鄢口斷韓南陽之兵

新城

郡縣志河南府伊闕縣古戎蠻子國漢為新城縣

[illegible] 伊闕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

闕伊水流其間故名 [illegible] 秦紀

白起攻新城敗韓魏於伊闕

滎陽

鄭地屬韓通典鄭州滎陽縣故虢國地秦置敖

倉楚漢戰京索間是也

鴻臺宮桑林苑

韓之宮苑 [illegible]

少曲

索隱云地近宜陽劉氏以為蓋在大行西南范雎

傳秦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正義

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

謂之韓王城也 [illegible] 以與鄭竹書紀年云魏

襄王四年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

為高平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 [illegible]

少曲致蘭石

水經注康溝又東逕扶溝縣之白

亭北又東逕少曲亭陳留

有少曲亭俗謂小城

曰尉氏縣

行

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

我於太行上黨降趙

黨韓世家秦

平陽

韓世家貞子徙居平陽

義晉州城地理

志河東平陽縣堯都也在平河之陽

括地志

志晉州城因平陽城東面為之

上黨 上地

戰國策周最曰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犀武敗於伊闕周君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綦母恢見魏王秦兵塞列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獎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按大事記秦昭王十四年韓魏攻秦起敗之於伊闕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乾河四十五年白起拔韓野王絕上黨道韓獻上黨於秦黨守馮亭以郡降趙四十七年

王齕攻上黨拔之四十八年白起分軍為三使王齕拔趙武安皮牢近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莊襄王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之戰 岸門之戰 蘇代曰龍賈封陵之戰 高商之戰 趙莊之戰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

何氏論曰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於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畏故也齊楚自恃其強有包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恃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習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曾不知齊楚雖疆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韓魏者秦之銷壞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

里之内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五二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則四國之乘僘者尚未及知也四國誠能歲各更其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成韓魏而佐其欲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林氏曰六國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欲平天下者必先知難易之勢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呂氏曰秦并六國始於韓者蓋李斯之策也杜牧曰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九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十

七國形勢攷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齊

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　荀卿子說齊相曰

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以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然耳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蘇代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齊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 魯仲君說秦昭王曰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韓非初見秦曰往者齊南破荊中

釋卷十

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 田肯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秦也

[redacted]陵 無棣

唐志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關郡縣志通典有穆陵山在沂水縣北一百九十里滄州鹽山縣本齊無棣邑漢高城縣通典古齊境 滄州無棣縣南臨無棣溝因

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城南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

[redacted]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

傳泰山[redacted]其陰則齊

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其北有山 括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有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琅邪山在縣東

釋卷 三

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孟子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 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遊猶軸轉斛南至琅邪 地理志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illegible]

河

宜清河郡治清陽後漢省之安帝改曰甘

又爲清河國治桓帝改國曰甘陵魏復故晉改甘陵縣曰清河後周置貝州宋改恩州通典春秋屬晉七國屬趙地理志趙東有清河齊北有河以南水經注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七十七里有清河故城世謂之鵲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高帝置清河郡治此景帝封子乘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勃海郡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宋文帝置樂 [illegible] 分置渤海郡後魏改渤海為滄水置滄 [illegible]

釋十七

趙二國之境無棣縣齊境北至無棣太 [illegible] 心齊北有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 [illegible] 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 [illegible]

理志屬齊郡臨淄名營丘故齊 [illegible] 遭 [illegible] 盛樂之閒兮 [illegible] 會也其中具五民 [illegible] 出泰 [illegible] 詩正義云今齊城內有丘即 [illegible] 城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 [illegible]

[illegible] 括地志青州臨淄縣即古臨淄 [illegible]

衛陽晉之道

張儀說楚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

正義衛地也濮陽州也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索隱陽晉衛邑也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 [illegible]

通釋卷十一　五

元父之險

漢縣屬東平國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illegible]

城不能下西走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元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魏志

襄賁開陽

二縣地理志屬東海郡 [illegible] 輿地廣記襄賁縣廢入沂州臨沂縣故城在縣南開陽本鄅國春秋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 [illegible] 後廢入臨沂故城

在縣南[illegible]

清濟 [illegible] 濁河

左傳哀十一年齊伐我及清注濟北盧縣東有清亭齊語桓公正封疆地南至于䧟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鄰水經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注云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〻清濟即此水也蔡氏曰李寶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禁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illegible]河水東北過高唐[illegible]孟康曰齊西有平原[illegible]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正義云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滄德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長城鉅防

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illegible]即有長城至東海正義長城西在濟州平陰縣界[illegible]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泰山記云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餘千里至琅邪臺入海[illegible]

泗水

出兗州[illegible]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淮[illegible]

即墨

郡縣志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本漢舊縣田單守即墨破燕軍盡復齊地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此漢屬膠東北齊併入膠水隋復置屬萊州城臨墨水故曰即墨田肯謂琅邪即墨之饒顏氏云二縣近海財用所出[illegible]戰國策齊王建入朝於秦即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三晉大夫皆不便秦

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
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同州朝邑縣
鄢陵也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
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齊王不聽

河北

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

楚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西有黔中巫郡
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
五千餘里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
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
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
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
此其勢不相及也　蘇代約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
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
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　荀子議兵曰
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
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淮南兵畧訓曰
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包巴蜀東裹郯淮潁汝
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緜之以方城山高
尋雲谿肆無景　戰國策曰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
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

黔中

正義今朗州楚黔中郡漢更名武陵今辰州括地志
云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今黔府亦其地[illegible]
楚世家秦[illegible]
地是秦也楚[illegible]

巫郡

括地志在夔州東百里夔州巫山縣楚置巫郡秦
漢為南郡巫縣故城今夔州巫山縣　巫山在西南

夏州

傳宣十一年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illegible]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

夏州裴駰案左傳注不詳夏州所在卑耽按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正義云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楚辭過夏首而西浮[illegible]夏浦而西思[illegible]

海陽

劉氏云楚之東境[illegible]

洞庭

家隱今青草湖正義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又有洞庭山名君山在湖中心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韓非初見秦曰秦與荊人大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後漢南蠻傳云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蒼梧

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illegible]禮記云舜葬於蒼梧之野[illegible]

[illegible]

陘塞

汾陘之塞

戰國策云北有汾陘之塞徐廣云春秋[illegible]伐楚次于陘[illegible]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在密[illegible]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楚世家魏取我陘山今按陘塞其說有三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則正義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為鄭戰國為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為塞以禦北方故蘇秦於韓曰南有陘山於楚曰北有

陘塞其地一也楚漢之際亦於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今襄城屬汝州汾陘之塞蓋在汝鄭二州[illegible]林氏曰楚有國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又在焉申即宛也[illegible]

郇陽

漢地理志漢中旬陽縣[illegible]輿地廣記金州洵陽縣[illegible]按金州後漢末爲西城郡魏得之改魏興申

儀為太守屯洵口（水經注漢水之洵水口洵水出）蜀蔣琬欲[illegible]漢
沔襄魏興今屬利州路南蘇嫈峽西接梁洋為控
扼之地蘇秦所謂郇陽即洵陽也（三郇字旬徐廣曰）
為順陽（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南州）索隱以為新陽（故新陽在申州）皆
非也又按楚世家懷王二十五年與秦盟黃棘秦
復與楚上庸（正義括地志云上庸今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是）頃襄王十九年
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害金房均三州及漢
水之北蘇代云殘均陵塞鄳隘（正義均州鄳隘在申州南五十里故城）
楚割上庸之以年秦拔西陵又一年拔郢趙氏曰
楚莫盛於莊威之極衰之倚也楚與秦疆不相下

也滅庸而秦從師自莊始與吳越邈不相及也滅
舒蓼而吳越受盟自莊始孰知異時之秦拔武關
取上庸即今日之故道異時之吳舍舟于淮汭溍
師于巢為亡郢之張本

鄢郢

楚人對頃襄王曰秦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背傅楚
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正
義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今宜城縣）南九里郢城
在荊州（今江陵府）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
鄢矣下黔中則臨郢矣地理志南郡宜城故鄢（左

（王公賈漢夏水入郢）注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
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
世秦拔郢徙陳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
都會也南豐曾氏曰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
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陽水左丘明
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陽亂次以濟
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
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
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
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

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redacted]縣漢惠帝三
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
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
起所為渠[redacted]不廢引鄢水以灌田今長渠是也胡
文定公曰鄢渚江左上流也故楚子自秭歸徙都
日以富彊並吞諸邦次及漢東下收江黃橫行淮
泗遂兼吳越傳六七百年而後亡此雖人謀亦地
勢使然也後漢袁劉表牧之坐談西伯之假
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
魏晉宋齊梁倚為重鎮時賦兵甲當南朝之半

其爲江東屏蔽猶扉扆之有下陽也林氏曰江南

郢也襄陽鄢也自江陵而圖北方必經襄陽襄陽

楚之北津也（門屋之東塾謂之門）

汶山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輿地廣記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

圖說　卷一　四

扞關

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古今地名）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地理志）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注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正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及沔關括地志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陽關城也（永安宮南）入扞關今峽州巴山縣界故扞關是鄖（山省）入江關今夔州魚復縣南二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魚復今夔州）後漢岑彭傳公孫述遣將

任滿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攻破之遂長驅入江關注云故扞關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

竟陵

漢屬江夏郡（楚邑）越世家竟陵澤楚之材也輿地廣記復州景陵縣秦白起攻楚拔郢東至竟陵晉竟陵郡治沔陽縣

汶

巴

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今茂州）水經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注汶出徼外嶓山西玉輪坂下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今重慶府）閬白二水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西南夷傳楚威王使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蘇代云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舟出於巴謂汶江巴江也今按張儀說楚謂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兵水 與下崔仲方論取陳謂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陸衝要必爭之所彼氣兵漢口峽口則下流諸
將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矣
晉楚晉以此取吳隋以此取陳

五渚 裴駰云戰國策秦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
渚在洞庭索隱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
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

湘水 沅水 澧水 資水 此四水會大江名之五渚

隨州 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
君說秦曰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右壤

汝頓 左傳 楚文王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
晉師

原缺

九夷 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索隱云屬楚之夷也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
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呂氏云以此考之九夷之地
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
居九夷之言

宿州 縣漢屬沛郡 南臨汴

甘魚之口 左傳昭十三年楚公子比 于魚陂注云竟陵
城西北有甘魚陂水經注云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史
記正義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
今復州亦是其地按戰國多以水攻
楚守白魚之口 祝氏鑑曰從人之論必曰衛成
則秦帝從合則楚王蓋自方城以南武關之東秦
楚之地表裏控帶

燕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者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蘇代見燕王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

張儀說燕昭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子曰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城殘啟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

朝鮮

地理志玄菟樂浪皆朝鮮濊貊句驪之道義

箕子去之朝鮮朝鮮王傳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滿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王之都王險括地志高驪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

遼東

地理志燕地東有遼東匈奴傳燕置遼東郡以距胡通典舜營州遼水之東是也燕遼東郡秦漢因之東通樂浪晉置平州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唐置安東都護府

林胡樓煩

正義二胡朔嵐已北戰國策蘇秦說齊曰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書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匈奴傳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雲中九原

正義二郡並在勝州雲中故城在榆林縣中郡東北四十里九原在榆林縣西界漢武帝改為五原郡括地志

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按[illegible]
雲中趙世家云地西至雲中九原[illegible]
[illegible]

嘑沱

地理志鹵池河自代郡鹵城縣[illegible]東至參合
[illegible]入海并州川隋幽經云魏改曰清
滹沱河光武紀注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
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
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度口[illegible]

通釋十三　二十二

易水

地理志易水出涿郡故安縣[illegible]閻鄉東至范
陽入濡亦入淶并州藪郡縣志易水在涿州歸義
縣[illegible]南二十五里[illegible]

碣石

地理志大揭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通典[illegible]
州盧龍縣有碣石山[illegible]碣然而立在海旁
太康地志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界非
此碣石也括地志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史記
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云碣石
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illegible]
[illegible]水經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illegible]

通釋卷一　二十三

鴈門

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鴈門郡[illegible]
居代鴈門備匈奴山海經鴈門之山無草木[illegible]
云在高柳北注云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
[illegible]

代上谷

匈奴傳趙置代郡燕置上谷郡正義上谷即媯州[illegible]

東垣

趙攻中山取東垣輿地廣記真定府[illegible]真定縣本中山之東垣邑漢十一年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帝攻拔之改曰真定有滹沱水正義[illegible]之東邑在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澠池

在今河南府澠池縣地理志弘農澠池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水經注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漢景帝因崤黽之池以目縣或謂之彭池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即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處世謂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淮南子九塞曰澠阨戰國策云澠隘之塞[illegible]池翼奉曰成周右阻黽池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陋之間[illegible]

長城

[illegible]

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illegible]右北平平州遼西營州遼東郡以距胡通典媯州銀城縣五原塞即縣北所謂光祿塞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此[illegible]邵子曰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趙氏曰燕入春秋百九十年始以伯款見經

薊

樂毅書薊丘水經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唐志幽州薊縣周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燕國都薊秦屬上谷韓廣自立為燕王項氏封臧荼漢封盧綰為王皆都其地東漢立幽州薊燕慕容儁自和龍徙都於此

宋宣和為燕山府郡縣志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召公所封燕在此州城取此山為名）

涿方城

應劭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漢涿郡涿縣廣陽郡

方城縣（後漢屬涿郡）唐涿州范陽縣本涿武德七年更名（方城[illegible]唐貞觀元年[illegible]州城／固安[illegible]治此縣[illegible]州後屬[illegible]州）水經注聖水自涿縣東與挑水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為涿水亦謂之挑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派注于挑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聖水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王莽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郡縣志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本燕舊邑

中山

通典定州安喜縣古中山鮮虞地（[illegible]）新樂縣鮮虞國（漢新市縣）左氏定四年傳荀寅曰中山不服（中山之名始此）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魏文侯使[illegible]伐中山）郡縣志定州春秋時鮮虞白狄之國戰國時為中山國與六國並稱王後為趙武靈王所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趙鄚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常山中山二郡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改為中山國（中山封子勝為王）後燕慕容垂建都於此（晉中山尹[illegible]為中山郡置安州又改為定州以安定天下為名隋為博陵郡今中山府）

通鑑地理通釋卷十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三國形勢攷

春秋下陽不言號虎牢不係鄭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作三國形勢攷

蜀漢重鎮

漢中

通典蜀以漢中興勢白帝並為重鎮

郡縣志後漢末張魯據漢中改為漢寧郡曹公討平之蜀先主破夏侯淵遂有其地為重鎮魏延蔣琬姜維相繼屯守唐為興元府（[illegible]南鄭縣）黃權曰若失漢川則三巴不振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水經漢水又東黑水注之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通典漢中故城在南鄭縣東北華陽國志序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陳孔璋曰漢中地形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趙開曰漢中之地後可據而安前可恃而進胡文定公曰魏人都許不恃方城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恃劍門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荊渚（胡寅氏曰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鎮[illegible]外之寄蜀以孔明鎮漢中吳以[illegible]）

（漢中 荊渚）

馬鳴閣道

魏徐晃傳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太祖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illegible]）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武侯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雲）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可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芝）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illegible]）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illegible]）蜀都賦曰岨以石門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illegible]）

陽平關

通典在興元府褒城縣西北曹公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乘險夜襲破之先主進兵漢中屯陽平關姜維表後主分護陽安關口（即陽平關）周地圖記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水經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注云濜水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重吳山覆之郡國口劉氏張益漢南三關之險有守）（陽平江關水為三關）白

定軍山

在興元府西縣東六十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黃忠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水經注沔陽故城蕭何所築南對定軍山（諸葛武侯遺令葬其山）郡縣志西縣本漢沔陽縣地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沔水　漢水

職方氏荊州其川江漢（…）（水自房陵以下入沔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郡縣志漢水經南鄭縣（…）一百步水經及注大江出岷山（…）東南在蜀郡氏道縣江水出峽歷荊門江陵華容至江夏沙羨縣（…）

（沔州）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沔水出武都沮縣（今沔州）東狼谷中漢水出鮒嵎山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至…）通東逕沔陽（興元府）南鄭西城（金州）錫縣襄陽南過宜城縣（襄陽）鄀縣（郢州）石城竟陵（復州）又東南與陽口合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仲雍云沔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通典興元府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顏師古云漢上曰沔李氏曰四瀆惟江最大江發於岷逕夔荊達揚而入於海此江之源也（…）

外自蜀沔口江之外其水有七出於綿之神泉曰綿水出於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分流於永康之湔堰者湔水綿水自綿竹紫巖山逕德陽雒洛水自什邡入雒湔水逕導江崇寧九隴濛陽亦入雒三水皆合於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於江油之清川逕綿潼遂東至於合曰涪水發源於沔之青泥嶺逕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涪水會曰嘉陵水發源於小巴嶺逕巴蓬之伏虞西南以至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逕明通

至渠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
新明至合於嘉陵江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此
七水與江別合之大略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
以附于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
來山徑嚴道洪雅夾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逕漢
源出嘉定之南與青衣水合入于江馬湖自夷都
流至敘亦入于江又有出於郡邑之山澤者則自
岷峨而下沿流以至于夔不勝其衆其大者如盛
山之萬頃池則灑流有四一入于渠三入于夔惟
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別

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源流之大略也
胡文定公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

漢樂二城

蜀志建興七年諸葛武侯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
築漢樂二城通鑑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二
縣屬漢中郡沔陽今興元府西縣成固今城固縣
通典故西樂城在西縣西南武侯所立甚險固輿地廣記城固縣蜀改爲樂城
水經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注云在山上周三十里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名將武侯築晉梁州刺史楊亮守之爲苻[illegible]所敗戍刺史姜守潘猛亦居此城東容裘嘉注水左有敏城還山即險四面峭絕先主遣黃忠[illegible]之以拒曹公

姜維傳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
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
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
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
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
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
其虛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
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
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水經注華陽國志曰蜀以城固爲樂城縣

興勢

郡縣志洋州興道縣本漢城固縣地後魏分置興
勢縣治興勢山上唐武德元年置洋州貞觀二十
三年改興道縣興勢山在縣北二十里蜀先主遣
諸葛武侯出駱谷戍興勢山置烽火樓處處通照
即此山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將曹爽
等攻不克即今興道縣通典今縣城即後魏儻城
郡因自然隴勢形似盆緣外險內有大谷爲盤道
上數里乃門水經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注云州
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
興勢坂漢水又東右會洋水自城固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漾南鄭四

谷 子午谷 黃金谷

唐地理志洋州興道縣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黃金縣有子午谷路京兆南直子午谷

郡縣志儻谷一名駱谷在興道縣北三十里爲駱谷在長安西南駱谷關在京兆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外九里貞觀四年移於今所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漢

黃金水出黃金縣西北百畝山黃金谷去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黃金子午魏曹爽由駱谷伐蜀蜀將王平拒之於興勢張旗幟至黃金谷謂此山也故鐵城在縣西北八十里城在山上險峻故以鐵爲名氐帥楊難當寇漢川令薛健據黃金戍姜寶據鐵城宋遣梁州刺史蕭思話攻拔之驛即子午道也舊道在今金州安康縣界

即輿地廣記駱谷路通長安

通輿黃金戍在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所築

洋有子午駱谷

饒風關爲蜀門戶

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郡縣志子午關在京兆府長安縣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魏遣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晉桓溫伐秦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今洋州東二十里曰龍亭此入子午谷之路至公六百六十里唐寶德二年盜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

志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水經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注云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峻嶮故以金鐵名漢中記曰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黃金縣在州東北百三十里黃金戍在縣西北八十里

白帝 永安

通典夔州爲蜀重鎮先主改魚復曰永安

為水安其後吳將全琮來襲不克（奉節縣本魚復縣有白帝城）
郡縣志永安宮在奉節縣東七里先主改魚復為
永安白帝山即州城所據也與赤甲山接初公孫
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號白帝城城周迴七里西
南二里因石為池東臨瀼溪唯北一面小差逶迤
羊腸數轉然後得上水經江水東逕魚復縣故城
南注故魚國左傳楚伐庸魚人逐之是也巴東郡
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
山其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
傍瀼溪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吳朱績傳啓書結

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閻宇將五千增白帝守張
氏曰武侯之治蜀也東屯白帝以備吳南屯夜郎
以備蠻北屯漢中以備魏（[illegible]）
（[illegible]唐更名奉節）

八陣圖

郡縣志在夔州奉節縣西七里寰宇記在縣西南
七里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
迴四百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
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基布縱橫相當中間相
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

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盛
弘之荊州記云壘西聚石為八行（[illegible]）
百步行八聚聚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
師庶不覆敗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
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此蓋意言之（薛氏曰八行六十四聚[illegible]）水經江又東逕諸葛亮
圖壘南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二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illegible]）一在新都之八
陣鄉（[illegible]）一在魚復
（[illegible]）

永安宮南江灘水上（[illegible]）
（[illegible]）蔡氏曰八陣有二一在魚復
（[illegible]）一在廣都（[illegible]）世傳風后握機文則
魚復圖之注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注成都圖
經云八陣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
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棊盤市者二
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illegible]）與元志
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凡四薛氏曰漢都肄已有孫
吳六十四陣竇憲常勒八陣擊匈奴晉馬隆又用
八陣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武侯遺法教五

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亡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其傳起於風后嚴從曰武侯所習風后五圖也桓溫云是常山蛇勢徒妄言耳常山蛇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蓋爲首尾也[illegible]輝[illegible]杜牧注孫子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以四十萬步騎不敢決

戰蓋知其能也通典後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後周信州舊治白帝陸騰從之於八陣灘北洪氏曰八陣雖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却月雖二十有四作易之晝也晝起於圖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晝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表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奇則有虛一之象李靖問對太宗曰六花陣法出何術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

之故外晝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

魏重鎮

通典魏東自廣陵壽春合肥沔口西陽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南安祁山漢陽陳倉重兵以備蜀

廣陵

通典今之揚州春秋時屬吳左傳吳城邗溝以通

江淮是也秦屬九江郡漢屬荊國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爲廣陵郡魏爲重鎮[illegible]嘉平後屬吳[illegible]晉宋以廣陵控扼三齊故青兗二州刺史皆鎮於此宋兼置南兗州治此北齊曰東廣州後曰南兗州後周爲吳州隋初爲揚州又爲江都郡唐初爲兗州後改爲邗州又改爲揚州秦氏曰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

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為吳國江都廣陵國廣陵郡宋為南兗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直其上大江西北自六合縣界流入晉祖逖擊楫中流自誓之所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闊四十餘里今闊十八里城本吳所築邗城下以通江淮之水路也夫差自廣陵城東由北河東……通射陽湖今謂之官河

壽春

水經淮水東流與潁口會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通典壽春郡後漢揚州刺史領郡六治於此魏曰淮南郡仍揚州為重鎮毋丘儉諸葛誕為刺史鎮於此誕城在壽春縣東一里鄧艾行陳潁已東至壽春且田且守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人各還本復立為淮南兼置揚州領郡十縣廿八東晉亦為重鎮晉伏滔正淮論云壽陽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吳之富與三丹陽為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元帝永昌中豫州刺史祖約自譙還鎮於此後或治江北或治江南無定所宋義熙十一年劉義慶又鎮此齊兼置豫州為重鎮……業以城降魏曰梁武普通七年克之置南豫州後降魏陳大建五年復得壽陽為豫州隋改壽州壽春縣東晉改壽陽今縣東四十餘里宋殷琰築四壘於此今安豐軍古壽春也其城築自楚考烈王徙都而經始焉南北剖分為疆埸戰爭之地謝玄肥水之陽卻苻秦百萬之師劉仁贍堅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世宗不能久廢淮南蓋仁贍當其衝會壽州不守不可越之而有淮南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矣南齊志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揚州所治北拒淮水……

（以守城壽春臨肥水又有肥水右入淮山在其東故守亦非難淮水自東）至今常為要害之地

合肥

郡國志九江郡合肥縣（侯國 今廬州 [illegible]）郡縣志廬州本廬子國春秋舒國之地漢分淮南置廬江郡後漢廬江在皖建安中曹公謂劉馥可任以東南之事以為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合肥縣西二里故城是也建安二十年張遼守之孫權帥十萬師攻圍遼以八百人破之明帝青龍元年滿寵都督揚州諸軍事鎮於此請於合肥縣西北三十里立新城（[illegible]）其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乃上岸耀兵明年又至新城無功而還諸葛恪圍城亦不克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合肥晉亦為重鎮（[illegible]）合肥縣本漢舊縣淮水與肥水合故曰合肥（[illegible]）

（[illegible]至合肥入南岸[illegible]）

沔口

又聘傳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聘堅守不動追擊破之通典沔口在[illegible]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沔吳軍屢攻不拔魏初有之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郡輿地廣記漢陽軍漢陽縣本安陸地漢屬江夏東晉置沌陽縣隋置漢津縣屬復州改曰漢陽唐屬沔州後屬鄂州周置漢陽軍漢入江處謂之沔口漢末魏及吳人皆以為重鎮（[illegible]）晉陶侃傳王貢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又敗朱伺於沔口齊張沖傳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郡縣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汉川縣界流入（[illegible]）水經注魯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却月城（[illegible]）北沙羡縣治也黃祖所守却月（[illegible]）郡縣志却月故城在漢陽縣北三里（[illegible]）黃祖所守處（[illegible]）

[illegible]

西陽　石陽

郡縣志黃州魏爲重鎮黃初中吳先揚言欲攻江北豫州刺史滿寵度其必襲西陽先爲之備孫權聞之退還西陽故城在黃岡縣東南一百三十里[illegible]陂縣西二十三里吳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即此黃陂縣劉表爲荆州刺史以此地當江漢之口

權吳使黃祖於此築城鎮遏因名黃城鎮[illegible]白沙關西至大關六十里在黃州西二百四十里北至光州界二十五里大活關東北至光州二百八十里西至安州澧山界一百里在縣北二百里穆陵關在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illegible]陰山關北至光州[illegible]二百里在州東北二百十里水經江水左逕赤鼻山南又東逕西陽郡南[illegible]

襄陽

郡縣志古荆豫二州之域於周諸國則穀鄧鄾盧羅之地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爲南陽郡[illegible]漢以南爲南郡[illegible]後漢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置襄陽郡自赤壁之敗魏失江陵而荆州都督治[illegible]皆數入其境自羊公鎮襄陽[illegible]不復入東晉僑立南雍州[illegible]襄陽去江陵陸道五百里勢同輔車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東晉庾翼爲荆州刺史將事北伐遂鎮襄陽北接宛洛跨對樊沔爲荆郢之北門代爲

重鎮襄陽縣本漢舊縣屬南郡在襄水之陽揚豫都督王昶言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illegible]通典魏徐晃守之羽將關羽攻不下[illegible]胡氏曰襄陽江[illegible]門户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欲禦強敵則建鄴襄陽乃左右臂也[illegible]

驛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州方[illegible]其東津經江夏出平[illegible]通[illegible]

樊

郡縣志襄州臨漢縣本漢鄧縣古樊城仲山甫之國也縣城南臨漢水魏曹仁處樊蜀將關羽圍樊會漢水暴長羽以舟師攻之故鄧城在縣東北二十二里鄧塞故城在縣東南二十二里南臨宛水阻一小山號曰鄧塞魏常於此治舟艦以伐吳陸士衡表稱下江漢之卒浮鄧塞之舟謂此也輿地廣記襄陽府鄧城縣後置樊城縣後周省唐改安養曰臨漢後改鄧城有樊城鎮[illegible]

[illegible]

祖中　沮中

吳志赤烏四年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祖中朱然傳赤烏五年征祖中注襄陽記曰祖中在上黃界[illegible]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九年復征祖中[illegible]郡縣志相山在襄州南漳縣[illegible]東北一百八里朱然諸葛瑾從沮中乘山險道北出祖中去襄陽城百五十里蓋以地山相近因名或云司馬宣王鑿山開路於此傍祖[illegible]名宋何承天曰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從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illegible]鄭獬襄州宜城縣木渠記曰木渠襄沔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於中廬之西山擁鄢水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而入于沔後漢王寵守南郡復鑿蠻水與之合於是溉田六千餘頃至曹魏時夷王梅敷弟兄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食之謂之祖中故當時號祖中為天下膏腴吳將朱然嘗兩提精兵爭其地不得

隴西　南安

晉志隴西郡治襄武[illegible]南安郡治獂道[illegible]水經注獂道獂戎邑也漢靈帝別為南安郡通典渭州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為名漢分立南安郡魏置鎮守在此鄧艾曰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illegible]

狄道

通典蘭州魏正元鎭蜀將姜維攻狄道不克狄道
縣秦漢舊縣宋熙寧五年置熙州

漢陽

晉志天水郡漢明改漢陽治上邽通典涼州領郡
十治於此魏爲重鎭晉分爲天水及武陽兩郡兼
置秦州領郡六治於此唐爲秦州[illegible]

段谷

通典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姜維爲鄧艾破於此
水經注藉水又東合段溪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
流蘇氏曰鄧艾繼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
之師可以坐縛

三百三十 通釋卷二十二 北二

斜谷

魏曹眞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詔司馬懿泝
漢水由西城與眞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
欲由武威陳群諫曰斜谷阻險難進有鈔截之虞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
續漢志武功縣[illegible]有斜谷注西征賦注曰襃斜
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襃北口斜百七十里其水南
流西都賦右界襃斜注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
七里有襃谷南口曰襃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
水經渭水東逕武功縣北注渭水於縣斜水自南
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
郡縣志鳳翔府郿縣城亦曰斜城城南當斜谷因
以爲名[illegible]

陳倉

水經注陳倉縣有陳倉山在縣南十里山上有陳寶雞鳴祠[illegible]榮氏開山圖注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陳倉水
出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
承斜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屈陳倉入渭諸葛
武侯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
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
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
東行郡縣志陳倉城魏太和中將軍郝昭所築武
侯進兵攻郝二十餘日引去今城有上下二城相
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是郝昭築[illegible]
通典今縣東二十里故城是[illegible]

三十九 通釋卷二十二 北三

祁山

郡縣志祁山在成州長道縣東十里[illegible]

史270-523

西和漢水逕其南有諸葛武侯壘壘之左右猶有
豐草蓋武侯所植也（林縣）水經注祁山在嶓冢
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巖固漢水逕其南
城南三里有武侯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
武侯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
漢陽西南有祁山九州之名岨武侯表言祁山去
沮五百有民萬戶魏舉招傳孔明在祁山遣使連
結軻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郡縣志
木馬山在利州景谷縣西南二十五里諸葛武侯
出祁山木牛流馬於此造作因以名之（六圖祁合山壘）
在西和州長道鎮置石祁山去秦之天水縣一十里山舖六七里高數十丈

黎陽

漢屬魏郡水經注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
河水逕其東今黎山東北有縣故城山在城西城
憑山岨河本屬衛州端拱元年建通利軍後為濬
州有黎陽山大伾也寰宇記以為黎侯寓衛君之
故縣得名述征記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
城曹公攻譚所築（頓丘地今廢故開德府白馬津三十四河縣漢黎陽縣北隋屬濬州黎陽西代宣析）

官渡

郡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即官度水也後漢注官度即古之鴻溝
在今鄭州中牟縣（封丘縣）北官度口是也水經注
莨蕩渠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逕曹
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世又謂
中牟臺袁紹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
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
東紹舊營遺基並存（郡縣志官渡臺一名曹公臺）
（北江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

白馬

後漢注縣屬東郡今滑州白馬縣也故城在今縣
東（縣城地志白馬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四里）滑州白馬山在縣東北三
十四里津與縣取此山為名水經注黎陽東岸有
故城竹書紀年梁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即是城也
今城內有故臺謂之鹿鳴臺又謂鹿鳴城（郡縣志白馬）
（郡縣志北三十里白滑臺丁城亦）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
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
馬袁紹攻劉延於白馬即此處寰宇志黎陽縣（西南）
東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滑州臨河縣有白馬城郡
縣志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東一里五步（郭白馬）

（地後更名……津……白馬津……）津（……）

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郡國志注酸棗即鄭廩延之地水經河水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注石勒襲劉曜……）又右逕滑臺城（注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郡縣志延津在衛州衛縣西二十六里曹公遣于禁度河守延津即此地延津即靈昌津也在滑州靈昌縣東北二十二里左傳廩延曹公北救劉延至延津皆此津也（……）

關

郡縣志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云華陰縣東潼關）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又云河在關內南流衝激關山因謂衝關（水經注……謂潼關）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縣即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大路在北本非

於東之要漢武元鼎三年楊僕為樓船將軍本宜陽人（今福昌縣）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徙關於新安帝從之即新安縣（河南府）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初平二年董卓脅獻帝西幸長安出函谷關自此已前其關並在新安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是中間徙於今所（通典……）今歷二處而至河潼上蹋高陽俯視洪流盤紆峻極實謂天險河之北岸則風陵津北至蒲關六十餘里河山之險邇迤相接自此西望川途曠然蓋神明之奧區帝宅之戶（……）黃巷

坂在虢州閿鄉縣西北二十五里即潼關路也水經注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東出通謂之函谷關岸高（……）懸車不得方軌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河之西有曹公壘潘岳西征賦（……）書放牛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三秦記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晉地道記漢弘農函谷關有桃林寰宇記自陝州靈寶縣已（……）至潼關皆是也（……）

桃林今改古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崖關在華州華陰縣古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　薛氏曰曹公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

滎陽汴水

地理志卞水在滎陽縣西南水經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蒗蕩渠也汳受旃然水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南（此是）曾氏曰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

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溫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

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鄉之南水經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於鐵為白溝於宋為沙於單為石梁方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泗也）故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本漢滎陽縣地（[illegible]）河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illegible]）

故市烏巢

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郡縣志故市城在鄭州管城縣西北三十里在[illegible]地理志烏巢在酸棗縣東南水經濟瀆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注澤在酸棗之東南（[illegible]開）

鄧塞

郡縣志鄧塞故城在襄州臨漢縣（本漢鄧縣地[illegible]）東南二十二里南臨宛水阻一小山號曰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此山下魏常於此裝治舟艦以伐吳陸士衡表稱一下江漢之卒浮鄧塞之舟謂此也（故鄧城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按陸士衡辯亡論魏氏浮鄧塞

之舟下漢陰之衆（注略）汝之南也莊子曰…裴駰九域志…城…

（注：…山…鄧塞者…以為…）有…南…於楚…

蘇氏曰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

通鑑地理通釋卷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三國形勢攷下

吳之亡雖後於蜀而其亡國之兆已在於蜀亡之時蓋吳居東蜀居西東西之勢相為脣齒孫權之與昭烈氣雖不相下而實相資故權以荊州借蜀而蜀亦結好於權終老瞞之生不敢窺吳蜀惜乎昭烈纔得荊州而孫權即擒關羽其後魏師之入蜀不能求救於吳而吳亦坐視蜀之亡徘徊於壽春沔中而莫能勇於救蜀是以蜀亡而吳亦從之

吳重鎮 十鎮

通典吳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為重鎮（並郡縣志為重鎮十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胡文定公設險論曰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當孫氏時上流爭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爭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

建平

通典歸州漢屬南郡吳置建平郡（今歸州秭歸縣）以為重鎮其地險固晉王濬自蜀沿流伐吳吳守將吾彥請

史270 527

建平增兵若建平不下晉師終不敢過即稱歸命
界太清鎮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號西[illegible]
城居三峽要衝塞山谷之路隋於此置鎮（[illegible]）
[illegible]
之舊矣經處下流受敵二境晉志蜀分南郡立宜
都郡後屬吳孫休分宜都立建平郡（水經注[illegible]）
（[illegible]）

西陵峽口

通與峽州楚夷陵漢屬南郡魏武置臨江郡蜀改
為宜都吳黃武元年改蜀改夷陵為西陵常為重

釋表卷二　二

鎮陸遜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若失之則荊州可
憂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唐為峽州扼三峽之口
西通蜀江（[illegible]）
（[illegible]）輿地廣記郡城陸抗所築
郡縣志陸遜為宜都守鎮此蜀來伐大破之後陸
抗鎮焉西陵峽山在夷陵西北二十五里陸遜築
蜀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即此荊州記曰自縣
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二十里層巖
萬仞所謂三峽即其一也或曰巴東自有三峽此
即峽石也州城陸抗之壘也水經注夷水逕宜都

北東入大江江水東逕黃牛山又東逕西陵峽又
東逕陸抗故城北注云宜都郡門自黃牛灘東入
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illegible]）
（[illegible]）吳紀
陵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垂險雖遠其
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胡文定公曰湖北要會
在荊峽故劉表時軍資富江陵先主時重兵屯油
口關羽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
宜都晉大司馬溫及其弟沖則深據衛宮與上明

釋表卷二　三

此皆荊峽封境也（[illegible]）

樂鄉

通典樂鄉城在江陵府松滋縣東七十里吳建衡
三年陸抗所築後朱然脩之戍（[illegible]）子績為樂鄉
督陸抗傳永安二年都督西陵建衡二年都督信
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晉庾翼請
據樂鄉廣農積穀以伺二寇之釁王述曰彼去武
昌千有餘里江渚有虞不相接救（[illegible]）

（戍此注云陸抗所築）通典馬頭故戍城在公安縣西北六十
里陸抗所屯以北對江津與羊祜對（注水經注江）
津戍南對馬頭岸

南郡

通典今江陵府吳將張咸伍延守之郡縣志吳克
荊州呂蒙及朱然陸遜相繼守之晉平吳改為南
平郡治江安（今公安縣）尋復為南郡羊祜杜預繼治荊
州或鎮襄陽或鎮江陵東晉王忱始於江陵營城
府此後常以江陵為州治唐上元元年改荊州為
江陵府自東晉以後居建業以揚州為京師根本

荊州為上流重鎮比周之分陝焉渚宮楚別宮今
州所治即其地何承天曰吳城江陵移入南岸周
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南齊州郡志漢中平末
荊州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晉平
吳以為刺史治陶侃為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
其後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桓溫平蜀治江陵桓沖
避居上明頓陸遜樂鄉城上四十餘里以接近三
峽經西疆之虞故重戍江南輕戍江北後復得襄
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脣齒）江
左大鎮莫過荊揚（荊州為陝西州）胡氏曰孫皓之季慮不

及遠徼南郡之備專意下流於是杜預王濬一舉
取之（[illegible]）

巴丘

通典今岳州吳為重鎮魯肅萬或屯於此東晉使
陶侃鎮守郡縣志岳州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
丘地（在今下雋故城）吳初巴丘置大屯戍使魯
肅守之蜀志曰西增白帝之兵東益巴丘之戍巴

陵城對三江口（[illegible]）巴丘湖又名
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里（[illegible]）水
經注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
巴丘邸閣城也晉立巴陵縣於此宋立巴陵郡陶
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

夏口

南齊志夏口吳置督將為魯口屯對魯山岸因為
名晉永嘉中荊州刺史山簡自襄陽奔夏口庾翼
為荊州治夏口並依地險也太元中桓沖移鎮上
明上表言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

中於事為便義熙元年劉毅以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沔漢請荊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六年自臨鄀徙治夏口城樓黃鵠磯憑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郡縣志鄂州春秋時謂之夏汭漢為沙羨之東境[illegible]大自後漢末謂之夏口亦名魯口為吳之要害常以重兵鎮之[illegible]魏司馬懿曰夏口東關敵之心喉東晉孝武帝桓石仁屯守宋孝武分荊湘江三州之八郡為郢州以分上流之勢[illegible]隋平陳改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吳魯肅為夏口督晉地理志沙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吳志赤烏二年城沙羨[illegible]地志漢水始欲出大江為夏口又為沔口輿地廣記按水經江夏水本江之別出自江陵縣東南流又東過華容縣南[illegible]又東至雲杜縣[illegible]入沔謂之堵口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口而南至魯山下會于江在今江夏縣西通典建安十三年孫權克黃祖後置兵鎮即今鄂州水經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注庾

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江水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注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illegible]之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後漢劉表傳注夏口即今鄂州宋元徽元年夏口闕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齊劉懷珍曰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薛氏曰夏口南臨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廣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衝

陸口

魯肅呂蒙屯陸口[illegible]在鄂州蒲圻縣南寰宇記云即陸溪口也[illegible]水經注練浦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逕下雋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北對蒲圻洲即蒲圻縣治也白沙口一名沙屯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illegible]

呂蒙（[illegible]長沙[illegible]桂陽三郡[illegible]）郡縣志呂蒙城在鄂州蒲圻縣西南八十里定荊州於此鎮守（本沙羨地吳分立蒲圻縣今屬長沙州郡隋屬鄂州）

武昌

通典建安二十五年吳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牧鎮守今鄂州武昌縣東晉謝尚庾翼屯守於此君縣志武昌縣舊名鄂（本楚王熊渠封中子紅於鄂[illegible]）漢以為縣屬江夏郡吳以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武昌六縣為武昌郡黃武初自建業徙都（[illegible]）故都城在縣東一里餘本漢將灌嬰所築晉陶侃溫嶠桓溫為刺史並治其地（嘉定十五年以武昌縣置壽昌軍）晉志武昌郡領縣七有沙羨鄂武昌三縣（[illegible]）水經注孫權改鄂曰武昌鄂縣徙治於袁山東又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綜為刺史治此城後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晉王述曰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illegible]）薛氏曰武昌乃吳建都而王陶溫庾之所為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灊右連襄漢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張魏公曰鄂州城東通武昌樊口昔孫權移都武昌以扞魏師渡江而西接連川陝中原聲援絡繹可通

下雉 陽新

下雉漢屬江夏伍被謂淮南王安曰守下雉之城絕豫章之口郡縣志下雉故縣在永興縣東南一百四十里（[illegible]）本陽新吳分鄂縣立（隋開皇九年改富川[illegible]）（[illegible]）水經注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盆山（[illegible]）

尋陽 柴桑

尋陽漢屬廬江通典漢舊縣在江北蘄川界晉溫嶠移於江州柴桑漢屬豫章晉志有湓口關隋廢改名湓城唐復改尋陽通典尋陽縣有楚城驛即舊柴桑縣也郡縣志柴桑故城在江州潯陽縣（今德化）西南二十里

皖城 皖口

郡縣志舒州（今安慶府）春秋時皖國（[illegible]）漢為皖縣屬
廬江三國初屬魏孫權征皖克之（[illegible]）
之後為重鎮令諸葛恪也戍之（[illegible]）

懷寧縣
本漢皖縣皖山在縣西十里皖水西北自壽州霍
山縣流入經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二百四十里入
大江謂之皖口（[illegible]）吳塘陂在縣西二十
里皖水所注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
稻田呂蒙言皖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於是

征皖破之（[illegible]）

牛渚圻
郡國志秣陵南有牛渚孫策攻劉繇牛渚營周瑜
出備牛渚通典當塗縣（[illegible]）有牛渚圻亦謂之采
石（[illegible]）山吳為重鎮孫皓時以何植為牛
渚督（[illegible]）郡縣志當塗縣本漢丹陽縣地
（[illegible]）牛渚山在縣北三
十五里（[illegible]）西
也晉謝尚鎮於此採石戍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西
接烏江北連建業城在牛渚山上與和州橫江渡
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渡（[illegible]）
望山在縣西三十五里與和州對岸江西岸曰梁
山在歷陽縣南七十里（[illegible]）山上皆有
却月城宋王玄謨所築六代於此屯兵扞禦（[illegible]）
（[illegible]）水經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
中（[illegible]）胡氏曰昔人謂大江天所以
限南北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智者所先何

也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
濟廣陵矣曹彬嘗渡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
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
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則其險亦未
可弃也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
險為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張氏曰
前世南北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
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
江而不得騁者也周瑜謂捨鞍馬事舟楫非彼所
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

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有如踰
者為用則枯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踰者為用
則枯之言不可不察也洲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
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孫
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發橫江侯景
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
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
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吳氏曰大江之南
上自荊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間其要不
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

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
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illegible]

濡須塢 濡須[illegible]
通典和州歷陽縣西南一百八十里有濡須水建
安十七年孫權築塢於此以距曹公周泰朱桓皆
為守將[illegible]郡縣志[illegible]
塢在和州含山縣西南一百十里濡須水源出巢
縣西[illegible]巢湖亦謂之馬尾溝東流經亞父山
又東南流注于江建安十八年曹公至濡須與孫
權相拒月餘權乘輕舟從濡須口入偃月塢在巢
縣東南二百八里濡須水口初呂蒙守濡須聞曹
公將來夾水築塢形如偃月故以為名按濡水與
和州含山縣分中流為界[illegible]濡須山
在含山縣西南七十五里與無為軍七寶山對峙
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吳魏必爭之地吳
據其北築塢[illegible]水經注江水自濡須
口又東左會柵口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

柵口水經注云柵江口古濡須口也吳魏相持於
此吳築兩城於北岸魏置柵於南岸[illegible]眞氏曰按宋書塢
小障也[illegible]周氏
曰魏之重鎮在合肥孫氏既夾濡須而立塢矣又
隄東興以遏東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總之不
過於合肥巢縣之左右力遏魏人之東而已魏不
能過濡須一步則建鄴可以奠枕故孫氏之為守
易葉氏曰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
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

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也王氏曰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間常為天下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須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謝幼度師于淝上苻堅擁衆山立不能抗也沈璞守一盱眙佛狸傾國南向往復再攻其城不能下也吳氏曰吳據荊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而魏不敢絶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寸地故卒無以抗魏及魏已吞蜀經略上流也壽春出廣陵則吳以亡矣宋何承天曰[illegible]

東興　東關　巢湖

郡縣志巢湖在巢縣今無為軍西五十里周迴四百里湖在南出於東關口東關口在縣東南四十里接巢湖在西北至合肥界東南有石渠鑿山通水是名關口相傳云夏禹所鑿一號東興[illegible]今其地高峻險狹實守扼之所故天下有事是必爭之地吳魏相持於此吳築城魏亦對岸置柵[illegible]

四年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遏巢湖左右依山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魏遣諸葛誕胡遵圍東關將壞其堤恪大破之[illegible]巢湖亦名焦湖在廬州合肥縣東南六十四里本居巢縣地後陷為湖今與巢縣廬江分湖為界[illegible]諸葛武侯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張魏公曰巢河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輔翼之餽舟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寇大江薛氏曰西自皖東至揚多斷流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吳邗溝魏廣陵周鸛河等率資隔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盧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阨重以陂水之限最為險要[illegible]

邾城

通典今黃州東西界臨江與武昌相對郡縣志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古邾國也[illegible]以兵克邾城使陸遜以三萬人城而守之[illegible]晉陶侃傳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曰我所以設險禦寇正以

史270 531

[illegible]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必引
[illegible]虜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
何益於江南後庾亮以毛寶戍之果敗真氏曰今
蘄舒黃三州之北有大山綿亘八百里俗呼為西
山邾城在山之南東晉時寇迫群夷所以不可置
戍與今不同葉氏曰孫氏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
南守江楊氏曰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
淮而不以江薛氏曰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少
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邾城白沙戍入武昌
及六安舒城走南硤二路耳胡氏曰自古未有欲

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脣江南者國
之齒 [illegible]
[illegible]

安陸

水經注安陸城故鄖城也因岡為墉漢屬江夏 今德
安郡縣志安陸縣城三重西枕溳水故清發水也
西北自隨州流入注于沔謂之溳口春秋吳敗楚
栢舉及清發是也雲夢澤在縣南五十里晉庾翼
欲北伐上疏移鎮安陸胡文定公曰欲固中流必
以重兵鎮安陸薛氏曰北接隨唐東黃南鄂西接

荊郢亦江漢間一都會也 [illegible]

沔口

漢入江處謂之沔口魏吳皆以為重鎮見前薛氏
曰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溳而入襄隨

廣陵 見前

涂中 涂塘

郡縣志滁州漢全椒縣地 [illegible] 晉琅邪
王伷出涂中即此地吳赤烏十三年作堂邑涂塘
以淹北道 [illegible] 漢堂邑縣屬臨淮後漢屬廣陵

九域志真州六合縣楚之棠邑也堂邑涂塘即此
今名瓦梁河晉咸和元年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
祖約曰是棄我也太元四年謝石帥舟師屯涂中
[illegible] 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
遣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
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周顯德三
年南唐何延錫建言六合西一十五里有堰曰瓦
梁水口滁河由河而上數百里銀細驛北合五十
四流輻湊吳堰中關橫斷群山回環不止魚三州

氓海四百里其實據天經而絕地緯之要者功未
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illegible]
[illegible]何氏曰晉之取吳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
六隋之取陳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所出之道
多則彼之受敵者衆[illegible]
[illegible]朱氏[illegible]曰吳大帝築堂
邑涂塘以淹北道王淩表請攻討而司馬懿不許
諸葛恪一城東興以過巢湖而敵之三將數十萬
之衆皆覆沒於隄下則堰水以固圉未爲非策也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

釋卷二 一八

元帝渡江迄于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
行密割據迄于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
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
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
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矣劉氏[illegible]曰自古守
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淝水之役謝玄
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
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
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孫仲謀以
江守江行密以淮守淮晉人以淮守江薛氏曰孫

氏割據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爲梁城堡
後湖爲屏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
澤多而丘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惟獨鄖城
白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硤二路耳古人
多於川澤之地立塘堰以遏水溉田在孫氏時盡
罷縣邑治以屯田都尉自劉馥鄧艾之後大田淮
南北朝增飭循廣今舒州有吳陂堰[illegible]
[illegible]陂廬江有七門堰[illegible]巢縣有東興
[illegible]和州六合間有涂塘[illegible]
[illegible]梁堰[illegible]

釋卷一 十二

[illegible]高郵有白馬塘天長有石梁堰[illegible]
揚州有召伯埭[illegible]裹塘也[illegible]
楚州有石鼇塘[illegible]射陂[illegible]洪
澤陂[illegible]淮陰有白水屯盱
眙有破釜塘[illegible]
安豐有芍陂[illegible]
[illegible]固始有茹陂
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餘不可詳記大

要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illegible]
地西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爲阻故自前世征役
舟師皆出東道如吳刊溝鄧艾廣陵周鶴河等率資
陽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
濡須硤石之阸重以陂水之艱東關須濡須水
截皖淮南石硤石此皆出壽春淮水上最爲險要然閒芍陂
可以灌壽肥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
塘不克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十二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十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晉宋齊梁陳形勢攷

東南地非褊也兵非弱也有人焉進取而有餘無人焉自保而不足詩曰無競維人作晉宋齊梁陳形勢考

晉重鎮

通典元帝命祖逖鎮雍丘以合肥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人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其後以彭城爲北境藩扞每因劉石符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

雍丘

晉屬陳留郡今屬開封府郡縣志故城北臨汴河祖逖爲豫州刺史治於此

合肥 壽陽 襄陽

戴若思鎮合肥祖約謝尚鎮壽陽庾翼宋叔鎮襄陽通典壽春郡西十五里即謝玄破符融之處

[illegible]六朝[illegible]上[illegible]虎[illegible]略中原[illegible]則先[illegible]

之其沔末大[illegible]西[illegible]門

馬頭城

通典晉永和中謝尚鎮馬頭城即壽州盛唐縣北 郡縣志在縣北二十里分安豐軍六安縣[illegible]今屬六安州[illegible]馬頭太守[illegible]南[illegible]

淮陰

祖逖屯淮陰通典劉隗鎮守今楚州縣南齊志永和中荀羨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 寰宇記故城在山陽縣[illegible] 襟喉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淮汴泗潁蔡是也其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一處周世宗自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入大江而唐遂夫淮南之地徐宗偃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可以控制山東 [illegible]

通釋卷之二 三

石鼈

通典石鼈城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魏鄧艾築以營田晉荀羨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北齊除珍之又議修石鼈等屯

泗口

通典泗州宿遷縣 郡縣志楚州[illegible]山陽縣[illegible] 晉大寧中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屯泗口即此 [illegible] 水經注泗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注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 [illegible]

通釋卷之二 三

角城

水經注泗水又東逕角城北濟水與泗水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通典安帝義熙中置城在宿遷縣東南 寰宇記在[illegible]東南一百十里[illegible] 臨泗水南近淮水自後常為重鎮輿地廣記泗州盱眙縣晉安帝時置角城鎮在淮泗之會後魏高閭曰角城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宋志淮陽角城縣晉義熙中立[illegible]

鄀

晉志武帝改南陽爲順陽郡治鄀縣故城在光化軍乾德縣東北水經注鄀縣故城南臨汚水謂之鄀頭漢封蕭何爲侯國

彭城

徐州晉爲彭城國通典晉立徐州爲重鎮朱序鎮守宋王玄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illegible]通州流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人二十萬戶常得安全實由此鎮輿地志郡城

險固非攻所能拔郡縣志宋高祖經略中原置府於此自隋氏鑿汴以來南控埇橋以扼汴路故其鎮尤重宋志徐州刺史後漢治郯縣魏晉宋治彭城元魏尉元曰彭城宋之要藩宋薛安都以城降魏薛虎子曰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illegible]

沌口

水經注沌水上承新陽縣之太白湖東南流爲沌水逕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illegible]六年陶侃爲荊州鎮沌明年徙林鄣[illegible]水又東[illegible]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鄣故城北陶侃鎮此郡縣志晉於縣立置沌陽縣[illegible]今漢陽重鎮陽縣有沌水通[illegible]東晉置沌陽縣有沌水之陽[illegible]

上明

郡縣志上明故城亦謂桓城在江陵府松滋縣西

一里居上明之地元桓沖所築故無二名苻堅南侵沖爲荊州刺史渡江南上明築城以御堅之上明在縣東三十步明猶梟也晉宗㪣開三明引江水以灌稻田後隄壞遂廢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晉太元中苻堅寇荊州桓沖從江南徙劉波築之移州治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晉志元帝渡江後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桓沖傳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於是移鎮上明

江陵 夏口 武昌

見前

石城

羊祜傳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祜以詭計令吳罷守祜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郡縣志郢州長壽縣城本古之石城背山臨漢水吳於此置牙門戍城羊祜鎮荊州亦置戍焉即今州治是也 水經注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立元康元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庾亮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議曰沔水之險不及大江非廟勝之算亮不果移鎮 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本此

灞上

郡縣志白鹿原在京兆府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

洛陽 見前

郡縣志故洛陽城在洛陽縣東二十里按華延儁洛陽記云洛陽城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陽城內宮殿臺觀府藏寺舍凡有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門自劉曜入洛元帝渡江官署里閭鞠爲茂草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巡故宮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經始洛京十九年新都始立隋煬帝詔營東京大業元年新都成

枋頭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九年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晉桓溫敗於枋頭即此 城水經注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 蒲洪歸枋頭遣使來降 謂尚使戴施據枋頭寰宇記枋頭城在衛縣南去河八里南對酸棗棘津載記苻堅自鄴如枋頭改枋頭爲永昌縣

大司馬溫之滅蜀太尉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三事差強人意然是二人者功存攻柘志在篡君

宋重鎭

通與宋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illegible]文帝元嘉中遣將北公水軍入河克魏碻磝滑臺虎牢洛陽四城又其後分軍北伐克弘農開方二城於是後魏太武抱師經彭城臨江也於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還明帝時復魏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自淮為北境然初猶盛也南郡襄陽縣鍾彭城歷城東陽皆為宋氏藩扞

廣固

在青州益都縣西四里晉曹嶷所築見下

梁益

梁州今興元府益州今成都府

碻磝

唐為濟州治所宋王玄謨平碻磝守之其城臨水西南圮于河

滑臺

本鄭之廩延邑今滑州

虎牢　洛陽

具前

弘農開方

通典並虢州水經注燭水東注于緒菇之水歷[illegible]東北出謂之開方口水側有阜名方伯堆宋[illegible]將軍魯方平建威將軍薛安都等與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上有城即方平所築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即故函谷關郡縣志方伯堆在虢州弘農縣東南五里宋魯方平所築[illegible]

[illegible]方五里

彭城

見前

瓜步　六合

瓜步山在真州揚子縣西四十七里[illegible]有後魏太武臨江即此鮑明遠云瓜步山亦江中之眇小山徒以因迥為高據絕作雄凌清瞰遠壇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illegible]郡縣志瓜步山在六合縣東南二十里臨大江魏太武至六合登瓜步山隔江望秣陵繞數十里六合山在縣東北八十里桃葉山在縣西南七十五里隋開皇三年於此山置六合鎭[illegible]漢堂邑縣[illegible]後周置方州改六合郡隋為六合縣唐屬揚州本朝屬

真州[illegible]真州東行五十里可至瓜洲以向鎮江西行六十里可至瓜步以向建康[illegible]也

盱眙

後魏高閭謂盱眙淮南之本原輿地記云楚邑[illegible]漢為臨淮郡尉治晉臨淮郡治義熙七年立盱眙郡[illegible]宋太守沈璞繕城隍及魏兵南向臧質與璞共守魏太武以三十萬衆圍三旬不克而退[illegible]唐改西楚州尋廢

本朝屬楚州復隸泗州建炎三年為盱眙軍[illegible]曾涣曰淮東控扼有六一曰海陵二曰喻口三曰鹽城四曰寶應五曰清口六曰盱眙張魏公曰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潁之運[illegible]

歷城

通典齊州歷城縣[illegible]宋為濟南郡[illegible]華置冀州[illegible]到彥之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

東陽

晉志劉裕滅南燕留羊穆之為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illegible]州治東城是也[illegible]晉時城宋將竺夔守之後魏攻圍數月不拔[illegible]

[illegible]

廣固

郡縣志廣固城在青州益都縣西四里晉永嘉五年曹嶷[illegible]為刺史所築有大澗甚廣因故謂之廣固[illegible]初慕容德議所都潘聦曰廣固曹嶷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德從之城側有五龍口險阻難攻玄文[illegible]說劉裕[illegible]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

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陷石虎[illegible]遣降段龕能據之慕容恪攻不克又塞五龍口龕[illegible]今宜修塞〔裕〕從之超為晉所擒（[illegible]）

南郡

晉徙荊州治此唐置江陵府（[illegible]）江左大鎮莫過荊揚

襄陽

見前

懸瓠

郡縣志蔡州治城古懸瓠城也汝水屈曲形若垂瓠故城取名焉（[illegible]）水經注汝水東逕懸瓠城北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

唐李祐為李愬謀曰若直擣懸瓠賊成禽矣（[illegible]）

蘇氏曰自江南建國惟〔一〕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克〕定然桓溫終以敗〔卹〕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況其下者乎

齊重鎮

通典齊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漣口朐山為重鎮（[illegible]）盱眙淮陰三鎮淮南之本原云（[illegible]）

南鄭

梁州鎮南鄭建武二年後魏來代刺史蕭懿守拒攻圍百餘日不下南齊志晉隆安二年郭銓始為梁南秦州刺史寄治漢中晉寧失漢中梁州刺史輒鎮魏興（[illegible]）

樊城

通典襄陽臨漢縣有古樊城（[illegible]）建武中後魏孝文率兵十萬數旬攻圍將曹虎拒不下李氏曰六朝能保守江左以強兵重鎮盡在淮襄

義陽 三關

水經注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illegible]）義陽縣南對固成山南齊志司州鎮義陽宋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宋齊以來常為邊鎮（[illegible]）郡縣志申州古申國

也魏文帝分置義陽郡[illegible]
在縣南七十六里[illegible]義陽有三關之塞[illegible]
此其一也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illegible]界
此關因山為障不營濠隍故名平靖關石城在鍾
山縣[illegible]西南二十一里石城山上本晉義陽縣
所治澧山關即齊志所謂武陽關也在安州東北
二十四里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北至申州一
百五十里百雁關在安州東北二百里在應山縣北
九十里北至申州九十里平靖關因古平靖縣為名
在安州北一百七十里在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北至申

州九十里[illegible]通典魏
分南陽置義陽郡晉宋因之輿地廣記唐為申州
開寶九年為義陽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為信陽軍
[illegible]羅山縣有石城山史記魏攻冥阸即此山也
寰宇記義陽山在軍治東南十步冥阸塞在軍東
南五十五里[illegible]
[illegible]
後魏元英至義陽將取二關先策
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
而破宜先攻東關又恐其併力於東使[illegible]西
關分其兵勢自攻東關六日而拔進攻黃峴及西
關梁將皆走[illegible]
[illegible]薛氏曰三關之險大寨嶺頗為平易胡氏曰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
安寢矣[illegible]

淮陽

後魏尉元曰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
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輿地廣記淮陽縣在漢凌

縣泗陽之間有淮陽城梁置淮陽郡[illegible]唐貞觀元
年省入下邳水經注淮陽城北臨泗水今淮陽軍

漣口

通典泗州漣水縣[illegible]齊置冀州寄治於此以為
邊鎮南齊志冀州領北東海郡治漣口郡縣志沭
水俗名漣水西南自海州沭陽縣流入漣水縣[illegible]

朐山

通典海州朐山縣齊置青州於此東海縣[illegible]宋
泰始以後青冀二州僑立於此[illegible]

沔北 通典今鄧州地 漢水一名沔水

馬圈 通典魏馬圈鎮城去襄陽三百里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在今鄧州穰縣北 梁曹義宗[illegible]馬圈

壽陽 壽春

盱眙 淮陰

見前

梁重鎮

通典梁武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與魏交戰於淮南淮北 [illegible] 漸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克壽春 凡二十七年始復 復漢中 [illegible] 及侯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溠戍夏口白苟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為重鎮

懸瓠 彭城 壽春 漢中

見前

漢川 蜀川

梁益州

雍州 襄陽府東晉僑置雍州 [illegible] 綱目李忠定公綱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

下溠戍 通典在隨州棗陽縣 今棗陽軍 東南百餘里後魏正光初南伐破之置鎮梁又破鎮置郡 今棗陽軍 隋志漢東郡唐城縣西魏改㶏西為下溠隋改下溠曰唐城 左傳莊四年楚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illegible]

夏口 [illegible]

見前

白苟堆 通典戍城在蔡州真陽縣後魏遣堯雄為南境守將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請備之後魏志西[illegible]豫州界白苟堆 隋志真陽縣又有白狗縣 [illegible]羅淮州[illegible] 唐李愬攻蔡入白狗汶港柵

石城

通典梁大同中於硤石山築城拒東魏
硤石即今潁州下蔡縣城也
硤石山在下蔡縣西南六十里淮水經硤石中對
岸山上築二城以防津要今按淮水以中流分界
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陽硤石城魏諸
葛誕反王昶據硤石以逼誕即此城又晉胡彬援
壽春既陷退保硤石亦此城也

合州

即合肥梁置汝陰郡及南豫州太清二年改為合
州書敬守合肥魏人畏之有韋虎之謠
已有安豐之弁扞則敵始不得以合肥為淮陽全
肥兩淮之根本

鍾離

郡縣志濠州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晉置淮南郡鍾
離縣安帝立鍾離郡宋兼置徐州為重鎮齊明帝
時後魏攻圍刺史蕭惠休蕭坦之守之
昌義之據鍾離守通典鍾離縣東四里有
古鍾離城即魯昭四年楚城鍾離又縣東一里有
小東城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鎮濠口寰宇記古鍾
離城在州東六里真氏曰有濠梁

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

淮陰 朐山

見前

荊山堰 浮山堰

郡縣志荊山堰在濠州城西百十二里寰宇記在
鍾離縣西八十三里
梁天監中魏降人王
足求堰淮水以灌壽陽引北方童謠荊山為上
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并灌鉅野澤帝遂發
徐揚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令康絢昌義之
護作戰士十萬人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
堰成壽陽城戍移頓於八公山南堰次叙數萬
人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八十里與荊山堰
同時脩築水經注淮又東過浮山山北對巉石山
梁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寰宇記臨淮山在濠
州東九十五里俯臨長淮山下有水穴
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還低有似山浮故亦號
浮山胡氏曰水之有源者不可遏大河之北有鯀
堤焉而禹堤壅無聞導之興也梁武規取壽陽其
人何罪而欲瀦之於敵未有損而自殘其民豈有

史270 516

數千萬人由我而死漢然不以介意豈不乎呂氏宗齊梁宗祖守壽陽欲堰肥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肥水未曾堰難之蕭相不從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事同之役功力既倍祖不啻百倍幾人謂終竟自壞果如所料在於可堰在梁不可堰也

陳重鎮

通典陳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太建中北伐案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略淮北大破齊之軍於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旋爲周軍所敗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荊門安蜀城公安巴陵已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採石京口渡江而平之

呂梁

郡縣志呂梁故城在徐州彭城縣東五十七里宋之呂邑漢爲呂縣城臨泗水高百四十尺周迴十七里城東二里有三城一在水南一在水中瀕上一在水北並高齊所築立鎮以防陳寇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蓋泗水至呂縣積石爲梁故號呂梁陳將吳明徹以舟師北破下邳進至呂梁堰泗水以灌徐州周烏丸軌達奚長儒率兵救援軌取車輪數百連鎖貫之橫斷水路募壯士夜決堰至明陳人始覺水經注呂宋邑也縣對泗水泗水之上有石梁故曰呂梁宋景公亭於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湱實爲泗險孔子謂縣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晉太康地記水出磬石書謂泗濱浮磬晉太元九年謝玄於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功九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

江北

淮南之地

狼尾灘　流頭灘

通典陳後主遣將戚欣守狼尾灘今峽州宜都縣界通鑑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戚欣守狼尾灘地勢險峭素擊敗之郡縣志峽州遠安縣江有狼尾灘水經江水又東流頭灘注云其水峻激奔暴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宜都記曰渡流頭灘百里得宜昌縣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

新[illegible]又東逕黃牛山有下
至峽口黃杜氏曰晉之伐吳王濬自巴益以趍荊
門杜預自襄陽以侵沅湘隋之取陳秦王俊由山南
以據漢口楊素由巴東以趍三峽

荊門　安蜀城

適與峽州陳為重鎮荊門有仲舉據之宜都縣界
安蜀城將顏既鎮之夷陵縣界
[illegible]
紀氏曰桓溫經理中原先平李勢劉裕將平燕
秦先取淮漢故蜀於天下形勢最重孫氏以蜀先

亡也王濬順流而下而吳亡陳以蜀先為隋有也
楊素順流而下而陳亡本朝先平孟昶然後南唐
不能以自立故蜀於東南形勢尤重[illegible]
[illegible]

公安

陳置荊州隋屬江陵總管府

巴陵

宋置巴陵郡梁兼置巴州隋改岳州

采石

九域志太平州當塗有採石鎮牛渚山陳樊毅言
於采石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
翅三百艘江上下以為防備孔範曰長江天塹古
能飛渡隋韓擒虎襲陷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金虜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illegible]
[illegible]
東采石都之胡氏曰天塹一也有人則險無人則
夷王氣未嘗盡也有人則王無人則夷[illegible]
務觀曰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
為狹故隋韓擒虎平陳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
渡杜氏曰吳有淮故楚不敢深入孫氏陳氏失淮
故晉隋得以亡之

京口

隋賀若弼攻拔京口南齊志京城因山為壘望海臨
江緣江為境吳置[illegible]幽州牧屯兵在焉[illegible]
[illegible]潤州吳朱方秦改丹徒建安十四
年孫權自吳治丹徒號曰京城今州是也十六年遷
都建業於此為京口鎮按京者絕高丘也人力所為
者公孫瓚易京是也非人力所及者滎陽京索是

也今地名徐陵即此京非人力所爲也京上郡以
城前浦口即是京口吳志孫策使孫河領兵屯京
地又云魏臧霸以輕船襲徐陵即吳時京城徐陵
丹徒其實一也以兵晉以後皆為重鎮咸和中郗鑒
自廣陵鎮於此爲僑徐州所治升平二年徐州刺
史北鎮下邳京口常有留局建武叙
隋置州

九江

隋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隋志九江郡
置江州曾氏曰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巴陵

也則九江不在朱文公曰漢九江郡本在江
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
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
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
實非古九江地也

湓城　峽口

唐志江州有湓城戍潯陽縣本湓城郡縣志陳大
建二年征江陵周軍於峽口岸築壘名安蜀城以
備陳又隋伐陳陳將顧覺戍此

五湖

越語注今太湖也
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一名太湖
上湖射貴湖滆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
之史記正義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
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太史公云登姑蘇望
五湖

通鑑地理通釋卷第十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河南四鎮攷

宋元嘉七年有恢復河南之志詔到彥之帥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先遣殷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今當脩復舊境魏主曰當拼鈹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彥之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於是司兗既平洲

金墉 虎牢 滑臺 碻磝 [illegible]

碻磝

郡縣志濟州治碻磝城本秦東郡之茌平縣地其城西臨黃河晉宋為河水所毀移治河北博州界宋元嘉十一年王玄謨前鋒入河平碻磝立戍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謨毀城而還後更城之後魏置鎮守 [illegible] 盧縣北一里後魏於此置關名濟州關 [illegible] 碻磝津在 [illegible] 輿地廣記碻磝城臨水西南距河今濟州徙置鉅野而盧縣廢久唯碻磝津在鄆州陽穀縣境則亦盧地通典後魏太常八年於此立濟州中城其外城正光中刺史刁宣所築後周武帝築第二城即碻磝故城也 [illegible]

滑臺

郡縣志滑州城即古滑臺城甚險固 [illegible] 城有三重又有都城周二十里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為壘後人增以為城高峻堅險臨河 [illegible] 水經河水又逕滑臺城 [illegible]

金墉

通典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故城西北角魏明帝築郡縣志洛陽縣貞觀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內毓德坊 [illegible] 水經注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 [illegible]

虎牢

本東虢國鄭為制邑有故虎牢城漢為成皋縣河南宋毛德祖戍虎牢後魏 [illegible] 攻圍二百日乃克 [illegible] 成皋縣曰汜水大業初置虎牢都尉府 [illegible] 隋唐為鄭州又屬洛州後屬孟州 [illegible] 虎牢關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繼嵩峯

以四瀆洪河實爲其咽喉力扼關域中宋文漢
守之以臨小泉坐清三齊漢雜烏灣而不進太宗
務之以近河閉克擒醜夏偽郎相繼而請命子孫發
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非在齒牙爲得以識墨
溫為王

宋西魏周齊相攻地為攻
通典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南伐至蒲津關軍寶泰
由風陵濟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略上洛泰軍敗
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軍又破西路
又至于河陰時柏守河陽城西師敗歸其後神武
圍玉壁不克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又圍玉壁不
克文襄遣將圍穎川陷之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
自晉州之西悉入西魏又宣命將略地南略于江
又還江得梁夏口武成清河中築成於軹關當柏谷
之衝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
伐周師東討者三焉大抵西則洪襄城洪洞晉州武
嶺拓展軹關河陽南則虎牢洛陽北則荊州孔城防
洛北郡曾城置兵以防周寇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
師至蒲津文帝東征克陝州恒農宜陽邵郡郡太師
築河北後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然于玉壁文帝又

陽北齊先勝後敗其河南自洛陽北河東戶
之衆劉守忠諸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邵郡
于是通洛防遣屯三城宜陽郡陝州之東三荊三路
鎮兵以保東華
宇文高氏狃之築齒也爭城爭城若稱爾然通典
其事有之以備參考

蒲津
通典同州朝邑縣古臨晉 西南有蒲津關漢伍被曰
淮南王曰先要成皋之口塞轘轅伊闕之道守武
關欽此北有臨晉關即蒲津關也 張說蒲津橋
贊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衆臨晉名關
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唐六典造舟之梁四河
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洛則孝義唐志河中
府河西縣河東置古蒲津關一名蒲坂關開元十
二年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
岸以維浮梁郡縣志在河東縣西四里

風陵
通典河中府河東縣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在黃
關北岸唐志河東縣南有風陵關聖曆元年置

縣志風陵在山[illegible]縣南五十五里與潼關相對風陵故關一名風陵津在縣南五十里魏太祖西征韓遂自潼關北渡即其處也水經江關之直北陽河有㠋阜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塠

潼關 **武關**

並見前

上洛

晉置郡西魏置洛州後周改為商州治上洛縣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是也商山在縣西南

陝州

通典後魏置陝州後周又置崤郡置兵於此備齊

沙苑

郡縣志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周太祖與高歡戰于沙苑大破之人栽一樹以表其功今樹往往猶存 [illegible]

河陰

通典今洛陽縣北魏地廣記漢平陰縣故城在洛陽縣北五十里魏文帝改為河陰 [illegible]

河陽城 **三城** **中潬城**

通典河陽縣北城後魏太和中築齊使斛律光鎮於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其中潬城亦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郡縣志南城在河陽縣南四面臨河即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中潬城東魏元象元年築唐至德中史思明來寇李光弼率士馬數萬東守河陽三城賊憚光弼兵威南不出百里西不越畿內陝州得修戎備關臨無虞皆光弼保河陽之力自乾元後常置重兵正元後置節度為都城之防 [illegible] 齊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 [illegible]

邙山

郡縣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二里寰宇志邙山在洛陽縣北十里

潁川

通典潁川郡後周改曰許州西魏王思政鎮守東魏圍二百日城陷即今長葛縣界故長杜城也郡

縣志長社故城許州長葛縣西一里西魏王思政進拔潁川東魏清河王岳圍潁川造高堰引洧水以灌城城陷水自東北入城

晉州 平陽

通典魏置平陽郡劉淵建都於此後魏為晉州東魏北齊皆為重鎮 [illegible]

軹關

通典河南府濟源縣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高齊拒周使斛律光築關於此唐志孟州濟源縣西有故軹關 [illegible]

通釋卷十四　七

姚襄城

郡縣志在慈州吉昌縣 [illegible] 西五十二里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城高二丈周迴五里武平一年斛律光破周兵於此城遂立碑表其功又於此城置鎮 [illegible]

洪洞

周代齊攻拔洪洞永安二城通典洪洞故城在晉州洪洞縣北六里東魏北齊鎮也四面險固重複控據要險 [illegible]

武平關

[illegible]

通典絳州正平縣有高齊故武平關在縣西三十里 [illegible] 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

柏崖

郡縣志河南府河清縣西有柏崖故城即東魏將侯景所築 [illegible]

虎牢

通典東魏武定中陸子章增築城守隋志汜水縣 [illegible] 舊曰成皋即虎牢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 [illegible]

釋卷十四　八

北荆州

通典今河南府陸渾縣東北故城是 [illegible]

孔城防

通典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阿也 [illegible] 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今縣東南

汝北郡

隋志汝州梁縣舊置汝北郡通典梁縣西南王鴂

城亦名高齊汝北郡以備周寇（郡縣志郡今縣城）

魯城

通典汝州魯山縣高齊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
以禦周

宜陽郡

隋志洛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
周改曰熊州通典河南府福昌（漢宜陽縣）縣城即魏之
一金塢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後周重兵於此
以備高齊（水經注[illegible]）韋孝寬曰宜陽一城之地
兩國爭之（[illegible]）

華谷龍門二城

齊斛律光於汾北築通典絳州龍門縣有龍門山
即大禹所鑿水經注汾水逕冀亭南又西與華水
合水出北山華谷皮氏縣有冀亭故城在龍門東
南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魏土地記
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
十步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郡縣志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龍門戍
在縣東北極嶮峻後周於此置龍門關

邵郡

隋志絳州垣縣後魏置邵郡後周置邵州（[illegible]）
通典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

隋志絳州稷山縣有後周勳州通典勳州故城在
稷山縣西南十二里即大統四年王思政所築玉
壁城（[illegible]）為周氏重鎮高歡再攻圍
皆不克（[illegible]）

齊子嶺

郡縣志在河南府王屋縣（[illegible]）東十一里即宇文
周與高齊分據境之處（[illegible]）

通洛防

通典故函谷關城保定中改為通洛防以備齊在
河南府新安縣（[illegible]）在郡縣志新安縣城
本名通洛城周武帝將東討令尉遲綱築此城以
臨齊境

黃櫨三城

通典河南府永寧縣（[illegible]）後周黃櫨同軌永昌
三城以備齊（[illegible]）舊唐志武德三年永寧縣
移治同軌城

土剗

通典在河南府長水縣西北二十五里蓋古關之塞垣後周以爲鎮防[illegible]

三荊

通典獨孤信略定北荊州即今河南府伊陽縣[illegible]荊州今鄭州[illegible]

陽縣唐先天元年析陸渾置隋志陸渾縣有東荊[illegible]北荊州

三鵶鎮

通典汝州魯山縣後魏置三鵶鎮在縣西南十九里亦名平高城[illegible]鄧州向城縣北即三鵶之第一又北分[illegible]即三鵶之二其第三鵶入魯山縣界[illegible]後齊三築其一廣州義林出自三鵶其二北萬春以南廣亭屯田須爲貯積[illegible]

陘嶺

郡縣志石銘陘嶺在代州靈丘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題云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陘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陘道也[illegible]

永州

隋志蔡州[illegible]後齊曰永州隋廢入城陽縣

太和谷

唐志河南府伊陽縣有太和山

穀水

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illegible]

沃野 河州

唐地理志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illegible]通典河州前秦置後周置枹罕[illegible]漢志朔方郡有沃壄縣

稽胡

通典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後周齊王憲討破之

柏谷城

水經注河水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illegible]兩

石隄山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
漢武帝嘗微行此亭元域志虢州朱陽縣有柏谷

定陽城

齊斛律光圍定陽（定陽城考異云通鑑[illegible]）築南汾城以逼之
周使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輿地廣記慈
州吉鄉縣東魏置定陽縣及定陽郡隋改吉昌置
文城郡唐曰慈州

汾州

通典慈州東魏置南汾州北齊改西汾州

紫陌

在鄴西水經注漳水北逕紫陌西趙建
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illegible]）

洛口 永橋

史記正義洛汭洛口在河南府鞏縣洛水之口入
河（[illegible]）
（[illegible]）谷口見前永橋在懷縣（[illegible]）

汾曲

詩彼汾一曲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illegible]）
（[illegible]）南過平陽縣東又南至汾陰縣北西
注于河

胥鼠谷 汾水關

唐志汾水介休縣有雀鼠谷（[illegible]）水經注
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
谷水左右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
水一丈或高八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為魯
般橋蓋古之津隘今之地險郡縣志雀鼠谷在介
休縣西十二里（[illegible]）通典汾州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
雀鼠谷汾水（[illegible]）皆險固之處周代齊遣齊王憲守
雀鼠谷隋李（[illegible]）討楊諒兒遇於雀鼠谷唐太宗追
宋金剛宿于雀鼠谷之西原（[illegible]）

千里徑

（[illegible]）

鼓鍾鎮 晉祠 天池

水經注垣縣鼓鍾川世人謂之鼓鍾城山海經曰
鼓鍾之山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唐叔虞祠也在
太原府晉陽縣西南十二里（[illegible]）
天池在嵐州靜樂縣（[illegible]）北燕京山上周迴八
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故老言嘗有人乘車風飄
墮池有人獲車輪於桑乾泉（[illegible]）
（[illegible]）本朝歐陽公云

寧化軍天池（太平興國四年以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陞為軍）

永安　雞栖原

隋志晉州霍邑縣後魏曰永安并置永安郡郡縣志汾州孝義縣後魏分隰城置蒙安縣（今寧石縣東三十里）[illegible]雞栖原蓋在永安

涑川

水經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左傳謂之涑川）[illegible]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左傳伐我涑川注云涑水出聞喜縣[illegible]西南至蒲坂縣（河中府河東縣）入河郡縣志涑水在河中府臨晉縣東二十三里涑川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illegible]

通釋卷十四　十三

高梁橋　北朔州　高壁　介休

括地志高梁故城在晉州臨汾縣東北二十七里水經汾水西南過高梁邑西[illegible]郡縣志高齊文宣於馬邑城置朔州[illegible]高壁嶺（見前）洛女砦[illegible]介休縣本秦漢舊邑在介山西[illegible]縣西

土門　滏口　[illegible]州

唐志鎮州獲鹿縣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郡縣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第四滏口陘對鄴西[illegible]通典京兆府華原縣西魏為宜州

三臺

水經注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南則金虎臺（高八丈）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魏都賦三臺列峙以崢嶸注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illegible]通典相州鄴縣有魏武帝文帝[illegible]

通釋卷十四　十五

新興　顯州　東雍州

通典朔州漢末置新興郡隋志代州崞縣後齊為北顯州絳州後魏置東雍州郡縣志後魏太武於今治西南二十里正平縣界柏壁置東雍州及正平郡孝文廢東魏復置周明帝改為絳州（柏壁[illegible]）[illegible]

營州　黃龍

隋志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通典周武帝平齊其

地猶爲高寶寧所據 白狼水北逕黃龍城
東十三州志昌黎有黃龍亭 營州刺史治（通鑑）
（黃龍府長孫成出黃龍通和龍城）

潞水

通典薊州漁陽縣有鮑丘水又名潞水 檀州密雲
縣有潞水自塞外流入
土地記潞縣城西三十里有潞河
塞外來經密雲戍過幽州潞縣西
水經注鮑

唐三州七關十一州

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
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五年沙州人張義潮
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初
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
高昌開四鎭玄宗繼收黃河積石宛秀等軍中國無
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弥望開遠
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
也乾元後隴右劒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鎭監牧三百
所皆失之（紀傳）秦州天水郡縣六治上邽 大中三

年收治成紀 原州平涼郡縣二治平
高 安樂州咸寧三年以靈州故鳴
沙縣地置以居吐谷渾部落大中三年收後更名威
州縣二鳴沙溫池七關原州平高縣西南有木峽關
州境又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等關并木峽六
盤爲七關 蕭
關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 瓜州晉
昌郡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縣二
沙州燉煌郡本瓜州 武德
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縣二治燉煌伊州

伊吾郡本西伊州在燉煌北大磧之外元魏始立伊
吾郡後爲鄯善所據貞觀四年西域雜胡內附乃立
州六年曰伊州縣三治伊吾肅州酒泉郡武德二年
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縣三治酒泉鄯州西
平郡 後魏置州縣三治湟水
甘州張掖郡西魏置縣二治張掖河州安昌郡
天寶元年更名 前漢置縣三治枹罕 西州交河郡貞
觀十四年平高昌置縣五治前庭 蘭州金城
郡隋開皇初置 縣二治五泉 岷州和
政郡西魏置縣三治溢樂 廓州

寧塞郡[illegible]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illegible]三[illegible]
廣威[illegible]隴上[illegible]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盡有隴西
地涼州李軌自稱河西大涼王[illegible]敦煌西平枹
罕悉有河西四[illegible]見前黃河磧石宛秀等軍哥舒翰
傳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
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通典積石軍廓州西百
八十里儀鳳二年置[illegible]
[illegible]唐志鄯州西有寧塞軍西八十里宛秀城[illegible]
有威勝軍天寶十三載置[illegible]
臺伊吾北庭府[illegible]縣長安二年置伊州伊吾縣本

後漢伊吾屯[illegible]貞觀四年置縣西山吐蕃傳有入松維
保等州及雲山[illegible]龍城接樂志天寶樂曲皆以邊地
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
甘州皆陷吐蕃[illegible]脫傳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
縣遠近有司不[illegible]傳脫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
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為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
河湟[illegible]
[illegible]五代史當唐[illegible]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
大土沃物繁而[illegible]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

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
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
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
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
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
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
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變而
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
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
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

[illegible]而涼州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吐
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
梁西南行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illegible]

石晉十六州攷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帝敬瑭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
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
幽州東漢廣陽郡兼立幽州治薊縣前燕都此隋立
涿郡唐為幽州范陽郡為盧龍軍[illegible]
領縣九

薊州隋徙玄州於此[illegible]唐開元十八年析幽
州置治漁陽縣領縣三
瀛州河間郡後魏孝文置州治河間縣領縣五
莫州文安郡唐景雲二年以瀛州之鄚任丘文安清
苑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鄭
文相類更名治莫縣 本鄚縣領縣六
涿州涿郡唐大曆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
范陽歸義固安置治范陽 本涿縣領縣五
檀州後魏立安州後周改玄州隋立檀州安樂郡唐
更名密雲郡治密雲 本漢厗奚縣領縣二

三百六十三 繹史卷十四 十二 太

順州通典順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城州幽唐天寶初置
治賓義縣九域志化外順州領賓義一縣唐志突
厥州順州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于幽靈
之境後僑治幽州城中 以上七州唐河北道
新州唐志闕領縣四永興礬山龍門懷安輿地廣記
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塞軍節度 通鑑威塞軍防禦使
李存矩在同光前 唐河東道
媯州媯川郡北齊立北燕州後周曰燕州唐武德七
年以幽州懷戎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治懷戎
以上諸縣並河北道。

儒州[illegible]唐志領晉德一縣[illegible]
[illegible]
武州輿記廣記唐末置唐志領文德一縣後唐長興
元年改毅州 闕
雲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
襄縣治雲中縣本馬邑郡雲內之恒安鎮武德元
年置北恒州貞觀十四年置定襄縣開元十八年
更名天寶元年曰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 會昌三年置大
同都團練使治雲州乾符五年升大同防禦使爲節度使
應州續通典故屬大同軍節度輿地廣記唐末置領

四百十二 繹史卷十四 十三

金城混源二縣後唐明宗金城縣人天成元年升
彰國軍節度 唐志代州北有大同軍雲州
寰州職方考後唐明宗置輿地廣記唐末置領寰清
一縣 武州要按河東記契丹寰州向在州西北二十里即陰山也蓋代州雁門縣地
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郡晉改晉昌後魏置懷
朔鎮及朔州隋爲馬邑郡領善陽馬邑二縣
蔚州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及靈丘郡後周置蔚州
隋屬鴈門上谷二郡 鴈門之靈丘上谷之飛狐 唐武德六年置
州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地天寶曰安邊郡至德
曰興唐郡領靈丘飛狐興唐三縣 以上並河東道

周顯德六年取瀛莫定三關

唐宣宗復河湟未幾以中原多故旣得遂失熈寧以後取熈河取蘭會取湟鄯貪功生事之臣迷國殄民而甘涼瓜沙迄不為王土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終淪於異域藝祖出幽燕圖示趙普普以為其難在守宣和姦臣貽女眞夾攻得燕山雲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塗炭矣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余為之感慨而通釋終焉

通釋卷第一十四